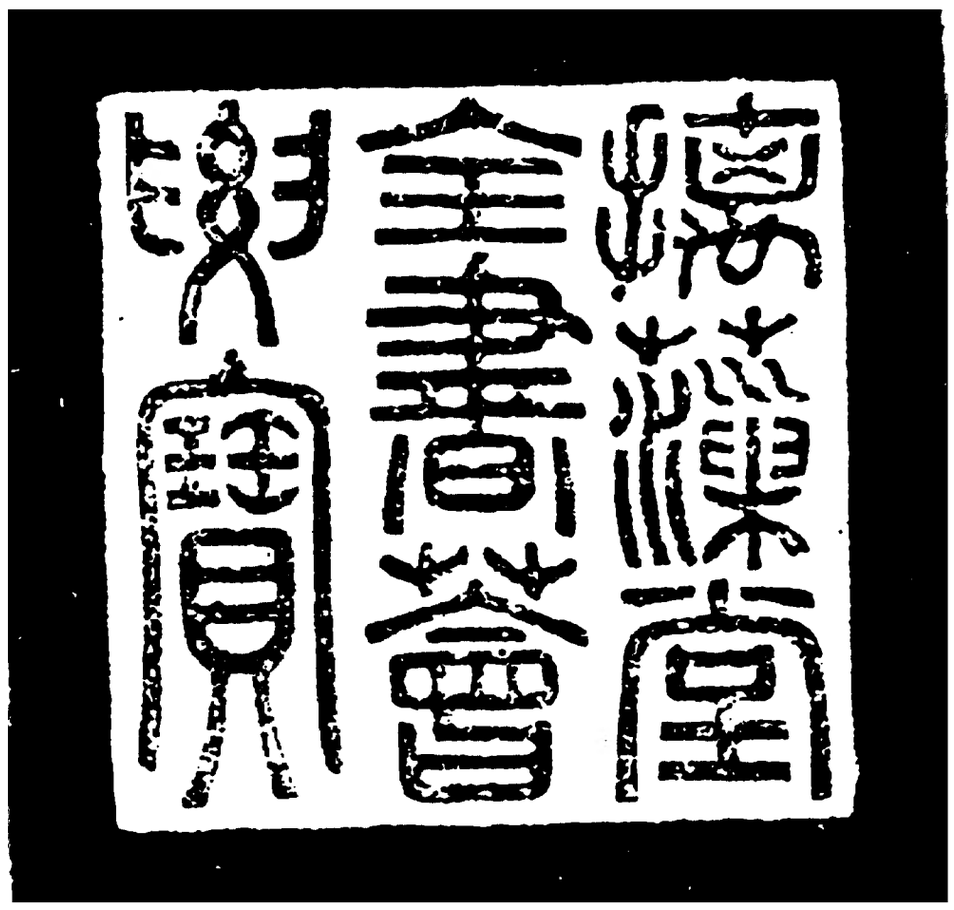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薈要

〖史部〗



乾隆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三册

Z121.5
CH1
28

ZJU001016136

吉林人民出版社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藏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

史記卷六十一至六十四

史部

詳校官主事衛臣徐以坤

史記卷六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伯夷列傳第一

索隱 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其人行跡可序列故曰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索隱 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刀削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七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者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 正義 舜禹皆典職事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 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 索隱 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天下之大器亦謂之重器

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

許由正義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名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亦名許由不受恥之逃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

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正義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槩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

箕山索隱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索隱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稠水務光負石自沉於廬水是義至高

何哉索隱按槩是梗槩謂略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槩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槩古代反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音覩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索隱劉氏云盍者疑詞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集解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索隱也正義陸璣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索隱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

歸矣索隱檮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吁嗟嗟歎之辭也徂者往也死也言已今日餓死亦是命運之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憂而餓死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索隱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似是有怨邪又疑其云非是怨邪正義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陽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絜吾行二子非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音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又非善人者耶亦疑也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厭言飫也謂不飫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食也故曰糟糠之妻是也然顏子一簞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跖柳下惠弟見莊子為篇名正義按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蹠肝人之肉索隱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子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暴戾恣睢索隱暴戾恣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也正義謂兇暴而惡戾也鄒誕生恣音資睢音仰白目怒貌也言盜蹠兇暴惡戾恣性怒白目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集解駰案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索隱音同按潼水名因為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音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是遵何德哉或擇地而蹈之索隱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裘足高山之頂窮跡滄洲之濱是也時然後出言索隱論語夫子時然後言正義謂北鄙駱鮑焦等是也行不由徑索隱濫臺滅明之行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索隱大史公感於不軌而逸樂公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是邪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正義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為天道不敢的言是非故云儻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太史公引孔子

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集解鄭元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集解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集解何晏曰大寒之後衆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索隱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先為此言張本也正義言天下泯亂清潔之士不挽不苟合於盜跖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

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自此以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己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也作證也言雖有生養之性名益彰著萬物雖有生養之性得太史公作述而世事益覩見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正義伯夷叔齊雖有賢行得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物雖有生養之性得太史公作述而世事益覩見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正義趨音趨舍音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曉達若堙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

貪夫徇財正義徇才迅反徇求也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索隱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衆庶馮生索隱馮者恃也音凭言衆庶之情蓋

正義砥音旨礪行修德在鄉閭者若不託
青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也非附青雲之
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
羣吉凶倚伏孰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
士不附
青雲

史記卷六十一

考證

伯夷列傳○監本有小注云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
莊子韓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二人教跡全乖不宜同
傳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
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正義本老子莊子
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
奉勅并為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
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戒致正理制御邪人未有佛
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法
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蓋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
傳首而與伯夷合為一卷甚為無謂夫奔義激世莫
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叙述自有深
意豈宜妄為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為一卷次以管
晏為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為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是
云臣照按升老子于伯夷之上誠為開元時謬見而
張守節趧之良可嗤笑明監本改依太史公之舊是

矣但不著改之者之名不知語出何人今若仍刊卷首後人讀之轉生迷惑是以刪去其小司馬妄議史公老子韓非同傳欲加改竄殊屬無謂亦并刪焉而著之於此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臣照按史家所為史贊者自東漢後漸有其稱馬遷之時惡有是哉其作伯夷管晏列傳全以議論行文與別傳迥別何獨致疑于太史公曰四字也登箕山而見許由冢者蓋司馬談遷蓋述父語云爾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顧炎武曰其重若彼謂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六十一考證

史記卷六十一考證

史記卷六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索隱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索隱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常多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為貪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正義齊世家云鮑叔牙曰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叔之子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正義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賈音古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世本云莊仲山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世譜同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正義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合諸侯定社稷不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禮義可法於四方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臣不若鮑叔

服度則六親固正義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集解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者禮義廉恥也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正義言為政令卑下鮮作行也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索隱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正義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恥辱甚責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桓公實怒少姬索隱謂怒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今濟州東阿也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沫音妹左傳作曹劌正義沫莫曷反管仲因而信之正義以劫許之歸魯侵地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實也索隱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實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正義三歸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正義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集解駰案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名嬰平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晏子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曰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正義謂己讓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即危行正義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己增修業行畏責及也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正義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縲音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覩弊冠反裘負薪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策與此文小異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慢然正義慢牀縛反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笛水南桓公冢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己知者而信於己者方吾困於縲紲中彼不我知也吾以為義不如彼我知之矣且夫子感寤而贖我我信之也信之而無禮吾寧自信於縲紲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索隱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己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集解駰案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七畧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及晏子春秋索隱晏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也正義七畧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軼音逸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于乃稱霸哉正義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為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小之云蓋為前疑夫子小管仲為此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正義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索隱左傳崔杼弒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太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雖與之為僕隸為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肩轉禍為福危言獲全孔賴左祖史忻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史記卷六十二考證

管晏列傳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禄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世本云莊仲山産敬仲夷吾夷吾産武子鳴鳴産桓子啓方啓方産成子孺孺産莊子廬廬産悼子其夷其夷産襄子武武産景子耐涉耐涉産微凡十代世譜同○王鏊曰此十餘世是言鮑叔而索隱所注似言管氏不知何故

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正義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

國語無猛字

慎權衡正義權衡謂得失也○徐孚遠曰權衡鈞石之類蓋與民取平之意正義非也

晏子慢然正義皇覽云晏子家在臨淄城南笛水南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公冢西北括地志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臨淄縣東南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

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冢也○徐孚遠曰此注雜在越石父事中為不倫也

史記卷六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正義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踈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年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遥李樹下腋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衆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集解駰案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地理志云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縣實屬淮陽郡苦音怙正義按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屬音瀨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索隱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正義聃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正義云藏在浪反**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索隱大戴記亦云然**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攜隨而去也正義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皤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皤蒿江東呼為斜蒿云**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良賈謂善賈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賈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猛康高士傳亦載此語**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索隱良賈深藏若虛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去子之淫志**正義姿態之容色與淫慾之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

其能飛魚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索隱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正義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彊為于偽反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集解駰案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尹子索隱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等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蓍艾為席蘧麥為食壑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集解徐廣曰實百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索隱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相反尋其意義亦並不違或曰儋即老子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集解駰案此云封於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宗子注索隱音鑄正義之樹反注子宮宮之孫假索隱音古雅反正義作瑕音霞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絀音黜黜退而後之也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而自化清淨不撓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集解駰案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正義郭緣生述征記云蒙縣莊周之本邑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括地志云蒙縣故城在曹州寬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作漁父盜跖胠篋索隱胠篋猶言開篋胠音祛亦有音去篋音去劫反正義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類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詆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以詆訾孔子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畏音於鬼反累音壘劉氏畏音烏罪反累路罪反郭象云今東萊也亢音庚亢桑子王邵本作庚桑司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正義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瑛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橘木無情死厌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然莊子雖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

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屬音燭離辭猶力折其辭句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正義剽匹妙反剽猶攻擊也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索隱洸洋音汪羊又音晃養又作瀁正義洋音翔已音紀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孤小也特也願為孤豚小豬臨宰時願也豚小豬不可得也子亟去猶急也索隱音棘無汙我索隱汙烏故反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索隱汙瀆音烏讀汙瀆之小渠也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東南二十里正義括地志云京縣故城在鄭州滎陽鄭之京邑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索隱術即刑名法術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

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集解駰案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書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過太史公所記也正義阮孝緒七略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正義阮孝緒七畧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安韓遂亡喜刑名法術之學集解駰案新序曰申子之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非為人口吃正義音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正義孫卿子二十二卷名況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正義介甲也冑兜鍪也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所養祿養之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悲人也所用非所養索隱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所養祿養之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悲

夫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索隱說音稅難音奴干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難也正義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之難也秦不能自脫索隱說音稅難音奴干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難也正義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之難也秦不能自脫索隱說音稅難音奴干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難也正義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亦又未為難也尚非甚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索隱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榮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正義橫擴孟反又非吾敢有橫失詞理能盡說己之情此雖是難尚非極難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也索隱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

以人臣疎末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正義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閒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謂所說之王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羲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曰若秦孝公志於彊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索隱謂所說之王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羲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謂所說之王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羲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曰若秦孝公志於彊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索隱謂所說之王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羲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謂所說之王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名高之節也正義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閒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羲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謂所說之王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名高之節也正義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閒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曰若秦孝公志於彊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索隱謂所說之王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

則以為借資正義說人主愛行人主以為借己之資藉也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正義論說人主所憎惡人主則以為嘗試於己也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索隱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畧其辭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屈辱也正義省山景反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按上文言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浮辭也博文廣言順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傲正義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有鄙陋乃成倨傲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前人自知其失誤窮極之乃為訕上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己意而攻間之是以畢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讎怒也正義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責人斷甲為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槩之索隱謂人主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己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僇正義槩古代反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劉伯莊云責人與甲同計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正義省山景反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拂音佛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興化事無別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摩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正義拂悟當為咈咈逆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興化事在匡弼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悟言無所擊排索隱謂大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悟言無所擊排索隱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興化事無別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摩迺後申其辯知焉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知盡之難也集解徐廣曰知一作得索隱謂辭正義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洽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正義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正義晉世家云襄滅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王道是也百里奚為虜正義晉公及大夫百里以媵秦穆姬也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

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正義汙音烏故反庖虜是汙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韓子作能士之所恥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其子鄭父說皆當矣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當丁浪反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為蟲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諫說正義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集解駟案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

索隱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名賈問之賈答云云迺誅韓非也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

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集解駰案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集解駰案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鞫礉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迹寓西垂莊蒙栩栩申害畢畢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

陷終七
李斯

史記卷六十三考證

老莊申韓列傳老子者正義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臣照按漢武惑于神仙方士並宗老子故司馬遷作老子傳著其鄉里詳考其子孫以明老子者亦人耳非所謂乘雲氣御飛龍不可方物者故一則曰老子隱君子也再則曰老子隱君子也良史心苦矣正義引神仙荒唐謬悠之論以為史注夏蟲不可語氷

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周本紀封禪書云合十七歲秦本紀云七十七歲

史記卷六十三考證

史記卷六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正

義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索隱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陰正義河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論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索隱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音即亮反音即匠反遂以將軍為窗名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按旦日謂明日日中時期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為將己之軍而己為監不甚急正義已音紀監甲反暫反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仆音赴仆者卧其表也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決漏謂決去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援音袁枹音浮正義援謂執持枹音孚謂鼓槌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集解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

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驂馬之左驂以御馬在左故也正義駙音附劉伯莊云駙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徇行示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正義比作毕必耳反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度黃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歸

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田乞田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為齊威王也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放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

史記卷六十四考證

司馬穰苴列傳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古

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為將遂

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

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

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

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湣王之臣嘗為湣王却燕晉而

戰國雜說遂以為景公時耶習學記言曰左氏前後

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暴起立功不應遺落也況伐

阿甄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遷故

稱田乞田豹由此怨高國皆不考信於左氏者蓋作

書之人參大其詞而遷信之爾

謹案卷六十一第二頁後三行卞隋自投於桐水

刋本桐訛桐據莊子讓王篇改

第六頁後六行作鵬鳥賦刋本鵬訛鴞據賈誼傳

改

第七頁後三行書以道事刋本道訛導據自序改

卷六十二第三頁後一行二行今濟州東阿也刋

本濟訛齊阿訛河據唐書地理志改

卷六十三第三頁後三行著書九篇名鬬尹子刋

本尹訛令令改

第四頁後六行七行為膠西王卬太傅刋本卬訛

卬據諸侯王表改

第五頁後二行索隱胠篋猶言開篋刋本脫胠字

字今增

第六頁後四行此蝘寧死為留骨而貴乎刋本死

訛無據莊子秋水篇改

第六頁後六行括地志云京縣故城在鄭州滎陽

縣東南二十里刊本括訛按在鄭州滎陽五字脫據項羽本紀正義改增

第七頁前五行韓遂亡刊本遂訛非據韓世家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博文廣言句也刊本文訛閩據史本文改

校總官庶吉士臣侍朝
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沈心醇

欽定四庫全書要 史部

史記卷六十五至七

詳校官主事臣 [illegible]

史記卷六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正義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曰子之十三篇正義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索隱隊徒對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

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索隱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馬孫武既死（集解駟案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臏頻忍反龐皮江反涓古玄反）龐涓既事魏得

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汴州）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索隱弟且也重射好射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

正義射音石隨逐而射賭千金）及臨質（索隱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堋非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劉氏云控總捲縮非也）救鬬者不搏擊（索隱音搏戟謂救鬬者當善捲解之無以

手助相搏撠則其怒益熾矣按撠謂以手持撠刺人也扰亢擣虛索隱扰音白結反亢音苦浪反按扰者相排扰也亢者相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扰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索隱謂若扰其相亢擊擣彼虛則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梁據其衝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釋趙而弊魏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五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集解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蹶音巨月反劉氏云蹶猶斃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子謂臏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

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

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然用兵司馬穰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人也

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吮音弋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集解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在其則東邊別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孟門也索隱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集解駰案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

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韓公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肅王臧也乃使令尹盡誅射

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忘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刖孫臏脚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礪事楚死後留權

史記卷六十五

史記卷六十五考證

孫子吳起列傳君弟重射索隱重射好射也○徐孚遠曰重射者再射也索隱非救鬬者不搏擸索隱按擸謂以手持擸刺人也○余有丁曰擸義當為擊非矛戟也批亢擣虛索隱按批者相排批也言敵人相亢必須批之彼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拒也擣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顧炎武曰索隱非也此與劉敬傳搤其肮之肮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之虛即封吳起為西河守○徐孚遠曰前既為西河守矣此又云蓋雜引而未刪正　臣照按徐說非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蓋加以封耳下乃云為西河守甚有聲名而不得為相今并作一句讀遂疑此句重出公叔為相索隱韓之公族○　臣照按戰國策公叔疑為魏公叔痤非韓公族也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賞田百萬祿之反走再拜而辭以讓吳起之後則非害起者也此與國策參差不同

史記卷六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父曰伍尚其先祖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子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集解駰案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詬集解駰案音犬詬反索隱鄒氏作詬罵也音逅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

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
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
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
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
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
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
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
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
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
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
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
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其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
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
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

胥既渡解其劒曰此劒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
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劒邪不受伍
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集解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張勃
音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故
裴氏注引之溧音栗水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
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
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
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
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犂嬴姓之國
居巢亦國也桀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伍子胥說吳王
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
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
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
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
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左傳謂專設諸退而與太
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
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
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

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集解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也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公子燭庸及蓋餘也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既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楚故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囲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集解駰案六古國皐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集解駰案左傳楚公子貞子囊其孫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無稱囊瓦誤也名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集解駰案豫章在江北盜南索隱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後健之於江南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概音古賚反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集解駰案子常公孫瓦而前五戰遂至郢集解駰案郢楚都索隱郢音以正反又以井反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集解駰案音云國名索隱走音奏走向也鄖古之鄖國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今有隨州之處宮之北城即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己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甚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申包胥言聞人眾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彊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

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集解駰案穆丘地名在郊外索隱左傳作穆丘）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集解徐廣曰在慎縣駰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案今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集解音普寒反又音婆索隱益鄱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集解楚地音若索隱今闕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正義姑蘇當作檇李乃文誤也左傳戰檇李傷將指卒於陘是也解在吳世家）軍郤闔廬病創（集解駰案楚良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越敗於夫湫（集解駰案音揪索隱又如字正義太湖中椒山也解在吳世家）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土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索隱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墅則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郢人）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以歸正義鄒君居兗州魯曲阜縣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於艾陵（正義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鄒魯之君

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於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譖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索隱愎音皮逼反沮毀用事集解駰案沮自反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從轟而子胥諫不用因讒而殺之不可不備也太宰嚭使人微告子胥曰王嚭使人微告之使於不也乃屬

因命曰胥山集解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山西臨胥湖山有古冢胥二王廟按其處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非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皐索隱音拓皐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逡道縣東南其明正義橐皐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大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正義紀鼻二音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葉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集解徐廣曰潁川鄢陵是正義鄢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豫州鄢城縣南五里與褒信白亭相近疑為白公集解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正義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信縣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劒人問曰索隱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曰王孫何自礪也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集解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索隱左傳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固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索隱益此本為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夫人之宮索隱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是也惠王負楚惠王亡走昭王夫人之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正義左傳云白公奔而縊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其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

雪大耶急乘其未合擊之子胥窘於江上索隱窘音求殞反
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慝員獨忍詬志復寃讎霸吳起師伐楚逐北鞭尸雪恥抉眼棄德

史記卷六十六考證

伍子胥列傳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臣照按舉直諫見楚世家左氏無之左氏載直諫者伍參也
遂滅鄒魯之君以歸○臣照按此與左傳及魯世家俱不符且與下文召魯衛之君會之索皐句相刺謬疑文有誤

史記卷六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索隱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集解孔安國曰魯人也曾子遲鈍曰子張才過人失於邪僻文過參也魯集解鈍也曾子遲鈍柴也愚集解何晏曰愚直之愚由也喭集解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粗喭索隱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亦與論語不同不得輒言其快也正義反音晚又音岸

殖焉億則屢中集解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羨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命而貨殖焉與時轉貨資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於衛遽伯玉集解大戴禮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遽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集解大戴禮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衛命蓋晏平仲之行也索隱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集解大戴禮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集解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索隱自臧文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免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銅鞮路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少成妙反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集解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

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集解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索隱衛瓘字伯玉晉太保亦注論語故裴引之一簞食一瓢飲集解孔安國曰簞笥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集解孔安國曰顏回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集解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集解孔安國曰於孔子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肇曰用己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滅有是行正義肇字永高平人晉尚書郎作論語疑釋十卷論語駁二卷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為設事之辭按顏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論語為設詞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集解王肅曰顏回為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孔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集解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遷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閔損字子騫集解鄭玄曰弟子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集解孔安國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冉耕字伯牛集解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集解包氏曰牛有惡病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集解包氏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冉雍字仲弓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集解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集解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集解包氏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集解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宁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冉求字子有集解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集解孔安

國曰千室鄉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集解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集解包氏曰賑窮救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集解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集解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仲由字子路卞人也集解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索隱家語仲由一字季路亦云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集解騶案冠以雄雞佩以豭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集解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集解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二事無倦則可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集解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順而受不義之責也索隱充字弘度晉中書侍郎亦作論語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集解孔安國曰聞未及行故恐復有聞並行不得閒不得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集解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集解樂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索隱肇字求初晉尚書郎作論語義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集解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衣敝縕袍集解鄭玄曰縕枲著也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集解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集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子路為蒲大夫索隱蒲衛邑子路為之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集解騶案言恭謹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寬以正可以比衆集解騶案音鼻言寬大清正衆必歸近之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

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蒉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索隱服虔云為孔悝之邑宰）蒉聵乃與孔悝作亂（索隱左傳蒯聵入孔於厠彊與之盟而立蒯聵孔安國曰蒯聵作亂悝家母伯姬劫悝非悝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蒉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蒉聵蒉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蒉聵勿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蒉聵懼乃下石乞壺（集解王肅曰石乞蒯聵之力士）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集解王肅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索隱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鄒冰記之）宰予字子我（集解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

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集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集解孔安國曰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集解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集解孔安國曰自懷抱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集解王肅曰圬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集解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索隱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而田闕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集解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

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集解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集解包氏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集解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集解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集解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集解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集解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集解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索隱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越絕書泄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兵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集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

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
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
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
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
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
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
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
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
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
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
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
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
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
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
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
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

王肅曰激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
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
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
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
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
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
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集解駰案虛音墟莽音莫朗反索隱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

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索隱鈇音趺謂斧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胥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胥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不聽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急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左傳哀公十一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公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爭彊晉人擊大敗吳師越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左傳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集解駰案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俟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貲利也索隱家語云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貲謂轉貴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索隱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家蓋吳郡人為是）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正義括地志云在兗州即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城邑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集解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集解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集解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集解孔安國曰戲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集解孔安國曰戲以為小而用大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集解駰案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索隱溫國今河內溫縣元屬衛故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集解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繪事後素集解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猶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集解何晏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禮後之義

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集解包氏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言不但學文而已也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集解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集解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務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索隱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堌泉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隰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崖壁五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

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集解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集解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軛子張書諸紳集解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集解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集解馬融曰言有謙

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光甲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集解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集解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括地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當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榱提三尺軹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集解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七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謂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乃毀璧而去亦無怪意即此津也武城人正義括地志云在兗州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而退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集解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索隱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按澹子羽墓在兗州形陋也正與家語為必世傳寫誤也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同孔

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集解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為單父宰正義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賤為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家語云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集解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集解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

仁則吾弗知也集解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家語云隱居衛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家語魯人名蓋范甯云字子芝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集解孔安國曰累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集解張華曰公冶長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集解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集解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正義羿音詣盪大浪反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集解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集解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集解孔安國曰鯉孔子伯魚孔子時為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集解孔安國曰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之玷集解孔安國曰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集解駰案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家語作公晳克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原憲字子思亦見游俠傳

曾蔵字皙集解駰案蔵音黠孔安國曰皙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蔵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集解徐廣曰一作饋駰案包氏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咏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爾嘆曰吾與蔵也集解周氏曰善蔵之獨知時也顏無繇集解駰案音遙集解徐廣曰繇音由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家語顏回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易稱顏氏之子也父子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正義孔安國曰賣以作椁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集解孔安國曰鯉孔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正義具俱反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集解徐廣曰音寒臂子弘正義馯音汗頗師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此作弘子庸門人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集解駰案橋音橋疵自移反正義漢書作橋庇云魯人頗師古云橋庇字子庸疵傳燕人周子家竪正義竪音時與反周竪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竪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光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國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儒林傳云田何字子莊何傳東武人集解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同正義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同傳菑川人楊何正義高紫字子羔集解鄭玄曰衛人正義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正義括地志云鄆州鄆亭孔子曰賊夫人之子集解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集解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集解鄭玄曰齊人也正義家語云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集解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孔子說之究習孔子說集解鄭玄曰善其志道深公伯僚字子周集解馬融曰魯人正義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集解孔安國曰季孫信譖子路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集解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集解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集解孔安國曰訒難也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集解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問君子曰君子不憂不懼集解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未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集解鄭玄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集解鄭玄曰齊人正義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集解

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集解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集解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集解鄭玄曰魯人正義家語云魯人字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　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集解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也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集解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集解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集解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集解鄭玄曰畢陰星則雨　昨暮月不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正義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衆然申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交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　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集解鄭玄曰魯人五男也　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集解鄭玄曰魯人　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庾集解包氏曰十六斗曰庾　冉子與之粟五秉集解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　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集解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原憲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而不受孔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集解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　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巫馬施字子旗集解鄭玄曰魯人正義音其　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

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集解孔安國曰相助匡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集解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集解駰案鱣一作鯉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集解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集解駰案魯一作旨家語曰魯人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家語云子晳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三歲集解鄭玄曰陳人正義家語云衛人孟子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集解鄭玄曰楚人正義云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索隱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寮秦冉鄡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根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秦冉字開正義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鄡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當此三人

后處字子里集解鄭玄曰齊人

任不齊字選集解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集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石作蜀字子明

商澤集解駰案家語曰字子季

壤駟赤字子徒集解鄭玄曰秦人

漆雕徒父

漆雕哆字子斂集解駰案哆赤者反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公夏首字乘集解鄭玄曰魯人

冥容箴字子哲正義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集解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魯人

鄟單字子家集解駰案鄟苦堯反單音善徐廣曰一云鄟單鉅鹿有鄟縣太原有鄟縣

句井疆集解鄭玄曰衛人正義句作鈎

罕父黑字子索集解駰案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集解鄭玄曰楚人正義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正義魯人

顏之僕字叔集解鄭玄曰魯人

縣成字子祺集解鄭玄曰魯人正義縣音玄

榮旂字子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家語云薛邦字徒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集解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孔忠集解駰案家語云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索隱家語亦同此

公西蔵字子上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

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教興闕里道在郷邦異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組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史記卷六十七考證

仲尼弟子列傳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容齋續筆曰史記稱宰我為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為辯之以為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予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為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畧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絶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間

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鴟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為無稽是以鱣為助田氏為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容齋續筆曰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又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為諸侯師豈其然乎

孔子以為能通老道正義堂高九仞棖提三尺躬穀百乘○躬韓詩外傳作轉

司馬耕○家語耕上有黎字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歲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

伯虔○虔家語作處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顧炎武曰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為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

漆雕徒父○家語名從

公堅定○堅家語作肩

樊旂字子祺○家語旂作祈祺作顏

步叔乘○朱彝尊云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

原亢籍○亢家語作忼或作桄

樂欬○欬家語作欣

叔仲會字子期索隱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朱彝尊云魯峻石壁畫像云少孔子五十歲

史記卷六十七考證

謹案卷六十五第四頁後二行計相去無十五歲也刋本五訛三據史本文改

第八頁後八行爾王臧也刋本臧訛賊據世家年表改

卷六十六第七頁後三行令豫州吳房縣刋本脫房字據唐地志增

第九頁後五行子胥專愎彊諫刋本彊訛疆今改

第十頁後二行扶音烏穴反刋本穴訛究今改

第十一頁後七行白亭在豫州褒信縣南刋本脫信縣二字據唐地志及楚世家正義增

卷六十七第十四頁後六行南武城縣魯武城邑刋本城邑訛邑城今改

第十五頁前八行孔子言繪事後素刋本脫子字據論語何晏注增

第十五頁後七行在汾州隰城縣北四十里刋本隰訛堰據唐地志改

第十五頁後八行頂上平地十許頃刋本頂訛頃

據水經注改

第十七頁後三行謂之延津刋本謂訛為據水經注改

第十八頁前四行兗州永郡城據隋書地理志永郡當作永昌郡

第十八頁前五行字誤為宓刋本宓訛寧今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刋本任訛在據說苑政理篇改

第十九頁前一行未足以為仁刋本足訛知據論語注改

第二十六頁後六行家語云無此人云字疑衍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

詳校官主事街臣徐以坤

史記卷六十八

漢 太史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正義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索隱公叔氏痤名也痤音在戈反為中庶子索隱即魏侯之子名罃記文王庶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索隱即後徙大梁而稱梁也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索隱云衛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

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索隱悖亂也正義悖音背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銜反去聲平聲並通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

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君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之道方興孝公曰太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索隱音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索隱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索隱商君書作必見訾於人也正義敖五到反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以彊國則不必要須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時甘昭公子帶之後不然索隱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氏出春秋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不足與論於法之外也三

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輒拘制不使之行斯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亦信然矣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商君書作脩古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指殷紂夏桀也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索隱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正義或為十保或為五保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收司謂相糾發也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民有二男不別為活者一人出兩課有軍功者各以率集解駰案音律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末利謂工商也益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益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孥音奴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索隱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謂各隨其家爵秩之次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謂鞅新變之法令為初令也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趨音七踰反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即大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記

列教令當於此門闕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塍也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集解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索隱音統量器名也斛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崤嶔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令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紀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我少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集解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於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益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索隱孟蘭皋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皋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說音

悅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索隱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彊之道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正義以殷紂比商君若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正義秦南陽宛人屬楚楚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故云荊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索隱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荊國之禍索隱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此云救荊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集解韋昭曰款叩也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音體童子不歌謳舂者不相杵集解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人畏鞅甚於秦君命謂秦君之命也言民之効上也捷於令索隱上謂商鞅之處分令之教令索隱左建謂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脇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閭集解駰案所及反戟者集解徐廣曰一

作蔡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索隱闔亦作鈷同所及反鄒誕音吐騰反蔡音遵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顧野王云鋌也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鋌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有格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五都君之正義公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牧君者豈其微哉索隱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

走商邑索隱走音奏走向也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集解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索隱地理志京兆有鄭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集解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鄭黽或作彭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亡忍反正義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乃擒殺之

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恒誠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索隱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為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集解駰案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

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聚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魚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鉏鋙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之藉音昨字合作昨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昨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棄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覩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賓

商君列傳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顧炎武曰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於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

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董份曰既云作為又云築何也恐有衍字

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索隱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焦竑曰司馬貞益未見鞅書臆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

史記卷六十八考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索隱蘇秦字季子益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

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鵲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正義戰國策云蘇秦雒陽乘軒里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為西周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集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益是其人所居因為號焉索隱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益是其人所居因為號又樂臺注鬼谷子書云藉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出游數歲大困而歸索隱戰國策此語在說秦王之後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藉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

其書徧觀之索隱音遍觀謂盡觀覽其書曰夫士誉已屈百受書索隱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言本已屈首低頭受書於師也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集解駰案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戰國策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地理志樓煩屬雁門郡正義林胡國名朔嵐已北西有雲中九原索隱地理志雲中郡城在榆林縣東北四十里九原郡城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音初委反摩音姥何反鄒誕本作揣靡靡讀亦為摩王劭云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高誘曰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離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索隱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矣求說周顯王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索隱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世以為秦智說淺故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文君張儀之屬既誅商鞅疾辯士之口及以虛辭詐偽之民禁末作而趣耕織修戰守之備連衡而事一主以侵諸侯使秦成帝業稱雄內兼萬國外制四夷故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括地志云秦四面險固故曰四塞之國也被山帶渭東有關河大隴山及隴山以東有黃河南有函谷蒲津龍門合陽北有黃河南有華山及武關嶢關西有大震烏蘭等關正義括地志云關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陽關南有南山及武關嶢關西有大震烏蘭等關也被山帶渭東有關河正義括地志云關西有隴山及隴山以西有黃河南有華山及武關嶢關西有大震烏蘭等關也被山帶渭東有關河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府者土地形勢險固物產豐饒故謂之天府也索隱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府藏也物所藏言尊此所藏若天府然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蹈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之口塞朋黨之門破人主之言隆君臣之尚滅公門之私而顯耕戰之士信賞必罰以禁姦邪外連衡而鬬諸侯使秦兵橫行天下諸侯恐懼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約從離衡則強弱之勢異矣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兵被甲者以趙之為敝北有代馬索隱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代郡又有馬城縣一云代馬謂代郡無有胡馬之利此天府也索隱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府藏也物所藏言尊此所藏若天府然以秦士民之

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正義貝冀深趙四州之國時屬趙即燕西界南近齊正義河北博滄德三州齊地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藺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索隱世本云肅侯名言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

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蘊秦言已今論楚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韓魏正義楚東淮泗之上與齊接境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正義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道

不通正義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正義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正義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裹周都也趙都鄲危故須起兵自守索隱集解駟案卷音附隱操兵戰國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集解駟案卷音附策作銷鑠

地理志云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正義衛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正義破人謂破前敵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索隱臣人謂已為彼臣也臣於人者謂已為主使彼臣已也正義臣人謂已得人為臣臣於人謂已事他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正義衡音橫謂為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

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集解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常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都城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在鎮州西南有河漳正義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東有清河正義清河今貝州北有燕國正義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代既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燕固弱國

以予秦索隱案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為橫南北為從秦地形東西橫長故張儀相秦為秦連橫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後有長姣美人索隱姣音絞說文云姣美也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譲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集解徐廣曰洹一作垣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剖白馬而盟索隱質如字又音蹲以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謂擁兵於崤之外趙涉河漳索隱謂趙亦涉河漳而西又守宜陽也趙涉河漳索隱欲與韓相援以阻秦軍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正義在洛州汜水縣魏塞其道索隱其道即河內之道戰則韓魏之津之東攻之則楚絕其後索隱謂出兵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正義在洛州汜水縣魏塞其道索隱其道即河內之道戰則韓魏之津之東攻之則楚絕其後索隱謂出兵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

平縣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正義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宗隱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謂同華齊涉清河正義齊從貝州過河而西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集解駰案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索隱按一鎰一金也鄭玄曰一鎰二十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索隱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雕陰縣屬上郡正義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索隱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索隱二邑本屬東周後為韓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

南西有宜陽商阪之塞集解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劉氏云商阪之塞蓋在商洛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東有宛穰洧水集解駰案宛於袁反洧於鬼反索隱地理志宛穰二縣名並屬南陽洧水名出鄭東南流入潁南有陘山集解駰案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在新鄭西南三十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集解駰案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及竹弩少府時力距來者集解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足以距來敵也索隱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其名並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超足謂超騰用勢益起足蹋之而射也故下云蹠勁弩是也正義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舉足踏弩兩手擪機然後發之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集解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駰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索隱郭象云冥山在乎太極李軌云在韓國棠谿集解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正義故城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棠谿之劒是墨陽集解駰案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膊集解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鄧師宛馮集解徐廣曰榮陽有馮池索隱鄧國有工鑄劒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劒故號宛馮龍淵太阿集解駰案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劒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劒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案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劒特堅利故有龍泉太阿之名也楚王聞之大喜乃令風胡子操其一以下見楚王楚王發匣視之其一表有華文龍淵是也其一表有丹漆太阿是也楚王乃賜風胡子黃金千鎰使之東求干將莫邪干將莫邪匠名也其劒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劒之地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集解徐廣曰陽城出鐵索隱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鄒誕云莫一作殆劉氏云謂以鐵為臂脛之衣言其劒皆能斬之革抉集解徐廣曰一作決索隱謂以革為射決決射韝也呅芮集解駰案徐廣音伐索隱呅與旝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正義方言云盾自關東謂之戲關西謂之盾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索隱鄭玄注禮云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

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索隱戰國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延篤注云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正義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呼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索隱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索隱世本惠王子名嗣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集解徐廣曰在陳汝南許鄢集解徐廣曰在潁川於憙切索隱音偃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鄢地理志潁川有許鄢二縣又有鄢陵縣鄢音焉正義陳汝南今汝州豫州縣也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集解駰案地理志潁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新郪縣南陽有新都縣索隱地理志昆陽縣南陽戰國策直云新郪無新都二字正義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東有淮潁正義淮陽潁川二郡煮棗集解徐廣曰在宛句正義在宛朐按宛朐曹州縣也無胥索隱按其地闕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謂河南地卷衍酸棗集解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索隱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蓋據地險為說正義卷在鄭州原武縣北七里酸棗在滑州衍徐云地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輜殷殷正義輜宏反殷音隱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卒音怠忽反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凌天下正義衡音橫怵音卹卒有秦患正義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索隱謂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祠春秋索隱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法春秋貢奉以助秦祭祀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敵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正義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正義今衛州城是也周武王伐紂於牧野築之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集解駰案漢書刑法志曰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劒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索隱衣音意屬音燭三屬謂甲也脛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贏音盈謂賫糧擔囊中音

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也蒼頭二十萬索隱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荀卿子魏有蒼頭二十萬是也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索隱厮音斯謂厮養之卒厮養馬之賤者今起之為卒正義厮音斯謂炊烹供養雜役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索隱謂割地獻秦以効已之誠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鯀鯀不絕蔓蔓奈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索隱此效猶呈見也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索隱世本名辟彊威王之子也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即貝州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也進如鋒矢索隱高誘曰錐小矢喻徑疾也呂氏春秋曰所貴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正義齊君之進若鋒芒之刃良弓之矢用之有進而無退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正義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勃海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筑似琴而大頭圓五絃擊之不鼓鬬雞走狗六博蹋鞠者集解駰案劉向別錄曰蹙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鞠求六反索隱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棊故云六博別錄云蹙鞠者蹙亦蹋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

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集解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索隱陽晉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濮等州也杜預云曹衛下邑也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徑乎亢父之險索隱亢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縣名屬梁國正義故縣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車不能方軌正義言不得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狼性怯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走常還顧兩車並行

故恫疑虛喝集解駰案呼莫反索隱恫音通恫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猲音荀連反高誘曰虛猲恐懼之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恐喝之詞以脅韓魏也騎衿而不敢進正義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狼顧虛作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

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集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鄢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宜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

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集解駰案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藺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疑於王者索隱疑作擬讀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集解駰案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藺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藺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索隱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仆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集解韋昭曰秦字季子索隱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未必即其字允南即以為字未之得也藺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以

澤最為膏腴故曰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為解易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親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集解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慚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集解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音卓又許穢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廣雅云蘇與毒附子也一歲為烏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劉氏以愈猶瘉也瘉音弊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索隱愀音自酋反又七小反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大王之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

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
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
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
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
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
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藺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
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
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
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
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
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
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
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
藺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
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
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
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
僵而棄酒索隱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音薑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
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
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
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藺秦私
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藺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
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
為於是藺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
卿集解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
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
王卒集解徐廣曰易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藺
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藺秦不死殊而走集解駰案風俗
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
死殊而走者藺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
使人求賊不得藺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
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藺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
以狗於市曰藺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

聞之曰甚矣齊之為燕生報仇也集解徐廣曰一作先 燕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燕秦之弟曰代代弟燕厲見兄遂亦皆學及燕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王之仇讎也韓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謂齊王年長也或作齊彊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集解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索隱戰國策云獲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正義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赧王二十九年此說乃燕嗜之時當周慎王之時在齊滅宋前三十餘年恐文誤矣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濟漯二水上承黃河並淄青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可以為固長城鉅防集解徐廣曰濟西也 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濟州以西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謂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正義音致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

於齊而趙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趙秦欲囚趙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正義質栗實反燕相子之與趙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趙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集解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趙代趙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趙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涇陽君秦王弟名悝

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趙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趙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趙代恐不成也不信齊王與趙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趙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趙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趙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趙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此書為宋說燕令莫助齊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燕前有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正義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彊萬乘之國而齊總并之是益一齊　齊雖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索隱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湣攻宋取淮北而齊日以彊楚懷王因張儀以去秦而齊湣益弱此其大效也今王誠能聽臣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符徵兆也其大上計破秦其

次必長賓之索隱長如字賓音擯正義大好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擯棄關西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集解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利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藺氏子之亂而藺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藺氏莫可乃召藺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藺代約燕王曰楚得枳集解徐廣曰巴郡有枳縣正義枳支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而國亡集解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鄢西陵正義按西陵在黃州齊得宋而國亡正義年表云齊湣王四十年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告楚同於文集解駰案眉賀反索隱即江所出之岷山乘夏水而下江索隱夏音賈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巴水名與漢水相近正義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集解駰案戰國策曰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索隱宛縣之東而下隨邑智者不

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易曰射隼於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正義隼若今之鵰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地名近宜陽也河陽縣西北解在范雎傳一日而斷太行正義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正義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乃觸擊於鄭故五日國舉舉猶拔也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離兩周而觸鄭正義離歷也歷二周而東觸新鄭州韓國都拔矣五日而國舉索隱離如字謂屯兵以離二周也而也隔河也二日而莫不盡繇索隱音搖搖動也我離兩周而觸鄭正義

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卷軏免反劉伯莊云太原當為太行卷猶斷絕我下軹道南陽封冀集解徐廣曰冀皮氏有冀亭也索隱冀如字謂屯兵以離二周也而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軏免反非也又音丘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大行字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滎陽是魏之境軹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行字徐廣引霸陵有軹道亭河東有冀亭也索隱女戟地名在冀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霸陵也冀有軹道亭非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也封封陵也冀包兩周集解徐廣曰張儀云下河東取成皋也正義兩周王城及鞏乘夏水浮輕舟疆弩在前鉄戈在後集解徐廣曰鉄由冉反正義劉伯莊云音四廉反利也決滎口魏無大梁索隱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故云無大梁也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索隱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義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冤朐縣西南三十五里決宿胥之口集解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宜陽平陽皆韓大都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清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索隱紀年作胥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無虛頓丘集解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索隱虛頓丘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是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國地時屬魏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為齊罪索隱秦令齊滅宋仍以破宋為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索隱重猶附也尊也正義畏楚救魏則以南陽委於楚曰正義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事秦今楚取南陽故言與韓且絕矣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鄢陘集解徐廣曰鄢江夏鄢縣均一作灼

鄆音盲索隱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鄆縣名在江夏正義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益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鄆縣申州有平清關益古鄆縣之陀塞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陀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集解徐廣曰河南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行也和也至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行也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車兵相續也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索隱譙石陽馬並趙之地名非縣邑也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索隱嬴猶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隱適音宅適者責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陀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蝟毋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集解駰案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集解駰案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敗我岸門封陵之戰集解駰案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集解駰案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集解駰案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怨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其大者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索隱燕趙之游說之士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藺代復重於燕燕太史公曰藺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謙名南以為藺氏兄弟五人更有藺辟藺蠆藺鵲典畧亦同其說益按藺氏譜云然也其術長於權變而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藺秦夫藺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合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人扶服賢哉代屬繼榮黨族

史記卷六十九

史記卷六十九考證

蘇秦列傳前有樓闕軒轅○顧炎武曰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也○臣照按賓字國策原作擯若索隱之意則竟以為賓既以為賓未聞伐之賓之義

鐵幕索隱劉氏云謂以鐵為臂脛之衣言其勁皆能斬之○徐孚遠曰鐵幕疑是陣面劉言臂脛之衣是重言甲恐非也

五家之兵索隱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也○王維禎曰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高誘注欠明

騎矜而不敢進○騎矜國策作高躍

蘇秦去趙集解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徐孚遠曰正文云秦兵不出十五年而徐云自初說至此三年而燕王不復官也○國策作不復館

齊伐宋宋急○余有丁曰按傳中前言舉宋此復言宋急者何也據齊表此段是前段必誤

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索隱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董份曰齊紫本敗素而價十倍此正轉敗為功之意非言齊國困弊也

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國策挑作遥

焚秦符正義符徵兆也○臣照按符者節信也張儀傳云借宋之符焚秦符者絕之也楚世家云齊折楚符而合於秦解作徵兆非

乘夏水而下江索隱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臣照按宜為夏水之口夏水通漢亦通江似不得以夏潦之水為解也

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國策作離石馬陵

謹案卷六十八第二頁前七行監音甲彡反刋本脫反字今增

第三頁前二行說君以五帝三王之事刋本君訛者據史本文改

第八頁前五行子觀我治秦也刋本治訛視據王鏊本改

卷六十九後一後蘇秦雒陽乘軒里人刋本乘軒里作軒里之據趙國策改

第三頁前七行八行九原郡城在榆林縣西界刋本脫城字今增

第三頁後一行嘑沱河自縣東至參合刋本合訛谷據漢書地理志改

第三頁後二行出易州易縣刋本縣上脫易字據唐書地理志增

第四頁後三行貝冀深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刋本深訛燕考地理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賴川有昆陽舞陽縣刋本舞下脫陽字據地理志增

第十三頁後三行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刋本訛作萬安山前逐西南山太湖據春申君傳正義改

第十三頁後五行周武王伐紂於牧野築之築疑作制

第十六頁前五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

三十七里刊本脱城字今增

第二十九頁前七行秦拔楚鄢西陵刊本脱西陵二字據正義增

第二十九頁前八行四十年五國共擊溍王刊本四訛三據年表改

考證第一頁後八行秦兵不出十五年刊本十訛于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詳校官主事衛臣徐以坤

史記卷七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集解駰案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音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為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左傳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索隱音稅說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集解駰案醳音釋索隱古釋字其妻曰嘻索隱嘻音僖鄭玄曰嘻悲恨之聲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索隱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集解徐廣曰一作咫尺之檄渠音詎索隱古字少假借耳）張儀既相秦為文檄（集解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芭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為檄即傳檄爾索隱按謂數設詞而讓文而亦訓汝）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索隱若汝也下城苴蜀相攻擊（集解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芭黎之芭音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索隱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或巴人巴郡本因巴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巴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芭犁之芭按芭犁即織木葦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讐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

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索隱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集解徐廣曰一作尋成皐鞏縣有尋口索隱尋斜聲相近故其名或焉也戰國策作轘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斜谷地名正義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八里按洛溪又有故鄩城在鞏縣西南五十里與鄩溪相近之地當屯留之道正義屯留縣也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道州緱氏縣東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鄩城水出北山鄩魏絕南陽正義南陽陝州也是當屯留之道令魏絕斷壤羊腸韓上黨之路也楚臨南鄭正義是褒斜谷之口也令楚兵臨鄭南褒斜口斷韓南陽之兵也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左右正義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戰國策取作得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繕音膳同饍具食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貪索隱西海為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為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所以云西海正義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羌戎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索隱名謂博其德也實謂得土地財寶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正義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索隱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正義表云秦惠

王後元年十月擊滅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集解徐廣曰一作革與張儀圍蒲陽索隱魏之邑名正義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集解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夏音下山名亦曰大夏禹所都正義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正義表云惠王之十三年也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乃說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集解駰案觀音貫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

洹集解駰案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河之西即曲沃平周之邑也正義河外即卷衍燕酸棗酸據卷衍酸棗集解駰案卷在河南衍地名正義卷衍屬鄭州燕滑州胙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岸地劫衛取陽晉正義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戰國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秦韓為一以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

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正義枕針鴆反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安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

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
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
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
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
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
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
遂取丹陽集解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正義也在漢水北楚又復益
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
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
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
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
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因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
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
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
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
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正義
今房州也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
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
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
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
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
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此時當秦惠王之後
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
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
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
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常山於天下
多都河北河東故也正義古之帝王有若人之背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
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
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
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

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卒忽勿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汶音泯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舫音方謂並兩船也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集解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在硤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正義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偏音匹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集解徐廣曰一作存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搆難戰於漢中索隱其地在秦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集解徐廣曰搏或音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集解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以常山為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胷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邾莒之比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

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索隱混本一作棍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厮徒謂雜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跼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集解徐廣曰跿跼一作栗索隱跿跼音徒俱跼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跿跼科頭謂不著冑冕髻入敵索隱跼又音伽戰國策作虎摯之士貫頤奮戟者（集解徐廣曰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索隱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趺於後趺音烏穴反趺謂後足扶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索隱跣也裼袒也謂袒而見肉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集解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絕上地則下不事秦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集解駰案于偽

反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莫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番音蟠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亡之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索隱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正義譜同華州地也趙入朝澠集解駟案索隱河漳之間邑割以事秦耳正義河間瀛州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博關在博州趙兵則漯河南臨淄即墨危矣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飾音勅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榮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

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滱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滱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正義趨音趣）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句）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索隱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枓音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索隱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羹也下云廚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反斗以擊之（正義反斗即倒柄擊也）於是酒酣樂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集解駰案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擿正義笄今簪也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與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滱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並在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集解駰案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

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索隱尾猶末也
謂獻恒山之末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睥衡復合從秦武王亢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

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輦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熹誤也借使之

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年表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

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子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糜事可乎索隱糜一音反糜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需時為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閒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索隱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索隱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

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集解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此張儀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錯音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集解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音戈言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中渠道遠今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請謁事情索隱謂欲以秦之緩急告語之也曰中

國無事索隱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正義中國謂關東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得燒撥焚杅集解徐廣曰一孤切索隱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杅音煩烏謂焚踩而牽掣也戰國策云且燒燔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有事索隱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謂秦求親義渠君也正義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苦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君勿援秦也其後五國伐秦索隱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攻秦是其事也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凡絲綿布帛等一段謂一純音屯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謂上文犀首云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之君有事秦將輕所謂因起兵襲秦以傷張儀也人李伯之下索隱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李伯人名或邑號戰國策伯作帛乃起兵襲秦大敗秦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索隱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橫常為約長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索隱暴音步卜反振謂振揚而暴露

其短扶謂說彼之非成我之是扶會已之說解也成其衡道索隱張儀說六國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宜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晉繼有斯德

索隱述贊曰儀未遭時頻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韓後蜀連衡齊魏傾危詭惑陳軫挾權犀首騁欲如何三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臣照按戰國策云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通鑑地理通釋曰按九域志鄭州至東京一百四十里陳州至東京二百四十五里當以國策為正

則從境以東○戰國策作從竟陵以東

五戰而三勝○徐孚遠曰越滅吳楚滅越懷王時吳之屬楚久矣安得與吳人五戰此言誤也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戰國策補注云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趙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

楚王大怒○徐孚遠曰當言大王今言楚王亦誤也

熱啜索隱謂熱而啜之也下云厨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臣照按左傳云羊羹不偏羊斟是華元之御此誤引之公羊傳又無此語

梁哀王恐○春秋後語作魏襄王

館豎子止之○國策作管與止之

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

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

異也○徐孚遠曰軫言已之為秦王計不後于楚王

也索隱言秦楚俱宜待二國之弊此說非也

其後五國伐秦○戰國策補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燕

齊帥匈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

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

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同

史記卷七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樗木名也音攄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褚里疾故號

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滑音骨稽音雞邳誕解云滑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滑讀為淈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曰滑亂也稽疑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亂不可考較

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右更秦第十四爵名使將而伐曲沃正義故城在陝州縣西南三十二里盡出其人索隱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斬首八萬十一年樗里疾

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簡正義簡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

索隱游姓騰名智伯之伐仇猶集解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索隱高誘注戰國策以仇酋為名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酋縣也正義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仇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除塗內之赤章蔓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蔓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遺之廣車集解駰案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

疾正義防衛樗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趙渡河而軍索隱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地蒲守恐請胡衍索隱胡衍人姓名也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集解駰案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蒲是衛國之鄔衛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魏亡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故城在絳州龍

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 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穰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穰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穰里故俗謂之穰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索隱直如字讀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穰里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史舉先生索隱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學百家之說因張儀張儀

穰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索隱煇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姓陳也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穰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正義鮑氏音八妊名魏聽甚欲伐韓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

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山海經啓筮云昔伯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正義秦邑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索隱上黨南陽並積貯日久正義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正義謂函谷及三崤五谷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爵祿之臣也穰里子公孫奭索隱戰國策作公孫衍正義音釋二人者

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正義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奭伐韓令二子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侧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報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下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正義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

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集解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集解騶案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楚解口地索隱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上紀貫反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令尹以杜陽索隱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之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正義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集解騶案烏合反於秦正義公仲恐韓亡欲將私徒往宜陽閼向壽也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吾謂之公仲正義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代謂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奭甘茂黨韓魏同也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彼言公孫奭及甘茂也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正義言秦王雖愛習公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謂黨韓魏也

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蘇氏云向壽與言無異也一云改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改向壽必亡敗之自為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正義令秦親韓而備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不能辭讐也正義韓氏必先委國於秦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不能辭讐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讐也人故韓為向壽之讐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集解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正義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宜陽之民今向壽徒擬收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頼川於楚正義頼川許州也楚侵韓頼川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為韓就楚求索頼川是親向壽韓就向壽而不得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集解駰案已買反而交走秦也索隱韓楚怨不解二國交走向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也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皆事秦公則漸說楚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秦甘茂攻魏講罷兵索隱鄒氏云講讀曰媾媾和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集解徐廣曰在陽城索隱鬼谷在關內雲陽是

也正義三般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禄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劉伯莊云此鬼谷闕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鬼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

正義復音福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集解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集解徐廣曰一作螾索隱休緣反又音休軟反戰國策一作蝝字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集解徐廣曰滑一作涓而內行章義之難索隱包藏禍心搆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昧之難也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正義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東正義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都邑計

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正義女音汝馬乙連反）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橐音託尊其道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索隱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上谷今嬀州）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索隱范睢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乃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已入質秦而送張卿以其絕秦之強趙也今張卿相燕而不肯行是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速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上谷今嬀州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索隱謂以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集解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誤脫一字正義甘茂為彊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攘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

歲卒起
張唐

史記卷七十一

史記卷七十一考證

樗里子甘茂列傳虜趙將軍莊豹○秦本紀作虜趙將莊

莊

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顧炎武曰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為正

蜀侯煇相壯反○臣照按華陽國志秦滅蜀封公子通為蜀侯以陳壯為相壯反殺蜀侯通秦誅壯封子煇為蜀侯煇為後母所譖自殺與此異

不如公孫奭○奭戰國策作郝

則置之鬼谷○臣照按戰國策作槐谷補注曰春秋後語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與此異

史記卷七十一考證

史記卷七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羋氏曰羋八子也其先楚人姓羋氏正義羋亡爾反秦武王卒無子立其異母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羋八子及昭王即位羋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索隱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羋戎為華陽君索隱華陽韓地後屬秦羋戎後又號新城君正義司馬彪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索隱名顯涇陽君索隱名悝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集解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按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良死亦史諱之也又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戰國策作仇郝蓋是一人而記別也正義音亦姓名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索隱戰國策作宋突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

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
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 集解徐廣曰一作陰
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案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誤也 索隱陶即定陶也徐
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
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
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
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
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
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
魏走芒卯 集解駰案上莫卬反下陌飽反 入北宅 集解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
義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 遂圍大梁梁大
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
伐趙戰勝三梁 集解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三梁即南梁也 拔
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
索隱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國策衛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也 衛人不
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

侯者以其能恐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
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
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 索隱今言秦蠶食魏氏盡晉國之地也 戰勝暴子 集解徐廣曰韓將暴鳶
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
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
王背楚趙而講秦 索隱講和也 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
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
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
見欺 索隱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 此臣之所聞於魏
也 索隱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 願君王之
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
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
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
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
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

城集解駰案小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定陶近大梁穰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為魏伐穰侯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疑可以少割收也索隱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楚趙怒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正義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達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正義穰故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索隱幾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言莫行圍梁之危事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明年魏背秦與齊

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邑之王曰索隱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王謂齊王也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今晉楚伐齊晉楚之國亦弊敗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

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集解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權齊挫楚破魏圍梁一夫開說憂憤而亡

史記卷七十二考證

穰侯列傳戰勝暴子○戰國策作睪子

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須賈説穰侯言魏人謂梁王

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董

份曰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須賈述衛人之言故

結之曰此臣之所聞于魏也言其所聞于魏之言如

此也詞意極明索隱解謬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

○戰國策校注曰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

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皆記者

之誤

斬首十萬○秦本紀作十五萬

芭訛苞下同據毛本索隱改

第三頁後七行合州石鏡縣刋本鏡訛鐃據唐地

志改

第四頁前七行洛州緱氏縣刋本緱訛維據唐地

志改

第六頁前五行魏固入上郡少梁刋本上訛土今

改

卷七十一第二頁後三行知伯欲伐仇猶國刋本

脱仇字據韓非子增

卷七十二第五頁前一行小爾雅曰四尺謂之仞

刋本脱小字據小爾雅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張誠智
謄錄監生臣張曾溶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主事衛臣徐以坤

史記卷七十三

漢　太　史　令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索隱在河南也正義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正義今洛城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也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正義言太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集解徐廣曰音干駰案郭璞曰今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索隱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集解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

趙拔光狼城索隱地理志不載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集解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夷陵正義故城在鄧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正義夷陵今硤州郭下縣遂東至竟陵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陘城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集解徐廣曰此南陽河內脩武是也正義案南陽屬韓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索隱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在太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集解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也索隱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平陽君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正義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集解徐廣曰屬正義緱氏藺二縣相近恐綸藺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集解徐廣曰在汲郡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集解徐廣曰在汲郡也正義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以按據上黨民索隱謂屯兵長平以據援上黨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謂犯秦之斥候兵也秦斥兵斬趙裨將茄索隱音加裨將名都尉城令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此二城即二鄣也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集解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正義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數音朔桃田鳥反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正義范雎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

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正義詳音羊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秦壁一名秦墨今亦名秦長墨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趙壁今名趙東墨亦名趙東長墨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索隱時已屬秦故發其兵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趙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阬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迴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正義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司馬梗定太原正義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正義鄢在襄州今在荊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梁州之地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集解徐廣曰平皋有邢丘正義邢丘今懷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高縣城是也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集解徐廣曰亡音無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因白起攻割取韓趙之地無以為武安君

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集解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正義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按今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也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任入針反堪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彊其兩反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集解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故城在涇州鶉觚縣城西即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武安君引劒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集解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顧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袒患諸侯之捄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戰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以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

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檻音拳袒音濁覓反字亦作綣拯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正義與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正義薊音計秦使翦子王賁擊荆集解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也索隱賁音奔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集解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集解駰案音余正義在預東北五十四里蒙恬攻寢集解徐廣曰今固始寢丘索隱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也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在汝南即應鄉正義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正義罷音皮悖音背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亦及時以請

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集解徐廣曰善一作諂索隱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集解駰案音徂徐廣曰怚一作粗作粗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集解徐廣曰專亦作摶又作剸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集解徐廣曰超一作拔駰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隱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正義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幷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政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坳身集解徐廣曰坳一作抝音沒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遞為秦將拔齊破荊趙任馬服長平遼院楚臨李信霸上卒行貪離鏁出三代無名

史記卷七十三

史記卷七十三考證

白起王翦列傳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秦本紀昭王十三年起為左更

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

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臣照按此與秦本紀魏

世家六國表所載互異紀云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

魏取垣復予之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鄗魏世家云

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則當在昭王十七年此傳却

在昭王十五年六國表昭王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

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年分不同事亦不一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秦本紀蜀守若伐取巫

郡及江南為黔中郡非起所取與此互異

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秦本紀及六國表皆作十

五萬五訛為三或傳寫之誤穰侯傳又作十萬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秦本紀云拔

九城韓世家及六國表云秦拔我陘城汾城

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平陽君未詳何

人○臣照按平陽君趙豹起世家注云戰國策曰惠

文王母弟也

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秦本紀

作十月

遷之陰密正義即古陰密國○秦本紀正義云即古密

須國

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秦本紀作十二月

史記卷七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索隱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索隱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也正義軻字子輿為齊卿鄒縣受業子思之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蓋並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

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集解駰案並蒲浪反索隱言其並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夫而樊惑諸侯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將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濫即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意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己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常聞而貴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索隱按字林云撇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蔑反張揖三蒼訓詁云撇拂也謂側行而衣撇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卻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劉向別錄云鄒衍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慎子十五篇齊人游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客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有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東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集解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集解騶案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集解徐廣曰一作亂鬨）過髡（集解騶案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裸裸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轂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劉氏云轂衍字也今按文稱炙轂過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鍋字相近蓋即指器也轂即車轂過為潤轂之物則轂非衍字明矣）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索隱襄王名法章湣王子也）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集解騶衍南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劒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之曰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人

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即為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集解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藝文志李子三十二篇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楚有尸子長盧集解騶案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辛因葬蜀案隱尸子名佼音絞長盧未詳正義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芊子長盧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集解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吁音芋別錄作芊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芊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弭按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集解騶案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攜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衛解身上草帶以為城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橦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詘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守也釐音狸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遊齊魏其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嘉事楚鄒衍談空庶莊雖列莫見收功

史記卷七十四

史記卷七十四考證

孟子荀卿列傳始也濫耳索隱濫即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顧炎武曰濫者汜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洸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為初者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　磨惟修曰牛鼎之說不必他求即上文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也索隱舉呂氏春秋及譙周之說意竊不然太史公言孔孟不合于當時者始進不能投時好如尹與奚也今衍以不軌之說見尊於諸侯是尹鼎奚牛之意豈若孔孟哉二子求奇太過是遺近而求遠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臣照按戰國策及韓詩外傳春申君因客之說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又因客之說使人請於趙孫子倘喜謝之以書因為賦遺之中有譏夫將將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之語是春申未死而荀卿已去蘭陵矣荀子賦篇可證也馬遷之說與諸家異

史記卷七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紀年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改為後元年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東阿濟州縣也盟而去索隱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集解駰案音絹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正義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林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

父女宮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丞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來孫之子為昆昆孫之子為仍仍孫之子為雲又有耳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穀而士不得裋褐索隱裋音短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集解駰案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索隱謚為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駰鈞封靖郭侯是也陬音鄒亦音緅陬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舍業者捨弃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偶音遇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天雨子復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

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抵音丁禮反按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集解徐廣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藏在浪反）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令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正義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抶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

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遺孟嘗君（孟嘗君自言己無德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集解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戰國策作韓慶為西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正義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北舊屬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

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舍人官微記魏子牧謂牧其國之租稅）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滑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滑王滑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集解徐廣曰滑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滑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滑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周最周之公子）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集解駰案親弗人姓名索隱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之亡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索隱變謂齊秦合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滑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滑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於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集解駰案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

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集解駰案音歡復作煖音許袁反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索隱蹻音腳字亦作蹻又作僑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傳音遄緣反按傳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

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劒耳又躡集解駰案音偰亦作偰謂把劒之處索隱躡草名音蘭躡謂把劒之物言其劒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又彈其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暮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奉符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集解駰案音歡復伎亦作技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實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于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

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愈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愚終無以償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雌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召孟嘗君而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

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趨音娶趨向也又音趍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過光卧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爾忘其中索隱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捾臂不顧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無也其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殖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驩如何承睨薛縣徒存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孟嘗君列傳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戰國策校注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之或五又曰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於閔王元年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云云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為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于孫耳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涇陽君亦質於他國安得比土偶

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遺孟嘗君索隱得一作德是湣王遺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已遺之幾為秦害故不自安耳索隱謬

九年取宛葉以北○鮑彪戰國策注曰九字誤當云六或五又曰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宛葉小駁

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臣照按晏子北郭騷事與此亦大同小異蓋戰國時習尚如此則流言亦如此舉不足信也

收周最以厚行○戰國策作以為後行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習學記言曰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記蓋別有所本其義為勝也

孟嘗君不悅○凌稚隆曰按國策無以為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為孟嘗君不悅似誤

馮驩乃西說秦王○國策作馮煖西遊梁

馮驩曰非為容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臣照按此本國策譚拾子語自馮驩至此疑亦褚先生續為之與史文不類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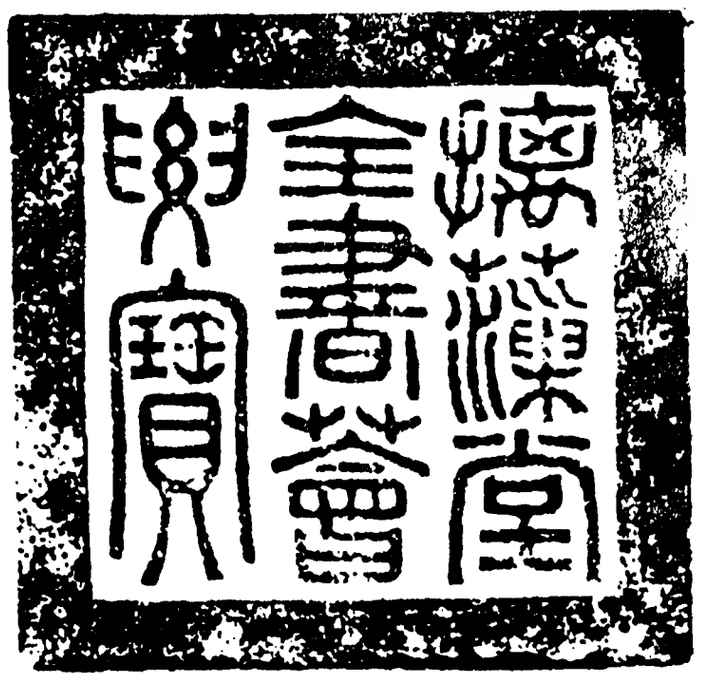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七十三第五頁前八行漢中今梁州之地刊本梁訛襄今改

第十頁前三行夫秦王怛而不信人刊本怛訛怛注同據王鏊本改

卷七十四第四頁後七行接子二篇考漢書藝文志作捷子

第七頁後三行故趙有劇孟奈遊俠傳劇孟漢時洛陽人不得係之戰國趙疑孟字誤

第七頁後八行按東齊州也句有脫誤疑作東阿濟州縣也又芊子十八篇刊本芊訛吁據漢書藝文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李帶雙

欽定四庫全書卷
史部
史記卷七十六至八

詳校官主事衔臣徐以坤

羅振玉

史記卷七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集解徐廣曰趙惠文王弟正義勝

式證反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集解徐廣曰屬清河正義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集解駰案散亦作跚索隱躄音先寒反亦作珊音同正義躄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集解徐廣曰癃音隆病也索隱罷音皮癃音呂宮反罷癃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

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集解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正義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罷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鄭玄曰頴環也脫吐活反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弃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

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惡烏故反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之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豝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歃音所甲反公等錄錄集解騶案音祿索隱音六王邵云錄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周廟大鐘也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趙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名誅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百數婢妾被綺穀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成皐有李城正義解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

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集解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言虞卿論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集解劉向別録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纂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辯正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

索隱音戈言至道乃絀公孫龍集解劉向別録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纂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辯正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説之士也躡蹻擔簦集解徐廣曰蹻革履也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簦索隱蹻音腳説趙孝成王一見賜黄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集解謖周曰食邑於虞索隱趙之虞屬河東大陽縣今之虞鄉縣是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集解徐廣曰一作係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集解古后反求和曰媾索隱按媾亦講講亦和也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内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内之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

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集解駰案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為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

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子秦地何如毋予軌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按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文伯名歜康子從祖母文伯之類也馬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正義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歜康子從父昆弟公甫文伯

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鄙說也王胥勿予集解徐廣曰胥音愼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索隱過音戈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

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集解駟案光臥反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卿弃相

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集解徐廣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

事哉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戰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蹈履受賈料事乃困魏齊著書見意

平原君虞卿列傳秦之圍邯鄲正義趙惠文王九年秦

昭王十五年○臣照按六國年表邯鄲之圍在趙孝

成王九年秦昭王五十年若趙惠文王九年則秦昭

王十七年正義有誤字

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顧炎武曰當作一

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趙王召樓昌○顧炎武曰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

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

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戰國策作樓緩新序同

史記卷七十六考證

史記卷七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

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索隱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

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

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

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

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

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

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徐廣曰作高木櫓薪置其中謂之烽常眡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

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正義爲于僞反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侯嬴索隱音盈又曹植音嬴疫之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索隱俾音五計反郤誕生俾音疋米反倪音五弟反正義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侍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索隱徧音遍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集解徐廣曰一作蓋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侯生市人皆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魏將姓名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

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索隱音閉謂靜語也曰意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竊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按資者蓄也謂欲爲父報仇之資蓄於心已得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嚾嗜集解翽案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索隱嚾嗜謂多詞句也正義聲類云嚾大笑嗜大呼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吕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救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

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韇矢（集解呂忱曰韇盛弩矢箙也音蘭謂以盛矢如今之胡簏而短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曰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集解駰案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言皇過以負於魏索隱員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索隱鄗音霍趙邑名屬常山）魏

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

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史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逐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抑音憶謂以兵憶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也劇敦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以逼之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魏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逐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
帝聲

史記卷七十七考證

信陵君列傳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

○顧炎武曰謂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直欲求有用之士也

公子使使徧告諸侯○唐順之曰信陵君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家

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索隱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董份曰客進兵書而總名於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與本文正相反

史記卷七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

索隱名橫考烈王完之父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扼鄢郢東至竟陵正義竟陵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正義今陳州也黃歇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而驁犬受其弊索隱謂兩虎鬬乃受弊於驁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集解徐廣曰致或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索隱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今王使盛橋守韓魏是其腰名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扼燕酸棗虛集解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索隱徐廣曰平之口魏無虛頃丘桃集解徐廣曰一作桃城入邢集解徐廣曰平皐有邢丘正義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集解徐廣曰蒲一作蒲索隱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丘集解徐廣曰屬陳留索隱仁及平丘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仁闕黃濟陽嬰城集解徐廣曰蘇代云

次白馬之口魏無黃溝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考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集解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隱地名近濮注齊秦之要絶楚趙之脊正義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絶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按單音丹單盡也言王之威盡行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也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揄次之禍索隱智伯敗於揄次也地理志屬太原水經云揄次縣南洞渦水側有鑿臺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索隱陽鄉是也正義揄次并州縣也注干隧吳之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劉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謂智伯及吳王没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自易其患於後後即揄次干隧之難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從音絶用反劉氏云從猶領也既勝齊人於艾陵

正義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也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集解韋昭曰三國策曰三江之浦正義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梓即從三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梓動酒盡乃開棄由三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敗干隧也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正義并州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集解徐廣曰鑿臺在揄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正義言大軍不遠跋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趨兔兔遇犬獲之集解駰案韓嬰章句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趨之兔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兔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趨音天歷反兔音讒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索隱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絶腸折頸摺頤集解徐廣曰一作頰索隱摺音拉頰音夾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

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惡烏音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以攻楚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徐州西宋州東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索隱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徐州西宋州東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索隱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蔡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索隱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以禁字作楚者悞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集解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遲音值值猶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歸此秦之失計也臣為王計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注謂以兵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右壤謂濟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正義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

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圖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集解徐廣曰三十六年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索隱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琱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

合從西伐秦集解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正義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盲也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集解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正義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正義無望猶不又有毋望之禍索隱周易有凭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謂生死無常事毋望之王正義謂喜怒不節安可

以無毋望之人乎正義謂吉凶忽為 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
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寔楚王也今楚王病
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
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
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
之仇也索隱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舅與此異不為兵而養死
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
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
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
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
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
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正義壽州城門
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
棘門外正義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
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
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按楚悼有母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
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恨也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
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
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
於李園旄矣集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
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辯智權畧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
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土烈王寡脩李園獻女無妄成
災朱英
徒語

史記卷七十八考證

春申君列傳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言極東西○臣照按秦畫有西方之地而又克蜀凡楚之上流攻取殆盡則所謂二垂者指西南兩面耳正義之說未合夫東界韓魏至齊而極秦地固絀於東也

先帝文王莊王之身○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戰國策作成橋補注曰劉伯莊云橋音矯

黃濟陽嬰城正義嬰城未詳○鮑彪戰國策注曰嬰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守

王又割濮磨之北○戰國策補注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可見濮即衛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

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

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考烈王元年春申君為相六年救趙世家年表皆同此作五年

史記卷七十八考證

謹案卷七十六第三頁前五行鄭元曰賴環也刊本環字訛在鄭字之上據禮記少儀注改正

卷七十七第六頁前七行如今之胡篴而短也刊本篴訛篪據毛本索隱改

卷七十八第六頁前六行王襟以東山之險刊本襟訛施據戰國策改

第六頁後二行謂濟州之南北也刊本濟訛渭據七國時齊地參考唐州郡改

第八頁前四行闔閭今蘇州也句有脫漏當作吳墟闔閭所都今蘇州也

第八頁前五行又改破楚門為昌門刊本改訛攻

第十一頁後八行楚悍有母弟猶刊本悍訛據楚世家改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趙之壁

詳校官主事衛臣徐以坤

史記卷七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有中大夫蓋古官也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索隱世本昭王名遬襄王之子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索隱襄王名法章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脇摺齒索隱摺音力荅反謂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雎佯死即卷以篢索隱篢謂葦荻之薄用之以裹其屍也置廁中

賓客飲者醉更溺睢索隱更音奚溺即溲也溺音年弔反溲音所留反正義溺古尿字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名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卒祖律反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知范睢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總有三亭皆祖餞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字誤為南與私約而去王名湖即今湖城也正義今虢州湖城縣也睢入秦至湖關索隱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稽辭魏去過載范睢

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內音納亦如字內猶入也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搜也先格及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按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慄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謂麤食草菜之饌具也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獸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集解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穰侯謂

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縣在南陽華陽君芈戎宣太后之同父弟亦號高新城君是也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戰國策立作涖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索隱椹音陟林反椹者銼椹也質斫刃也謂腰斬者為椹質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砆宋有結綠梁有縣藜集解薛綜曰縣藜一曰美玉楚有和璞正義縣音玄劉伯莊云珠玉璞也此四寶者土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索隱割榮即上之擅擅厚謂擅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集解徐廣曰一作溉音同索隱戰國策概作闞謂闞涉於王心也徐作音同非也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集解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徐按戰國策文也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正義故城本秦離宮在雍州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永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而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閒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鄒誕生本作愍然音昏或又作閔音敏閔猶昏闇也敬執賓主之

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集解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鄭玄云洒然敬肅之貌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憂亡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如病癩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辱且以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集解徐廣曰一作羌孟賁集解許慎曰成荊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集解駰案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惑也膝行蒲伏稽首肉袒抵掌瓦鼓腹吹篪集解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態謂姦臣諂詐之態也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

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集解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溷索隱二字並音胡困反恩猶汩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為磨石嶺郊祀志公孫卿言黃帝得仙寢門寢門谷口也按九嵕山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索隱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為犬謂馳韓盧而搏蹇兎以喻秦強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

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正義辟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索隱謂田文孟嘗君也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為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索隱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齎音側奚反言為盜齎糧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

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穰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集解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正義言宜陽陝虢之師不得下相救北守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言澤潞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正義新鄭已南一宜陽二澤潞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聞說曰正義閒音閑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集解徐廣政適音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披音片被反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姬是也典齊權而行弒逆也正義淖齒楚人齊滑王臣射王股擢王筋索隱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莊公之股淖齒縮滑王之筋是說二君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

囚主父於沙邱正義沙邱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三十里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閱其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索隱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云在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

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正義劉云諸國客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綈厚也音啼蓋今之紬也正義今之麄袍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者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劉氏云孺子蓋謂雎為小子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

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黂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集解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名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集解司馬彪曰凡郡國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睚音崖賣反眦音士資反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集解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索隱劉氏以為蓋在太行西南高平拔之正義括地志云南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時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使辰歸晉即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

讐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闕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 索隱上為如字下為音于偽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 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闕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羸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 索隱陘音邢陘羊井反近也正義按陘庭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 因城河上廣武 索隱劉氏曰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本屬韓今秦得而城之 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 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服者言能服馬也鄒氏音頗反足波反 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 集解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徐據秦本紀及表而知也 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

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集解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集解駰案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荀卿書作唐莒舉索隱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虔曰秉權柄也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可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集解徐廣曰曷一作渠索隱曷鼻謂鼻如蝎虫也巨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曷其例反魋顏蹙齃膝攣集解駰案攣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卷索隱音徒回反魋顏謂顏貌魋回若魋捂然也齃音烏曷反蹙齃謂眉膝攣謂膝又攣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鼻蹙眉膝攣而語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齕也索隱持梁謂作粱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舍高於塗集解駰案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高郭璞曰鼎曲脚索隱音父高音歷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款訓曲故云曲脚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

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賢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集解駰案式拙反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索隱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故令天下言為其君父之所僇辱而憐其臣子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也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

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雖反批患謂擊而却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之所行臣之所道也今君相秦不能為治強之術而欲以區區之燕自為援不亦過乎語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嘗叱呼駭三軍集解徐廣曰呼一作嗆索隱二人勇者夏育也嗆音皎正義呼大故反太史嘗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

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幷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索隱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攜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詘音屈謂已志屈而不退）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集解班固奕旨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馳謂投投瓊也索隱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正義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集解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恐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

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

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尼惡能激乎 索隱二子范雎蔡澤也雎尼於齊折脅擯齒澤困於趙被逐弃鬲是也惡音烏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橈載而西說行計立貴平寵稽倚秦市趙卒報魏齊綱成辯智范雎招携勢利傾奪一言成蹊

史記卷七十九考證

范雎蔡澤列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亡猶輕蔑也○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索隱解輕蔑非是

閒齊之有田文○戰國策作田單鮑彪注曰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

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號也○凌稚隆曰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索隱非

鄭安平為趙所圍急○圍字監本訛作困字今改正

豈道德之符○顧炎武曰豈下當有非字

豈不亦忠聖乎○一本無聖字

史記卷八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正義今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集解徐廣曰屬常山索隱山桓公所都之地正義今鎮州靈壽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集解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正義說苑云燕昭王問於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馳驅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道乎隗曰帝者之臣

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僕危困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令王將自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臣則厠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理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則師傳之才至矣誠欲與霸王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為上客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索隱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正義在冀州城武縣界西摧三晉於觀津索隱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正義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

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嚙秦以伐齊之利集解徐廣曰嚙進說之意索隱嚙音田濫反字與嗑同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幷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集解徐廣曰屬齊索隱地理志縣名解屬齊郡正義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

正義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騎劫燕將姓名樂毅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

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正義滄德二州之北河也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休且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正義樂毅見燕昭王有自高尊世上人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故假之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正義杜預云父兄同姓羣臣也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濟上在濟水之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索隱燕臺也正義括地志云按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齊鍾名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集解徐廣曰磨歷也索隱燕鼎前輸於齊今反

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括地志云歷室燕宮名也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令反歸燕故鼎薊丘之植植於汶篁索隱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正義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丘又汶水源出兗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沛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故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垂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索隱誹音方味反隨先王之名索隱隨音許規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為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正義言君子之人交絕不說已長而談彼短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索隱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潔其名云已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正義言不潔己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惡是也臣雖不佞索隱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數音朔言我以數經奉教令於君子君子即識禮之人謂已在外猶云已罪不說王之有非故下云不察疎遠之行亦忠臣之節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疎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集解駰案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於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薦幷而已哉夫薦幷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薦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網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

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彊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參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蕭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蕞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乘與變同繇是觀之樂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不屑二城未可量者也

閒為昌國君索隱閒音紀閑反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集解張華曰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索隱栗姓腹名漢有栗姬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正義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正義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殷民復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為君取之樂閒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索隱樂乘後五歲趙孝成王卒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集解徐廣曰在北新城正義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號曰華成君華成君巨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

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索隱本亦作臣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蓋音古閻反蓋公史不記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謹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為墟燕王將受空間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軼問閒乘繼將芳規不渝

樂毅列傳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為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余有丁曰為利即所為乘燕之敝者索隱解未明

故敢獻書以聞集解駰案夏侯元曰○臣照按集解所引與今所傳王羲之帖小有異同互有長短至其殆庶乎知機合道句帖作庶乎幾合乎道者是庶乎幾乃遺樂閒書○顧炎武曰燕王遺樂閒書恐即樂毅事而傳者誤以為其子

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顧炎武曰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鄰里此為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戰國策補注曰新序以此

為燕惠王遺樂毅書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燕王使人讓毅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末云樂閒樂乘怨不用其計於乘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慶秦樂閒則是閒為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閒事而新序之語為是云

樂瑕公教樂臣公○臣照按田叔傳學黃老術於樂臣公所臣與臣二者必有一誤

史記卷八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索隱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

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集解章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

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集解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劉氏云蓋謂石邑也正義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按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集解徐廣曰二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蘭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集解騶案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缻音否缻音鉼正義缻音鉼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濺音贊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索隱王劭按董勛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正義秦漢以前用右為上　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索隱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荊楚也可以為鞭也　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索隱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集解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關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駰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幾音祈在相潞之間　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集解徐廣曰一作房子索隱按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為名　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　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無趙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

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名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集解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正義國謂邯鄲趙之都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按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為須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今垂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云耳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粲詩云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即此山也按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趙之二日一夜至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潞州閼與聚城是所拒據處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集解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

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奉音捧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集解徐廣曰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號為信平君也索隱信平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集解徐廣曰屬魏郡正義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索隱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也正義武遂易州遂地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

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在代地故云代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集解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帝為府署故曰幕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索隱上紀見反下音牒）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收入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許復反）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

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集解駟案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索隱彀音古候反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委謂棄之恐其殺畧也）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集解駟案襜都甘反襤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駟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

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又音喧劇辛本趙人）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縣西南二十里）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索隱齮音蟻）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

馬尚儒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
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
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
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
引辟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集解徐廣曰一作慴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音申退
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瀍漂漂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遞為雌雄和辟睨迈澠池好通負荊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廉頗藺相如列傳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煖即馮煖故居趙與龐暖善戰國也○臣照按燕世家云劇辛故居趙與龐暖善戰國策云齊人有馮煖者史記作馮驩似馮煖即馮驩不言其歸趙也虞般佑高士傳鵾冠子楚人馮煖嘗師事之煖後顯於趙鵾冠子懼其荐己乃與煖絶索隱謂龐煖即馮煖不知何據

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臣照按戰國策秦王資頓弱以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記稱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而殺牧廉頗傳稱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用李牧等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遷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鄲倡女前嫁亂一宗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不聽後生子遷立為幽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趙亡後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喜殺李牧乃殺倡后

滅其家諸說大同小異今並著之

史記卷八十一考證

謹案卷七十九第二頁後四行蓋岡字誤為南刊本字訛亭今改

第四頁前一行華陽君羋戎刊本脫君字據史本文增

第五頁後三行在雍州長安北十三里也刊本脫州字今增

第十頁後七行宜陽二刊本陽下衍今字今刪

第十五頁後七行秦時周桓王以與鄭案秦時當作春秋時

第十七頁後三行馬兵之首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刊本號下衍也字言下脫能字據趙世家索隱引志林刪增

卷八十一第一頁後一行取陽晉刊本陽晉訛晉陽據索隱改

第五頁前八行所以盛酒漿刊本漿訛槳今改

第八頁後七行軍去城都三十里案城都疑當作

趙都

第十頁前四行奉音捧刊本訛作捧音奉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張映杓

詳校官主事衔臣徐以坤

史記卷八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音丹單音善史記秦本紀齊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集解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鄣邑齊改爲安平秦滅齊改爲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地理志東安平屬淄川國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鐵籠集解徐廣曰傳音附索隱斷音都緩反斷其軸頭恐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傳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鍱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又方言曰車轄齊謂之簏郭璞云車軸頭也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集解徐廣曰轄車軸頭也音衒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

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淳鹵集解徐廣曰多作悖也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怨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人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故反郎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索隱操音七高反捔音初洽反正義古之軍行常負版捔也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捔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衝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

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索隱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地也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索隱以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集解駰案魏武帝曰先出者當敵奇兵擊不備索隱以單初起攻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義謂權詐也引魏武蓋亦軍令也善之者出奇無窮索隱兵不厭詐故云善之出奇無窮謂權變多也奇正還相生正義猶當合也言正兵當陣張左右翼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敵敵也如環之無端索隱言用兵之術或用奇計使前敵不可測量如尋環中不知端際也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集解徐廣曰適音敵索隱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正義敵人謂燕軍也言燕軍破田單反閒易將及剽卒燒墳墓而令齊卒甚怒是敵人為單開門戶也後如脫兎適不及距集解駰案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兎往疾也索隱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兎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兎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淖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之家正義音旼嫩女旼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集解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索隱畫音胡卦反蠋音觸亦音歜正義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澅水為名也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己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音豆齊士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

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間先行扈鳥感衆五牛揚旌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史記卷八十二

史記卷八十二考證

田單列傳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言監本訛作王今改正

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語出孫子九地篇

索隱述贊曰五牛揚旌○監本誤刻於其田單之謂那句下今移正臣照按庀林曰宋書臧質傳柳元景檄書八鑾搖響五牛舒旆又謝晦傳尚書符荊州曰警蹕前驅五牛整旆梁書王僧辯表云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魏收魏書外國序云五牛一指六師聘路又太昌三年詔曰五牛警旆七萃按郡皆六朝麗語而小司馬數之顧考晉輿服志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元帝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使人輿之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故十六國春秋劉曜攻陳倉南陽王保將楊曼王連謀曰有五牛旗建多言故主自來遂盡衆背城而陣為曜所敗今田單火牛豈儀衛耶贊乃云五牛何也且單出詭襲之計未嘗建旗鼓接兵刃也云揚旌不亦誣乎索隱之陋往往如是姑舉其一以例諸餘

史記卷八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索隱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原宜抽魯連同田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為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索隱廣雅云俶卓異也正義俶天悉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巳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巳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綏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兩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巳曰謹聞命矣已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已終身不談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

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集解駰案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蕩天郎反相州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索隱新垣姓衍名也為梁將故漢有新垣平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索隱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為帝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集解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也索隱紹介猶媒也凡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

而見之於先生梁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集解

駟案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索隱從頌音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亂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污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為一身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恥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為一身而憂死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集解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為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索隱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索隱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義至過字為絕句肆然其恣意也言秦得肆志為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若趙魏帝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

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集解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義周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王之十年也與徐不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正義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訃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苫居廬也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斬集解駟案公羊傳曰欺三軍者其法斬何休曰斬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正義罵烈王后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

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索隱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正義快於尚反噫嘻索隱上音依聲下音希嘻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集解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邘正義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文王聞之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正義相州湯陰縣北九里有羑城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索隱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萊之夷繇人是也正義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為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云子爵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辟舍避正寢紫禮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索隱謂閉外門不入齊君即鑰匙也投鑰匙於地不得入於魯將之薛正義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倍音佩謂主人不在殯東將倚其殯柩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劒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賜斂遂正義衣服曰襚貨財曰賻皆助生送死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聽納索隱謂時君弱臣強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賜襚之禮然猶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

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索隱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正義今博州縣也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索隱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索隱怯死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即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魏攻平陸索隱平陸邑名在西界正義兗州縣也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即聊城之地也正義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也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此時秦與齊和故云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弃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索隱徐廣曰此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

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如墨翟守宋卻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強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為銳士意雖便不如依字矯國更俗索隱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索隱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索隱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荊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爾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索隱遺弃也謂弃子糾事小白也正義管仲傅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畏死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集解駰案方言曰荊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按齊桓最初得弓矢大略故為五伯首也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索隱曹沫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枝猶擬也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正義悁反悁於緣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己降而後見辱

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索隱肆猶放縱也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等俱知名梁孝王聞其賢皆厚遇之鄒陽客游以讒見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索隱鄒陽齊人仕梁也客游者言有隱於其間故托客游以自明也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索隱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列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亦曰白虹貫日是也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集解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言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索隱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昴實也言荊軻之謀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虛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集解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索隱言左右之不明不欲斥王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集解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索隱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紫世家索隱隱音陽謂詐為狂司馬彪曰箕子名曰胥餘集解應劭曰無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隱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謂以楚王胡亥之為謬故後之而不用後猶下也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北干剖心子胥鴟夷索隱張晏曰楚賢人佯狂避世也索隱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橐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詹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集解駰案桓譚新論言內有以相知與吾不在新故也索隱服虔云人不相知才能交至

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軿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斂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入秦以示信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索隱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為燕之尾生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集解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索隱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也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起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譖而更膳以珍奇之味索隱字林云馬父羸子北狄良馬也音決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髕腳於宋卒相中山集解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索隱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索隱應侯傳作拉摺脅折齒是也說文云拉摧也音力荅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又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不同也徐衍負石入海集解駰案列士傳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集解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乃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索隱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為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說並通矸者石淨貌也顧野王音岸禪音善如字讀協韻失之也埤蒼云骭脛也字林音下諫反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宋信子

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相辈或以子冉為是不知何如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索隱國語云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言可畏也）積毀銷骨也（索隱大顏云讒人積久譖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垂名當世（索隱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所見同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集解徐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集解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集解應劭曰紂刳孕婦觀其胎產也索隱案封比干之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刳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集解騶案謂晉寺人勃鞮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愍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集解騶案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索隱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仲子以為不義乃遂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今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子仲人主誠能去驕慢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集解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使刺由（集解應劭曰蹠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蹠盜蹠也索隱並見戰國策）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集解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劒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湛音沈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

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集解張晏曰根柢委曲槃戾也索隱孟康云蟠之木也晉灼云槃擅木根也輪囷蟠結之貌也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索隱言蒙被堯舜之道也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劒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于天索隱張晏云陶冶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韋昭曰陶燒瓦之竈鈞木長七尺有柱所以調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七首竊發索隱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七首短而便用也周文王

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覩卒遇共成王功若烏烏之暴集也索隱韋昭云呂尚適周如烏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卑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索隱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應劭云卑歷也韋昭云蒙被也晉灼云養馬之官其衣卑也又郭璞云卑養馬之器也正義顏云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卑在早反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樞曰早索隱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集解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索隱晉灼云列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已採疏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疏此焦之有哉弃其疏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集解駰案漢書云里名勝母也正義鹽鐵論皆云里名尸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也而曾子不入索隱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集解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正義朝歌今衛州縣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咸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杜預

云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集解駰案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拄撻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詘獄吏慷慨獻說時王所器

史記卷八十三考證

魯仲連鄒陽列傳今齊湣王已益弱○鮑彪戰國策注湣作愍

曰衍湣王字今乃襄王爾史亦誤

過而為政於天下索隱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義至過子之禮過失也○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為政於天下矣

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攷東藩之臣因齊○戰國策作嬰齊

齊湣王將之魯○徐孚遠曰前言齊湣王已益弱據此則在出亡以後恐前誤也

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索隱謂時君弱臣強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賻襚之禮○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鄒魯國小而貧不能備生死之禮

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即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顧炎武曰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臣人龍按濟應作齊蓋傳寫之誤

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鮑彪戰國策注曰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其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略其牝牡驪黃至於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

二十八年書齊之不下者唯聊莒即墨聊即聊城也徐廣注此栗腹事去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因之疏矣吳師道補注曰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事引栗腹之敗此事在其後故通鑑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當燕王喜五年自報王三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三十六年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越武王喜凡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為一自燕攻齊至殺騎劫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至讒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且單由即墨起七十餘城即復為齊不聞聊城尚為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與今曰攻之歲餘不下可見為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毅破齊不下者獨莒即墨單縱反間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即墨策亦有三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為齊守而非燕將為燕守者此語因聊城不下而引與莒即墨亂也考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可書之事齊襄王十九年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為將次年遂相趙必不復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得復為齊將哉此因歲餘不下之言聊莒即墨之混而誤指以為單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齊方併攻勢將必拔其言初不涉湣襄昭惠之際所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閔王時楚取淮北單復齊後蓋已服

之不聞楚魏交攻之事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讒懼誅連書亦無此意此因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非事實齊所殺燕將惟騎劫耳不聞其他此因騎劫而訛也連之大意在於罷兵息民而其料事之明勸以歸燕降齊亦度其計之必可者排難解紛又素所蓄積也迫之於窮而置之於死豈其心哉夫其勸之正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屠之哉燕將死聊城屠連何功美之稱而齊欲爵之哉策所云解兵而去者當得其實而史不可信也故論此事者一考之仲連之書則史策之舛訛殽混者皆可得而明矣鮑不此之察見其不通遂謂好事者聞約矢之訛惜其書不存擬之以補亡二千餘年莫有覺者何其謬哉史誤因策通鑑大事記稱田單誤因史眞文忠公反据鮑氏為斷而謂魯仲連之說不可為訓皆失考也

史記卷八十三考證

史記卷八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義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為卿因以為氏為楚懷王左徒正義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集解駰案嫺音閑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索隱屬音燭草稿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正義王逸云上官靳尚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

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騷音素刀反又一音蕭 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正義感反下丁達反慘毒也怛痛也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正義塞孟反 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正義誹音方畏反 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濯音濁淖音鬧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 蟬蛻於濁穢正義蛻音稅去皮也又他臥反 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集解徐廣曰皭疎靜之貌索隱皭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並如字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正義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汙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光亦可矣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正義足松反 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絕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索隱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浙水之南皆為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浙是也正義丹陽今枝江故城 虜楚將屈匄索隱屈姓匄名音蓋 遂取楚之漢中地集解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正義梁州 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索隱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 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儀不及索隱

張儀傳無此語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集解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昧也正義昧莫葛反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索隱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集解徐廣曰三十年入秦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名橫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瞇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索隱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任賢信讒而不能反國之論也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

見而問之曰索隱父音甫子非三閭大夫歟集解駰案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索隱楚詞隨其流揚其波流作揚其泥也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索隱楚詞懷瑾握瑜作深思高舉也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集解王逸曰已淨潔受物之汶汶者乎集解

王逸曰蒙垢敝索隱汶汶音門門猶昏暗不明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索隱常流猶長流也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蠖音烏廓反溫蠖猶惛憒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楚詞九懷曰懷沙礫以沉此其義也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集解徐廣曰陶盛貌索隱楚詞陶陽貌莽莽姓正義莫古反傷懷求哀兮汨徂南土集解王逸曰汨行貌索隱方言曰汨謂疾行也眴兮窈窈索隱眴音瞬窈音烏鳥反孔靜幽墨集解王逸孔甚也墨無聲也正義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眴眴野甚清淨歎無人聲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集解王逸曰鞠窮屈也軫痛也愍病也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集解王逸曰刓削度法廢也索隱刓音五官反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集解王逸曰由道也正義本常也鄙恥也言人遭世不道變易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集解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上明於所畫念欲以為圜其常法度尚未廢也索隱刓音五官反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集解王逸曰由道也正義本常也鄙恥也言人遭世不道變易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集解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上明於所畫念欲以為圜其常法度尚未廢也索隱刓音五官反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集解王逸曰直質正直也重厚也大人謂君子也言內正直質重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瞍謂之不章集解王逸曰玄黑也矇瞍作志志念也餘如注所解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文采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集解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

曰示也呂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集解王逸曰刓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刓削方木為圜庸厮賤之人也索隱誹俊疑桀庸厮賤之人也索隱是尹文子云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桀庸人曰桀今乃誹俊疑桀固是庸人之態也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集解徐廣曰異一作與騶案王逸文采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集解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尤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集解王逸曰象法也進路

北次兮正義北次將就日昧昧其將暮舍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集解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也索隱楚詞含憂虞哀作舒憂娛哀娛音虞娛者樂也亂曰索隱楚詞作幽蔽也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集解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楚詞無曾唫已下二十一字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集解王逸曰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集解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餘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索隱楚詞餘並作余集解王逸曰喟息也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集解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按類例也以為忠臣不事亂君之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集解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索隱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從荊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正義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並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葉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汨羅之遺風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集解徐廣曰差或作瑳索隱二水名地理志漢書古今人表皆是景瑳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顏云秀美也應劭云避光武諱改茂才也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吳姓史失名故稱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

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土也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索隱誰為傳是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荊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生石床在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集解徐廣曰適一作謫索隱張晏曰適竹革反韋昭曰謫謫也索隱字林云適音丈厄反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集解張晏曰共敬也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索隱造音七到反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索隱竄音七外反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索隱闒音他合反茸音而隴反胡廣云闒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翱翔之用而反尊顯字林云闒茸不肖之人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索隱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倒植賢不肖顛倒而易位也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漢書作蹠皆兼兩人隨卞隨夷伯夷踐盜跖蹻莊蹻也莫邪為頓兮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頓鈍也以名劣曰許慎曰莫邪大戟也案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劒因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干將劒名也頓讀為鈍鉛刀為銛集解徐廣曰思廉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索隱鉛者錫也銛利也音纖言其暗惑也于嗟嘿嘿生之無故集解如淳曰幹應劭曰嘿嘿不自得意瞻曰生謂屈原也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集解如淳曰幹轉也瓠也應劭曰康瓠謂之瓢大瓠也康瓠也幹音為活反瓠音五乎反李奇云康謂大瓠瓢也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正義罷音皮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索隱戰國策曰大驥服鹽車上太山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也章甫薦屨兮集解駟案應劭曰章甫殷冠也索隱周成解詁音碎也漸不可久集解駟案別錄曰田以自諭也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集解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言屈原遇此難也訊曰集解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章亂辭也索隱訊音信劉伯莊音素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意周成解詁音碎也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索隱漢書作壹鬱亦通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索隱遰音逝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集解鄧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深而騫龍自珍集解徐廣曰汙潛藏也亡筆反彌融

燸集解徐廣曰一云偭螾獺正義顧野王云猲遠也融明也燸光也沒深藏以自珍猲遠明光以隱處也

以隱處兮集解徐廣曰一本云猲蝎燸以隱處也索隱案徐所注蓋三本總不同也蘇林云偭音面應劭云偭背也郭璞注爾雅云似鼠江東謂之魚鳿夫豈從螘與蛭螾集解駰案漢書賈誼字作蝦韋昭曰蝦蟆也蛭水蟲螾丘螾也索隱螘音蟻漢書作蝦言偭絕於螾獺況從蝦與蛭螾也蛭音質螾音引正義言寧投水合神龍豈隱蔣從螘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正義使騏驥可得縛繫則與犬羊無異責屈原不去濁世以藏隱其文也騏千里馬般紛紛其離此尤兮集解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猶譁亂意也索隱漢書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孫炎作蟬蟬猶伸也正義閼烏葛反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集解徐廣曰施亦作斜音弋支反猶西斜也索隱施斜漢書作斜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索隱辭曰單閼之歲兮集解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閼文帝六年歲在丁卯索隱單閼起也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孫炎作蟬蟬猶伸也正義閼烏葛反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集解徐廣曰施亦作斜音弋支反猶西斜也索隱施斜漢書作斜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索隱漢書作斜索隱施音弋支反猶西斜也正義施音移漢書作斜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索隱漢書作識說文云識驗言也此作策蓋識策之辭正義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索隱于於也漢書作于服小顏云子加美之辭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集解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正義協韻音憶萬

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斡音轉也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集解服虔曰嬗音如蟬反變也蘇林云嬗音嬋謂其相傳之化也索隱漢書無窮作無間汲音密又音昧汲穆深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正義汲音勿福兮禍所倚正義倚於綺反依也福兮禍所伏索隱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𥘅素倚者立也伏下也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正義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集解韋昭曰斯李斯也傅說胥靡兮集解徐廣曰靡刑也

索隱音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偏築於傅巖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集解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纆繩索相附會也瓚曰糾絞也纆索也索隱韋昭曰糾音九云纆黑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字林云纆三合繩也音墨糾音九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索隱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有生則有死是死生為一氣之變化而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集解如淳曰控引也控摶玩弄愛生之意也索隱摶音徒端反又本作控揣揣音初委反又音丁果反揣者量也故晉灼云或然為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量度己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之也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索隱謂死而形化為鬼是為異物也患協韻音環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索隱莊子云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也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索隱此淮南子及鶡冠子文莊子云以物觀之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貪夫徇財兮列士徇名集解應劭曰徇營也瓚曰以身從物曰徇索隱此語亦出莊子夸者死權兮集解應劭曰夸毗也好榮勢不休也尤甚也言勢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也尤甚也言勢如淳曰夸毗者死於權勢不尤則夸者不悲也索隱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也尤甚也言勢

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集解駰案漢書專字作鈞

不甚用則夸毗者可悲也品庶馮生集解孟康曰馮貪也索隱漢書作庶馮生音謀在反服虔云每生音謀在反服虔云每念生也鄒誕本亦作每言唯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念之意也然案方言每字合從手旁音謀改反正義馮音憑忯忯音抶抶徒結反索隱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曰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忯忯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忯忯東西趨利也忯音黜又忯者誘也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索隱張機云德無不包靈府弘曠故名大人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集解徐廣曰攌音晚索隱說文攌音僊去隕反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索隱莊子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後存諸人張機云體盡於聖德美之極謂之至人眾人或或兮好惡積意集解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於心意也正義按意合韻音億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索隱莊子云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呂氏春秋曰精氣日新斜氣盡去反其天年謂之真人也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集解服虔曰絕聖棄知而忘其身也索隱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也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集解徐廣曰坻一作坎駰案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索隱漢書坻作坎周易坎九二坎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若不繫之舟索隱出莊子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索隱鄧展云自寶自貴也而心若浮舟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索隱德人謂上德之人心中無物累是得道之士也細故蒂芥兮何足以疑集解韋昭曰蒂芥張揖云蒂芥細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蕆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正義蒂忍邁反芥如邁反乘流兮已上德不細故蒂芥何足以疑漢書作芥孫廣曰蒂音士介反索隱芥音介見孝文帝方受釐集解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駰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後歲餘賈生徵還致福釐音僖坐宣室集解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劭云釐祭餘肉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索隱梁懷王名揖文帝子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與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集解徐廣曰文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

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
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
屈原所自沈淵索隱荊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
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
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
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集解徐廣曰爽一本作爽

索隱述贊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理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

後空悲
弔湘

史記卷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斡流而遷兮○顧炎武曰賈生傳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斡音筦筦轉也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音烏活反斡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云斡蠡柄也从斗倝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為軺車輪斡烏括切按倝字古安案切說文既云倝聲則不得為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並音管賈誼服鳥賦云斡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斡運皆為轉也楚辭云筦維焉繫此義與斡同字即為筦故知斡筦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師古曰斡謂主領也讀與筦同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此言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凌稚隆曰按馬遷卒於漢武末年此言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此句蓋後人所增

史記卷八十四考證

謹案卷八十二第四頁後一行易將及劇辛燒壟墓諸本劇訛被據傳改

卷八十三第六頁前八行故不敢入於鄒刊本故訛固據王鏊本改

第十三頁後五行馬父贏子刊本贏訛嬴據匈奴傳注改

第十三頁後七行剖心析肝相信刊本析訛折據漢書改

第十四頁前三行應侯傳作折脅摺蓋說文云拉摧也此引說文拉字訓傳摺字本漢書揚雄傳注晉灼曰摺古拉字也

第十四頁後四行研者石淨貌也刊本石訛自據毛本索隱改

第十五頁前六行因取鍛燒以見其真刊本因訛同今改

卷八十四第三頁前七行丹陽今枝江故城刊本

枝訛岐據郡國志改

第三頁後八行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刋本悔追訛悔追據監本改

第五頁前六行正義豈足受福刋本足訛是今改

第五頁後八行集解已淨潔刋本淨訛靜今改

第七頁前三行瑞應圖刋本訛作應瑞圖今改

第七頁前四行尾繫武刋本繫訛擊據王鏊本改

第八頁前四行正義湘水出零陵縣陽海山北入江刋本縣下脫陽字入江上行至字據說文增

刪

第十一頁後七行千金之珠刋本千訛于今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況從蝦與蛭蝡也刋本蛭蝡訛蝡蛭據漢書改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要 史部

史記卷八十三至

詳校官主事衔臣徐以坤

史記卷八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據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遷記合也 賈音古鄭玄注周禮曰行曰商處曰賈正義陽翟今河南府縣 往來販賤賣貴 集解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 往來賤買貴賣索隱王劭賣作鬻音育案鬻賣義同今如字讀 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 索隱名柱後立是為孝文王也 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 索隱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因曰吾楚人也而子字

之乃變其名曰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索隱質舊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交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韓王信傳亦云韓信襄王之孽孫張晏曰孺子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為進用宜依小顏讀為賣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集解駰案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

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卑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日山陵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知之秦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子傒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陽泉曰諾入說王后乃為請於趙而歸之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索隱既解不韋所言之意遂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正義適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索隱幾音冀幾望也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

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索隱以此為一句子謂養之為子也然欲分立以為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索隱閻音閑從音七恭反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索隱言其姿容絕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索隱釣者以取魚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集解徐廣曰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索隱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署左右高帝署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戰國策曰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集解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正義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

魏有信陵君正義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

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正義王劭云孟嘗平原死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六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索隱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案咸訓皆其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大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貫桐輪而行正義以桐木為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正義上音輔謂宮刑胥靡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鄭宮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葬芷陽索隱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北霸陵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正義秦莊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索隱杜原之東也正義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三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百六十餘年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集解駰案說苑曰毐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始皇帝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令人以腐罪告之索隱劉氏窶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屢字蓋相承錯耳不近詞義說苑作窶子言輕諸侍中以為窮窶家之子也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

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地理志雍縣有咸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索隱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官人口則遷之蜀也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集解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集解徐廣曰十二年駟案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家不韋妻先葬故其家名呂母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索隱王劭云秦不用謚法此稱皇帝之後故有母號為帝太后豈謂誄列生時之行乎與莊襄王會葬酇陽集解徐廣曰一作酇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言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正義蘄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索隱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集解駰案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成富貴
斯取

史記卷八十五考證

呂不韋列傳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臣照按大期猶詩言誕彌厥月也史以此明始皇之的為不韋子言及大期而非期乃子楚猶不悟也若如徐廣言期十二月則又何以信其為不韋子耶

七赴秦軍遂以得歸○戰國策子楚歸在孝文王立後與此不同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高誘序云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

史記卷八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劇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耳

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索隱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正義故城在兗州龔丘縣西北七十六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索隱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七首劫桓公索隱七音比劉氏云短劒也鑯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七故云七首也此事約公羊為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劇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劇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索隱公羊

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進為言之也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索隱齊魯隣魯之城壞即壓近齊之境也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七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索隱倍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堂邑縣名亦作剚音同左傳作鱄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王乃止未可說以外事索隱言其將有內難弒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索隱祭音側界反次曰夷昧索隱昧音亡曷反公羊作餘末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灊索隱灊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燭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正義潛故城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是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太史

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集解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隱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雖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集解駰案音披索隱兵器也劉逵吳都賦注鈹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索隱詳音陽為如字左傳曰光偽足疾而進之集解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炙者夜反七首刺王僚索隱刺音七賜反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集解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讓作襄豫讓者晉人也索隱皆約戰國策文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索隱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去而事智伯索隱案智伯襄子荀瑤也襄子林父弟荀首之後因以官為氏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索隱謂初以酒灌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版故怨深也漆其頭以為飲器索隱案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器裴氏注彼引韋昭云飲器卑也晉灼云飲器卑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曰飲器虎子也皆非卑棬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褻子漆智伯頭為溲杯故也正義劉云酒器也每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七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索隱卒音足律反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集解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讓作襄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癩聲相近古多假厲為癩今之癩字從疒故楚有賴鄉亦作厲索隱啞音烏雅反謂瘖病字戰國策亦作厲吞炭為啞索隱案戰國策云漆身為厲滅鬚

去眉以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欲謂因得移襄子顧反也邪不定之辭反不易即言其易也何必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索隱劉氏云謂今為厲啞也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索隱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故國士報之襄子

嘆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劒三躍而擊之索隱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七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畧之耳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劒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深井里人也索隱地理志河内有軹縣深井里名也正義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高誘曰嚴仲子韓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闕信傳信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與韓相俠累有郤索隱俠音古挾反累音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挾劒趨之以救解是有郤之

由也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集解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案戰國策作觴近為得也正義數色史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毛集解駰案此肉反索隱郤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氏音脆二義相通也義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大人麤糲之費正義糲猶麤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父尪為大人漢書宣元六王傳王遇大人益解為大人乞骸去按大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遇是也得以交足下之謹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高誘曰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故語泄也此云生得生得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集解徐廣曰一作難索隱戰國策譙周亦同豈不殆哉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正義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索隱禮記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劒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集解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傀走而哀侯索隱戰國策云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也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謂以刀剝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暴蒲酷反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榮集解騶案一作嬰索隱榮其姊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索隱劉氏云煩寃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索隱爾雅云恙憂也楚辭云還及吾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

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蟲食人心俗惡患之故相勞云無恙非病也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集解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索隱重音持用反重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為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正義重直龍反自刑作刑說文云刓削也按重猶憂惜也本為嚴仲子報仇訖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其姊妾云云為己隱誤矣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索隱濡潤也人性溫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若勇躁則必輕死也重難並如字重猶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為難也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集解徐廣曰聶政至荆軻百七十年爾索隱此傳率畧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

荊軻者衛人也索隱案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為余道之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索隱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爾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荊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劒集解駰案呂氏劒技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懷州河內縣也與蓋聶論劒索隱蓋音古臘反蓋姓聶名荊軻嘗游過榆次正義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劒索隱蓋音古臘反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劒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曩者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攝猶視也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索隱魯姓句踐名也王同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也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索隱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漸音如字正義音子廉反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集解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

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鞠音麴又如字人姓名也武對曰秦地偏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

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　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振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戰國策購作講和也今讀購與為媾同媾合也漢史媾講兩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陳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慘然正義慘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鷹鸇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為導跪而蔽席集解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拂索隱蔽音丕結反蔽猶拂也　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正義燕太子篇云田光荅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正義俛音俯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

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索隱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索隱闚視也言以利誘之也秦王貪索隱

絶句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魚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太子擊金九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日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集解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駰案劉向別録曰督亢膏腴之地索隱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說是也正義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来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

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集解徐廣曰揕一作抗音張鴆切一作抗索隱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謂以劒刺其胸也其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於期偏袒搤捥而進集解徐廣曰捥一作掔索隱掔音烏革反腕音烏亂反字書作掔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抴右腕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集解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燂之索隱燂染也音忽潰反謂以毒藥染劒鍔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集解駰案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索隱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七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正義易州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正義徵知雉反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

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
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正義三輔黃圖云秦始無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制紫宮象帝居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韋牛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索隱匣音戶甲反匣亦函也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

取圖奏之秦王發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揕劒劒長操其室索隱室謂鞘也正義燕太子篇云左手揕其胷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時惶急劒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索隱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

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索隱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集解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索隱樂布傳曰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曰庸保鶡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宋子故城在邢州平鄉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索隱謂主人家之左右也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索隱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名男子為丈夫尊父嫗為大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大人謂故言遲是也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索隱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與久處約也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集解徐廣曰一云以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集解駰案矐音胡卧反索隱水名在遼東燕王一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煙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案劉氏云以鉛為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索隱扑音普卜反扑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劒之術也索隱案不講謂不論習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

也索隱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廐門木烏生肉足也大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子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彭城市報主塗廁刲頸申喉操袖行事暴秦奪魄

史記卷八十六

史記卷八十六考證

刺客列傳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臣照按沫劌聲近而字異猶申包胥之為棼冒勃蘇耳必音沫為劌反涉牽混三傳不一其說傳疑可也

蘇子古史據左傳問戰事謂沫蓋知義者安肯身為刺客則直以劌為沫未免武斷呂氏春秋曰柯之會莊公與曹劌皆懷劒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劒以自承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劒當兩陛之間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桓公許之封於汶南乃盟而歸按此則以沫為劌之証而字又小異胡非子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桓公萬乘之主反魯侵地亦以為

曹劌

光伏甲士於窟室中○窟左傳作堀吳越春秋作窌

閭閻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吳越春秋作拜為客卿

豫讓抜劒三躍而擊之索隱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國策無此文國策補注曰或以其怪而刪之歟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臣照按韓世家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聶政之刺俠累與哀侯之殺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其氏偶同故刺客傳誤以為哀侯之時

臣所以降志辱身○秦藩本此下有索隱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共三十四字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戰國策補注曰今本無此

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因污之中○秦藩本此下有索隱

文

索察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共十八字

晉楚齊衛聞之○列女傳云晉趙楚衛聞之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正義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臣照按年表自韓景侯元年癸酉至秦始皇二十年甲戌共一百八十二年自列侯三年甲申盜殺俠累至始皇甲戌荆軻刺王共一百七十一年自哀侯六年庚戌韓嚴弑其君至始皇甲戌共一百四十五年正義不知如何計算蓋傳寫訛謬多矣

連結一人之後交○臣照按後疑應作厚夫與國家之大患相較固不當論交之先後也況丹與樊於期交必舊矣何以云後也且是後非厚則晉唐以來必有注釋今皆無之可知為厚字之訛也

跪而敝席徐廣曰敝一作撥一作拂○敝疑作襒音蹩跪而襒席謂跪而整席也

孟荀列傳平原君側行襒席為人庸保索隱樂布傳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樂布傳云賃傭於齊為酒人保索隱所據或有別本耶

史記卷八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蔡隱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下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故曰楚上蔡也年少時為郡小吏索隱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索隱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覓彊主以事之於文紆迴非也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正義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彊時亦說士成熟時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故詬莫大於卑賤正義詬呼后反恥辱也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索隱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正義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為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之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為彊非也正義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

乘勝攻諸侯蓋六世矣正義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集解徐廣曰騷音掃索隱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為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

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正義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得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為權時義亦未為得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在始皇十年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秦號五羖大夫也迎蹇叔於宋索隱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如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以為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時出正義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求丕豹公孫支於晉索隱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遊宋故迎之於宋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二十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為十二誤也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索隱案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蜀既服秦益彊富厚可以養士兵強吞天下而制諸侯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集解徐廣曰華一作葉彊

索隱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正義新序云百里奚楚

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昆岡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正義括地志云濱山一名崑山一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集解徐廣曰纖離蒲稍皆駿馬名索隱徐氏據孫卿子而為說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集解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索隱駃音決騠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為獻廣雅曰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索隱宛音於阮反傳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傳者謂以璣附著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為之並非秦所有物也阿縞之衣錦繡之飾集解徐廣曰齊之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集解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索隱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貢反秦人鼓之以節樂故云快耳目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索隱昭一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索隱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索隱猶給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

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集解駰案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東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

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索隱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問文書正義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

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琅邪今沂州也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無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集解駰案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正義沙丘臺在邢州也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轀涼車中可諸奏事集解徐廣曰一作輼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諸奏事集解文穎曰轀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牕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涼車也如淳曰轀涼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

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謫集解駰案史記音義宰嚭反索隱劉氏音將淺反則謫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以文字有異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弒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弒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願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

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訥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

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水搖者謂冰泮而水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正義謂廢申生立奚齊也）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正義謂小白與公子糾）身死為戮紂殺親戚（正義謂殺比干囚箕子）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索隱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為逆謀故曰安足為謀也）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之智令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

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

繫於陽周集解徐廣曰屬上郡正義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亥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

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駟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罷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

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集解駰案史記音義矺音貯格反索隱矺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鄢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為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集解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

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正義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桎梏於身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格彊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道者黥也必燔人必怒怒則鬬鬬則三族雖刑之可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集解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集解駰案詩云牂羊羭首毛傳曰牝曰牂羭首羝羊也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壍之勢異也索隱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壍音漸以言

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壤則易涉故政牂牧於秦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己廢止何為勤身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且夫倹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拂音扶弗反磨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己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榮然獨行恣睢之心

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聽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集解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朝廷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侍事事來有

以揆之如此集解徐廣曰揆一作撥也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疎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集解徐廣曰公一作訟音松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集解應劭曰戲樂用相夸示角抵更名曰角抵者角材也觳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鼂案觳抵即角抵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妄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之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無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索隱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貽侯貽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

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絶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定度量文章

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因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集解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劉氏云弟子誤當為孫子嬰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集解徐廣曰適音敵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

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史記卷八十七考證

李斯列傳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臣照按此必當時習語故范雎用之李斯再用之荀子亦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寇兵也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己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董份曰庶幾者有他望也言忠臣不避死而幾他望也古幾字與冀同索隱繆甚

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董份曰二世紀亦載此文而辭不同

鑠金百鎰索隱爾雅云鑠美也○徐孚遠曰鑠訓美非也鑠金謂鎔金於冶熱不可舉也故下文搏必隨手

刑

與宦者韓談○徐孚遠曰史記談皆作同此仍談後人所改也

史記卷八十七考證

謹案卷八十五第一頁後三行陽翟今河南府縣
刋本縣訛也今改
第二頁後一行處於廓城諸本廓訛郭考戰國策
高誘注云廓城趙邑吳師道注云字書無廓字
龍龕手鑑音腳今據改
第二頁後二行太子門下無貴者據國策此句下
有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八字諸本皆脫
第三頁前六行子偃承國之業刋本業訛葉據戰
國策改
第六頁前二行孟嘗平原死稍在前刋本平原訛
春申據年表及傳改
卷八十六第一頁前八行曹沫者魯人也刋本沫
訛洙今改
第七頁後三行在懷州刋本州訛川今改
第八頁後二行三行王遇大人益餘刋本訛作王
過大夫益誦據宣元王傳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其後秦伐韓刋本脫後字據監
本增
第十三頁後一行問其傳鞠武刋本傳訛傳今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太子捧金丸進之刋本脫捧字
據監本增
第十七頁後五行督亢膏腴之地刋本腴訛腧
今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腕音烏亂反刋本烏訛鳥今改
第十九頁前一行乃裝為遣荊卿案裝為疑當作
為裝
第二十頁前三行三輔黃圖云刋本云下複衍云
字今刪
第二十頁前八行取舞陽所持地圖刋本舞訛武
今改
第二十一頁前六行正義燕太子云案云上應脫
篇字

卷八十七第一頁後一行至昭侯徙下蔡刊本下
訛上據地理志改
第三頁後二行自中山西邸訛四爲渠刊本脫中
字西字訛邸據河渠書及漢書溝洫志增改
第四頁後六行收上郡刊本郡訛都今改
第五頁前五行一名斷蛇丘刊本一訛二據王鏊
本改
第六頁前三行侵治竊窕趙女刊本治訛治今改
第七頁後六行今青臣等案青臣即上僕射周青
臣諸本訛作有應今改
第九頁後七行有應脯刊本脯訛脯今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謂冰泮而水動也諸本訛作水
洋而榗動也據案隱改
第二十一頁前五行六行君何不諫刊本諫訛見
據王鏊本改
第二十一頁後八行公一作訟音松刊本松訛私

據吳王濞傳注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牛繼祖

欽定四庫全書卷

史記 卷八十八至九十一

史部

詳校官主事街臣徐以坤

史記卷八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 索隱驁音遨又鄒氏音五到反 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蒙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 索隱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 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

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謂靈
勝等州築長城因
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集解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正義遼東郡
在遼水東始
皇長城東至遼水
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集解徐廣
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
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遂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
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寵蒙氏信任
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
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
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

集解徐廣曰為宦者索隱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
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
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
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
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
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集解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
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正義
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
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索隱並音白浪反
海上北走琅邪索隱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道病使蒙

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
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
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
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
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
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
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
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愈一
作俞俞即踰也音史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
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因蒙恬於
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
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
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

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索隱曲姓宮名）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吉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疑天下去諸公子絕遠甚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

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執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曰必參而伍之（索隱

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集解徐廣曰一作辭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此故曰者必先志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憐呼天欲訴三代罔然

史記卷八十八

史記卷八十八考證

蒙恬列傳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臣照按此與年表同與本紀不合本紀二十三年虜荊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臣照按本紀及年表攻齊者將軍王賁皆不言有蒙恬或恬此時亦從軍非大將

史記卷八十九考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索隱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集解如淳曰父時故宧客抵歸也音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改嫁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

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集解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索隱地理志屬中山正義音邢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索隱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集解張晏曰監門衛也兩人相對里中皆以為奇至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集解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吏別求也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

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解紀責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案鄒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傑曰集解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

南有五嶺之戍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阯界中也索隱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也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關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范陽令降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印綬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

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集解蘇林曰戲地名却軀山兵退也正義戲音羲出）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令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集解晉灼曰介音憂賛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索隱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邮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燕李良畧常山張黶畧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集解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集解如淳曰厮賤者也公羊傳曰厮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厮炊烹為養晉灼曰以辟相告曰謝也索隱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集解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索隱杖音丈箠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

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集解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畧太原至石邑索隱地理志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集解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邰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集解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駰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為趙王居信都集解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正義音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十中救一兩勝秦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索隱崔浩云嘗猶試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

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集解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怨望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

雅游集解韋昭曰雅素也索隱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憤游從故多為人所稱譽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集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怨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說音悅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集解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集解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集解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畧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

後必屬漢故耳走漢集解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集解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音陘集解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餘泜水上集解徐廣曰泜音如潘滍之潘冀州人音邸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璞注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集解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駟案漢書四年夏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敬自上食集解徐廣曰韝者臂捍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索隱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集解徐廣曰田

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集解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為孱韋昭曰仁謹貌索隱案服虔音鉏閑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為其約誓已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涔王為乎索隱謂涔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一故反說文云汙穢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謂於柏人縣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要之置廁集解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文穎云置人於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側之處因以為言也亦音惻上皆幷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

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幷捕王公等皆死誰
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正義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
也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
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
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
笞數千刺劓集解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案掇亦刺也漢書作刺奠云奠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
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
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集解瓚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泄姓也史有泄私臣之邑子素
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
節問之箋奭前集解徐廣曰箋音鞭駟案韋昭曰奭如今與牀人奭以行索隱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棄除也何休注公羊箭音峻箭者竹箋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為箭郭璞三蒼注云箋擧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
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
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
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
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
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
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
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
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
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集解韋昭曰肮咽也索隱蘇林云肮頸大脈也俗所
謂胡脈音戶郎反蕭該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
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
得尚於中行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
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
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集解駰案
關中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正義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家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東三十三里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
魯元王索隱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
子二人壽為樂昌侯集解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

鄉也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集解駰案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絶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要用字苑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信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隙末成豐

張耳陳餘列傳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謂女請父客為決絶其夫而改嫁張耳○余有丁曰卒為請決乃父客為之注誤李光縉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曰歸則視歸寧為客也下父客客字疑衍必若注所云則方喪其夫遽去抵父之賓客何說且是女之擇賢夫必與凡女不同卒為請決云者父為請之張耳如呂公請之沛公願為季箕帚妾者是也臣照按亂世何事不有史明曰逃去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為之請決去其夫而嫁張耳亦何用致疑別生支節哉恐天下解也正義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懈惰不相從也○凌稚隆曰按漢書注解謂離散其心也

頭會箕斂集解駰按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其斂之○此段集解明有脫落漢書注服虔曰更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其斂之

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
[illegible]曰爭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臣照按左
提右挈謂彼此扶助猶云相救若左右手也徐廣以
挈為契未詳何本
要之置○臣照按觀索隱語則置下有一厠字漢書亦
有厠字

史記卷九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

索隱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鎮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王于放反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索隱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集解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

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今晉州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正義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莊子云無異騏驥之駛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

集解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集解駰案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正義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旦日謂明日日出時也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正義碭唐朗反宋州碭山縣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正義蕭縣屬楚縣令耦公角名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

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索隱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渭州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也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正義河南府汜水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于偽反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是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數使使名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固陵地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正義從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亳州也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曹州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集解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

為庶人傳處蜀青衣集解文頴曰青衣縣名在蜀瀼曰為臨邛瀼說為是今漢嘉是也索隱蘇林云縣名今西至鄭索隱地理志鄭屬京兆正義華州逢呂后從長安來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遺唯季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言魏地濶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集解徐廣曰一作唼韓傳亦有喋血如淳曰喋猶踐也殺敵踐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

往菹醢
何傷

史記卷九十考證

魏豹彭越列傳封為甯陵君晉灼云甯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臣照按漢地理志陳留郡有寧陵縣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後漢郡國志梁國寧陵故屬陳留晉地理志梁國寧陵故葛伯國水經注汳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隨故沙隨國矣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為堂城非也又曰汳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葛於六國屬魏魏襄王以封公子無咎號信陵君其地葛鄉即是城也在寧陵縣西十里今按魏咎之封不見於戰國策水經注所謂公子無咎者疑即魏咎信陵或寧陵之誤也

史記卷九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咎縣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六與蓼咎縣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為蓼也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

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集解徐廣曰幾一作豈駰謂幾近也索隱臣瓚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俳優戲笑之布已論輸麗山正義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transcribe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索隱曹輩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正義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閭門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正義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正義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

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索隱鄒氏云閒音閑謂私也今閒音紀莧反閒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閒之義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索隱案漢書作楚軍前薄薄者卤簿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郴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集解駰案漢書音義誚責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憂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收散兵還至滎陽復振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兵集解李奇曰板榦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兵集解駰案漢書音義誚責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憂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收散兵還至滎陽復振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兵集解李奇曰板榦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兵集解駰案漢書音義誚責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憂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項王未出梁地至虞正義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索隱案謂隨何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集解李奇曰板榦也築杵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兵集解駰案漢書音義誚責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憂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驁淮南之兵集解駰案漢書音義驁音傲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不義之名索隱負猶被也以不義被

其身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衆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徼謂邊境亭鄣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集解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集解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案漢書作罷音皮使韓信深入燕趙舉兵北首而攻齊使彭越往來梁地絕其糧道漢王堅守滎陽成皐則使項王進不得西退不得東兩軍相守未決於此時也楚漢久相持未決利鈍未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劒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集解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搆索隱搆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走音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集解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正義高祖以布先分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稚道也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皐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

腐儒索隱腐音輔謂之腐儒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集解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集解徐廣曰賁音肥索隱人姓名也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集解駰案一作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索隱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集解駰案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正義荊王劉賈都西取楚正義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索隱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徐偃王所都也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古州來國今壽州也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今潭州也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集解駰案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碁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遍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皐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定罫者也索隱罫音烏卦反上計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隱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故城在徐州臨淮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集解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徐偃王所都也太康地記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正義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散敗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甄武帝書作垂應劭音保非也正義蘄音機沛郡蘄城也甄遂瑞反今別為三彼敗集解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亡諸走越故信而隨之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集解徐廣之子也駰案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紿布偽與亡諸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番陽鄱縣之鄉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英布冢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赤為期思侯正義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集解漢書曰將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拔音白昌反疾也項氏之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責赫與其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媚是媚也一云男妬曰媚集解駰案媚音冒媚亦妒也索隱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妒媚之誅又論衡云妬夫竟以滅國

索隱述贊曰九江初笨當刑而王既免徙中聚盜江上再雄楚卒頻破秦將病為羽疑歸受漢杖責赫見黥布列傳共俳笑之索隱謂衆共以俳優蓳笑之○臣照按急就章云倡優俳笑觀倚庭顏師古注曰俳謂優之褻狎者也言相與詼謔而非笑之非以俳優蓳相目也

史記卷九十一考證

黥布列傳共俳笑之索隱謂衆共以俳優蓳笑之○臣照按急就章云倡優俳笑觀倚庭顏師古注曰俳謂優之褻狎者也言相與詼謔而非笑之非以俳優蓳相目也

聚兵數千人○監本脫人字今添

淮南王曰○顧炎武曰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稱未一

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臣照按言字疑衍蓋從上信字訛寫也

謹案卷九十第三頁前一行漢武更山陽為昌邑
國刊本脫邑字據地理志增
第三頁後七行蕭縣屬楚刊本屬訛今改
第四頁後一行皆復為楚刊本復訛後據監本王
本改
卷九十一第九頁後七行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
刊本如訛加今改
第十一頁前六行媚是媚也刊本媚訛媚據毛本
索隱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史記卷九十二至四

詳校官主事衔臣徐以坤

史記卷九十二

漢　太　史　令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義楚州淮陰縣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集解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集解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案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亭長者主亭之吏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集解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正義淮陰城北臨淮水諸母漂集解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集解蘇林曰如言公子也索隱劉德曰秦末多

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非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劒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正義俛音俯匍匐音蒲北反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劒從之居戲下集解徐廣曰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集解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追亡者也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集解文穎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噁叱咤千人皆廢集解晉灼曰廢

不收也索隱喑於鳩反噁烏路反叱昌栗反咤卓嫁反或作吒咤喑噁慷怒聲孟康曰發伏也張晏曰廢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集解韋昭案音句于反索隱嘔音吁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索隱案秋毫秋乃成王逸注楚詞云銳毛為毫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郤彭城正義兵敗散彭城而却退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索隱今蒲津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索隱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信乃益為疑兵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益張旌旗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索隱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案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而伏兵從夏陽以

木罌缻渡軍集解徐廣曰缻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缻以渡軍無船且尚容也正義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缻度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正義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索隱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臨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之而防臨晉耳今安邑故城遂降定魏為河東郡正義今蒲州縣邑縣故城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集解徐廣曰音余駰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閼與聚關音昌又音鄔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正義閼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隧升于三道之嶝是也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正義井陘故關在幷州石艾縣東十八里即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索隱喋音蹀音耿接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也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韋昭音徒協反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我集解駰案輕我一本作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引兵入井陘狹道出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集解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案謂令從間道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即住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山漢書作箄山說文云箄蔽也從竹畀聲卑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

稗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集解如淳曰小飯曰飧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正義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恒州鹿泉縣即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索隱如淳云效致也晉灼曰效數也鄭玄注禮效猶呈見也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

軍敗鄗下集解李奇曰鄗音膺今高邑是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索隱此西河當馮翊也正義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索隱褕音偷一曰偷不久故廢止作棄而事美衣甘食一曰偷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集解如淳曰恐滅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勝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内半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集解駰案魏都賦曰肴醳順時令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當亦謂以酒食養士也索隱劉氏依劉逵作醳酒謂以酒食養士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故字從北首燕路正義首音酋也狥向也正義咫尺八寸言其簡牘或長尺也暴其所長於燕正義暴音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心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正義宛在鄧州葉在許州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内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擊齊集解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正義懷州有平原津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集解韋昭曰軾今小

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集解徐廣曰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近其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得何爵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集解徐廣曰出東莞海索隱濰音維地理志濰水出琅邪其縣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都昌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

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城陽雷澤縣是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集解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集解張華曰武涉在盱眙城東十五里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

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正義數色庚反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為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

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集解張晏曰郎中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張晏曰背畔則大貴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

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集解傷胥也臣瓚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集解張晏曰折卻敗也北奔北敗榮陽傷成皐集解張晏曰於成皐功折北不救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銳氣挫於阻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

之福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

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正義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為百姓請命正義止楚漢之戰鬬士卒亡故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借兵而東下拔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膚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之

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集解音灼曰楊雄方言海岱之間名小罌為儋石如今受斛魚石罌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索隱儋音都濫反石斗也蘇林曰齊人名石斗也蘇林解為得之斛音胎 關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正義音適騏驥之跼躅集解徐廣曰一作踡也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索隱鄒氏吟音巨蔭反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集解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也索隱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軍下有也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

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集解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盧集解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盧鄉騶案韋昭曰今中盧縣索隱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括地志云中盧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盧戎之國也秦謂之伊盧漢為中盧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家在焉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集解張晏曰狡猶猾索隱吳越春秋作郊兔戰國策曰東郭逡海內狡兔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集解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執其手屏人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從中起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

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索隱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悼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正義長樂宮慧鍾之室信方斬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集解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

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沉沙決水拔幟傳飡與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議偽遊可嘆

淮陰侯列傳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臣照按風后握奇經四正四奇其餘握奇說者曰握奇即下文所云游兵也此奇兵亦是此類猶言餘兵非奇正之奇乃奇偶之奇耳

齊人蒯通○顧炎武曰先云范陽辨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容容無所倚○顧炎武曰容容即顒顒字

遂謝蒯通索隱按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臣照按戰國策安得有韓信蒯通之事索隱誤

史記卷九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故韓襄王孽孫也集解張晏曰孺子為孽索隱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漢書晁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正義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乖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正義河南縣也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集解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聲轉為申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嚮集解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隱跂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正義跂音岐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集解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駰案漢書曰封為穰侯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正義時昌為吳縣令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韓王集解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集解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駰案漢書曰六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晉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

邊集解李奇曰被音被馬反匈奴數入晉陽并州正義朔州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
墨又音莫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
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
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潞州
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集解張晏曰白土縣
名屬上郡晏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
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
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
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石州縣後復破之匈奴復
聚兵樓煩正義鴈門樓煩縣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
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今媯州高皇帝居
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正義朔州定襄縣是
也上出白登集解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索隱姚氏案
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圖壁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
厚遺閼氏正義閼於連反又音燕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閼氏乃說冒頓曰

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
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
曰胡者全兵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杖也請令彊弩傳兩矢
外嚮索隱音附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
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
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
居參合集解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
之集解鄧展曰柴奇也索隱應劭曰柴奇晉灼云奇武之子應劭說為得此時奇未為將遺
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
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
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
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
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
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集解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
胥所以僨於吳也索隱蘇林曰僨音奮張晏曰僨僵仆也正義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

為辭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索隱痿音耳誰反舊音耳睡反於義為疎張揖云痿不能行哀紀云帝即位痿痺是也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頹當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縣名章昭曰縣名在匈奴地生子因名曰頹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頹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頹當為弓高侯集解駰案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索隱弓高縣屬滄州縣嬰為襄城侯索隱案服虔云縣名功臣表屬魏郡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集解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頹當孽孫韓嫣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音鄢陵之鄢索隱音偃又一言反又休延反並通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集解徐廣曰表

安故咸陽也正義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廼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集解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嫣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音鄢陵之鄢索隱音偃又一言反又休延反並通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集解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頹當孽孫韓

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未罷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集解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正義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集解徐廣曰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封為亞谷侯集解徐廣曰亞一作惡也正義漢表在河內陳豨者宛胊人也索隱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按宛胊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為列侯集解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胊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為陽夏

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皆屬焉稍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稍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稍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昏出客下正義言屈己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稍還之代周昌迎求入見見上具言稍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稍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稍稍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所正義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稍稍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稍所詿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稍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稍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偏行令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稍反邯鄲以北皆稍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集解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馳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惟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稍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稍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正義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稍將張春于聊城正義博州縣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代王集解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正義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縣西南十二里代厲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稍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為代王都中都是蔚州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彊

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祇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徙邑北通頗當歸附龍額有功盧綰親愛羣臣莫同舊疏是

王東胡

計窮

史記卷九十三考證

韓王信盧綰列傳韓王信者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按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詐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羅璧識遺曰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王信古韓國之後項羽殺成復立信為韓王鄧晉陽與淮陰侯不同劉知幾史通闕遷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攷班馬誤姬為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說亦差按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為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皆司

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繆尚何班馬責乎

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顧炎武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名狶○臣照按高紀十年七月太上皇崩八月陳狶反韓信傳亦云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狶至淮陰傳則作十一年是時高祖固在邯鄲誅狶等未畢也馬遷誤耶抑別有意也田叔傳亦云陳狶反代漢十年高祖往誅之自立為大王○陳子龍曰本代王訛為大者北音相誤也

不罵者黥之○高紀云不罵者原之

史記卷九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集解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淄州高苑縣西北北狄故縣城故齊

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心索隱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遞為王榮并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

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集解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集解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

儋將兵救魏 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 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 集解徐廣曰二年八月 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 集解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如淳曰齮齕猶齟齬索隱音蟻齕音紇齮齕側齒齧也正義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矢若子胥鞭荊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 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 索隱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楚趙非直手足戚也 集解蘇林曰戚憂也瓚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

濟北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集解徐廣曰三年正月正義平原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集解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集解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城陽濮州雷澤是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集解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集解徐廣曰高一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集解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

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嬴下集解晉灼曰泰山嬴縣也正義故嬴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集解徐廣曰二月也正義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集解韋昭曰海中山曰島正義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集解如淳

曰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集解應劭曰尸鄉在偃師攢曰廐置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為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集解駰案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集解駰案漢書曰號為雋永永一作求索隱書名也雋音松究反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奇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節之事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英田儋殞冠立市相榮楚封王假齊破酈生兄弟更王海島傳聲

史記卷九十四

史記卷九十四考證

田儋列傳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正義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董份曰斬手足則戚甚矣今三田於楚趙無親非特斬手足之戚也而使秦得志則墳墓齮齕非但蝮螫之害身也故曰何為不殺注全謬

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城陽濮州雷澤是○顧炎武曰正義以為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陽城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于臨百姓則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為棧道本閣

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謹案卷九十二第五頁後三行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刋本亦訛欲據下云擊趙代擊齊則齊趙此時已反漢和楚不得言欲今改

第七頁後七行漢書作箪山說文云箪蔽也从竹卑聲刋本箪俱訛箪考漢書亦訛據索隱作說文改

第十頁後六行劉氏依劉達案劉氏疑是裴氏指裴駰

第十二頁後七行東北至都昌入海刋本都昌訛昌都據地理志改

第十五頁前四行連號一呼連字疑當作建

第十八頁後五行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刋本漢書下衍一因字今刪

卷九十三第八頁後五行地理志屬濟陰刋本濟北據地理志改

第八頁後八行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為侯刋本特將下脫將字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牛繼祖

詳校官主事衔臣徐以坤

史記卷九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正義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噲音快又音外反沛徐州縣以屠狗爲事正義時人食狗亦與羊狗同故噲專屠以賣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正義音房預二音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索隱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正義泗水郡名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索隱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與司馬尼戰碭東集解張晏曰秦司馬正義秦將章邯司馬尼又碭宋州縣也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集解文頴曰即官大夫也正義爵第六級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集解文頴曰即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城陽集解徐廣曰年

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正義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悞先登下戶牖正義戶牖沛州陳留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一級集解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問或作閒閒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閒爵索隱上閒爵索隱張晏云得徑上閒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如淳引呂氏春秋證上閒音中間之閒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正義曹州縣曹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索隱亳湯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正義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里河間守軍於杠里正義地名近城陽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正義汴州縣北以郤敵先登斬

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索隱音齟顒邑名也正義曲丘羽反過牛恭反鄭州中牟縣有曲遇聚攻宛城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集解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爲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駟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小顏云楚制列侯乃有封爵也索隱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轘轅正義許州理縣也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絕河津正義古平陰津在河南府東北五十里東攻秦軍於尸南正義在偃師南攻秦軍於雒正義在汝州魯山縣東南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正義酈音

鄭在鄭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以郤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集解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贊曰增封也索隱張晏曰重封者兼二也如淳非也小顏以爲是如淳非也小顏以爲號蓋爲得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集解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劒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集解韔案漢書音義曰音撞鐘工羨反立帳下集解徐廣曰一本作立帷下瞋目而視皆盡裂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噲既飲酒拔劒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正義時羽未爲王史追書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正義紀責反至此爲絕句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

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索隱誚責也亦或作譙正義幾音祈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桂陽臨武縣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集解徐廣曰白水在武都嘉陵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索隱案西謂隴西之西縣白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噲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正義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會經孫山下反雍擊蘄音台即后稷所封今之武功故蘄城是章平即章邯子也攻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正義上雍於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夏音假陳州太康縣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正義在陳州南項籍既死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正義徐州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正義先累反又蘇累反又山寡反杜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後人地理志云貢下郜桃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發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言桃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舉不欲再見其文故因舊稱發丘也至櫟陽正義雍州縣雍賜噲爵列號臨武侯正義桂陽臨武縣遷爲將軍騎壤東索隱小顏亦以爲今之地名正義壤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郤敵遷爲將軍攻趙貴下郜正義岐州縣桃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集解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索隱案柳中即細柳也在長安西也灌謂以水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桃里也上有桃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桃里非也案文云攻趙

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陵人故城在代州繁時縣界也至雲中正義雲中郡縣今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集解徐廣曰一作寧字戰襄國正義邢州縣破柏人正義邢州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集解張晏曰殘有所殺傷也東垣遷爲左丞相破得蔡毋害正義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破豨別將胡人騎橫谷正義谷音欲蓋在代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正義代將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嬃屬索隱嬃音胥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旣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

史記 卷九十五 六

一云抵者丞相之名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

人姓名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索隱抵音丁禮反抵訓至

史記 卷九十五 七

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宮中小門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周勃代噲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嬃屬索隱嬃音胥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旣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

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正義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索隱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譽玄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户）

曲周侯（正義故城在洛州曲周西南十五里）酈商者高陽人（索隱酈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正義雍州雍邑人也）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人以從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集解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索隱事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正義徐注非也言商先東西畧得數千人及沛公畧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從高祖也）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索隱此地名闕蓋在河南陳鄭之界正義高紀云酈食其說沛公襲陳留乃以食其爲廣野君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酈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爲廣陽君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紫紀傳此說岐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索隱案在旬水上之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

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正義寧州）上郡（正義縣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破雍將軍焉氏（索隱焉音於然反氏音支縣名屬安定漢書云破章邯別將也）周類軍栒邑（索隱栒邑在豳州地理志屬右扶風栒音荀）蘇駔軍於泥陽（集解徐廣曰駔一作駏駔者龍爲也正義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一里泥谷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側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湫在縣東北四十里）賜食邑武成六千户（正義鄭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鬬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户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集解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駰案漢書音義曰地名索隱其地闕）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正義易州易縣）郤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户（正義涿幽州）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正義媯州）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廡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

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集解徐廣曰一作和駰謂巨鄒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頗以爲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爲前鋒拒方陳拒音矩索隱拒音堅藏若垣墻非也）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集解文頗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索隱鄒寄字也鄒氏本作兄亦音況）與呂祿（索隱鄒音況）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索隱紿欺也詐也音待）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爲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集解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誰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兪侯欒布（集解駰案兪音舒朱隱兪音輸又音欽縣名在河東）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

商他子堅封爲繆侯（集解徐廣曰靖索隱繆音穆邑也漢書無堅）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集解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正義汝陰即今陽城）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廄司御（索隱案楚漢春秋云滕公爲御也）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滕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集解韋昭曰告白也白高祖傷人）高祖繫嬰欲笞之嬰固以善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集解如淳曰爲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集解徐廣曰一作乞索隱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嬰證之後獄覆（索隱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正義上爲于僞反使所吏反又曰謂父老閉城門迎高祖）高祖爲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集解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書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

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 索隱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 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 索隱地理志屬汝南 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 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 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陣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

置匝也謂得其時自相部署之印 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以太僕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 索隱案說文云匱匣也 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 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並陽 索隱並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縣 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 索隱蹶音厥 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厥又巨月反一音居衛反漢書作蹻音揭 嬰面雍樹之故嬰固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秉恐墜小兒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貼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 索隱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其應劭之說蓋誤也 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

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嬰食祈陽 集解徐廣曰祈一作沂鄉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 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 索隱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 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 索隱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 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 索隱地理志屬汝南 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 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 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陣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

正義宋州碭山縣 乃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

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謚爲文侯（索隱案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欽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掊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賴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正義今陳州南頓縣西北十三里賴陰故城是也睢陽宋州宋城縣）高祖之爲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集解服虔曰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非爵土加美號耳）沛公立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索隱謂食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集解張晏曰秦將降爲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正義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集解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正義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索隱必甲二人名也）

四十五里）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索隱必甲二人名也）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集解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者傳之（集解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

軍於燕西集解徐廣曰柘屬陳索隱案武柘縣令也正義柘屬淮陽國按滑州胙城本南燕國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集解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爲樓煩取其名也索隱案小顏云此樓煩人也張晏曰大夫楚官是宮廐尹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集解徐廣曰柘屬陳索隱案武柘縣令也正義柘屬淮陽國按滑州胙城本南燕國也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敎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敎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

薛沛鄼蕭相攻苦譙正義戶焦二音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集解徐廣曰苦縣有頤鄉索隱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正義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鄼蕭相攻苦譙正義戶焦二音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集解徐廣曰苦縣有頤鄉索隱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正義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

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敎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敎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

薛沛鄼蕭相攻苦譙正義戶焦二音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集解徐廣曰苦縣有頤鄉索隱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正義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

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破其騎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

項籍至東城正義縣在滁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項籍至東城正義縣在滁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

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正義和州歷陽縣即今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集解如淳曰雄長之長也索隱下有郡守此長即令也如淳以爲雄長非也正義今蘇州也案如說非也吳郡即吳郡守身也得吳守遂定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正義和州歷陽縣即今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集解如淳曰雄長之長也索隱下有郡守此長即令也如淳以爲雄長非也正義今蘇州也案如說非也吳郡即吳郡守身也得吳守遂定

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

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頻陰二千
五百戶號曰頻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
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
武泉北正義縣名在朔州北一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
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集解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
楚車騎擊破胡騎於渚石集解服虔曰渚音沙索隱劉氏音干卧反至平城
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

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集解文穎曰特一之特也降
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
定州安平縣是攻下東垣縣布及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
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
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集解徐廣曰一作銖索隱案漢書作肥銖
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
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頻陰
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

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
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
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
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
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將將軍往擊之
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
呂氏事正義風方鳳反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
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

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
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
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
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
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
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
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

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
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
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索隱案他廣樊噲之孫侯失封
而得其事故備也蓋嘗訝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
功委具則從他廣索隱述贊曰聖賢影響雲蒸龍變屠狗販繒攻城野
戰扶義西上受封南面酈況賣交舞陽內挼滕灌更

王弈葉
繁衍

樊酈滕灌列傳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凌稚隆曰
按漢書從攻圍作從攻圍注圍地名
以待大王正義時羽未為王史追書○臣照按此等稱
王為人不忍可見時羽雖未為王然已擅命立雍王
矣稱以大王若固有之耳。
擊章平軍好時正義章平即章邯子也○臣照按高祖
紀明云雍王弟章平正義何所據而以為邯子也疑
從擊秦車騎壤東○凌稚隆曰一本車作軍
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功臣表作五千戶漢表同
蘇駔軍於泥陽索隱北地縣名駔者龍馬也○楊慎丹
鉛總錄曰駔從馬從旦音亶無龍馬之訓
同
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功臣表云四千八百戶漢表

趙王自殺除國○徐孚遠曰趙除國於酈寄傳無涉蓋
刪截舊文未淨者
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孝武帝即位始尊皇太后母
臧兒為平原君此乃追書之
子康侯遂成立○功臣表無成字漢表有之
子懷侯世宗立○功臣表無世字漢表有之
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功臣表云坐祝詛誅
國除漢表云嗣二十九年後二年祝詛上要斬
後獄覆索隱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
辭翻覆也○陳沂曰證之已證其不傷矣後又有翻
覆故嬰坐繫且受掠也
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
之故與降也○楊慎曰降降之也嬰與何或用兵或
招降之也張說非是
面雍樹○余有丁曰按楊慎云服說是愚謂依此則不
應下文纔說欲斬嬰者十餘疑蘇說近之蓋初載徐
行雍抱之乃疾馳也
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
之○劉辰翁曰賜所奪邑恐是嬰以他故奪邑至是
復賜之耳漢書註亦有是說
子侯頗尚平陽公主○臣照按傳與表敘頗尚主年歲
不明不知此平陽主何人也若即是武帝姊則曹壽
之前不聞先有所適而元光二年戊申曹壽未死元
鼎二年丙寅以前主歸衛氏且十年青又未死不應
復有他適衛青傳正義引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
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則曹衛之間更無其人
武帝時又不聞有兩平陽公主
坐行賕有罪國除○漢表元朔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
千戶

史記卷九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索隱案縣名屬陳留正義鄆州陽武縣也好書律歷

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集解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則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黜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凡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集解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小顏云質鍰也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周苛為客集解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勇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兒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集解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歷故令

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
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集解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
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
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
集解徐廣曰九年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
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上燕時入奏
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
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
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
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
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
知其不可正義期以吃語故重言期期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
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集解章昭曰殿
東堂也索隱小顏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
太子幾廢索隱幾鉅依反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
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

方與公集解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瓚曰方與縣令也謂御大夫周昌曰君
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
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正義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
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
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
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
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索隱
謂不知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
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
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
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
乃名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正義憚徒旦反譯也論
云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家女為妃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虆也周昌泣曰臣初
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
吾極知其左遷索隱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卑昭以為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
道尊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為左遷他皆此類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

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十一年封　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集解徐廣曰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

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集解徐廣曰謚悼也索隱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謚悼韋昭云或謚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猱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也後五歲正義高后之年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集解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數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正義任敖卒謚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駟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此徐氏據漢書記而誤云二年裴駰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正義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謬過也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集解文頴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正義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為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集解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正義比音鼻或音必履反謂比方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集解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

之謂順晉灼曰若預及之辭索隱晉灼說為得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歷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歷集解駰案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名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歷制度更元年張丞相

集解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正義今易州界武陽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

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侯集解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瓚曰中侯官名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集解徐廣曰一作顓音曠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索隱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顓代侯則顓即類與漢書略同也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集解駰案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

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集解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頓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竄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垻垣（集解徐廣曰垻音畏惡之惡隱惡音烏路反韋昭音烏而緣反又音軟）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自歸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垻垣故他官居其中（索隱漢書作冗官謂散官）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

死謚為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集解徐廣曰一本無侯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夷改封靖安侯）子侯夷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集解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謚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謚哀侯）及今上時桮至侯許昌（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平棘侯薛澤（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平侯薛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周（集解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集解徐廣曰娖音七角反一作齪隱娖音側角反小顑云持整之貌漢書作齪音初角反一作斷音都亂反義如尚書斷斷猗無他技）廉謹為丞相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歷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泰之顓頊歷何哉（集解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何哉）周昌木彊人也（正義言其質直掘強如木石焉）任敖以舊德用（集解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録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集解駰案索隱自車千秋以下皆褚先生等相代名千秋辛而有韋丞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劒帶劒前奏事或有不帶劒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劒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集解駰案名廣漢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索隱繁姓音婆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免及子男有姦贓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代為丞相何見之明

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頻川太守治頻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頻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從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集解駰案名廣德也）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衛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郎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集解徐廣曰微一作微）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集解駰案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

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尼不得者衆甚也隱索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一何誣也

索隱述贊曰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絀秦歷尚行御史亞相相國阿衡申屠面折周子廷爭其他娓娓無所發明

史記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九十六考證　十五

張丞相列傳封為高景侯集解徐廣曰九年封○九監本作元臣照按以長歷考之高祖元年至文帝後元四年中間不止三十九年且高祖元年尚是沛公周苛固未死其誤必也依長歷計之一本作九年者是

令從之

謂御大夫周昌曰○臣照按御大夫明脫史字各本皆同今仍之

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歸有光曰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為是

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楊慎曰時字連計相讀為是故後言至於為丞相卒就之

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薨三十三年子史改封靖安侯○臣照按徐廣所云蓋據年表然漢表作侯共嗣二十二年與徐又

異

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趙廣漢傳云使中郎趙奉壽而丞相司直繁君○趙廣漢傳司直蕭望之也繁君名延壽見望之傳時丙吉為丞相褚先生誤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張廷尉傳並無于廷尉語

一

謹案卷九十五第一頁前八行沛徐州縣刊本縣訛也今改

第二頁前一行先登下戶牖刊本牖訛牖正義同今並改

第二頁後七行轅轅闕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刊本闕訛門今改

第四頁後二行三行雍即扶風雍縣刊本縣上衍一昌字今刪

第六頁前一行今朔州善陽縣北刊本今訛云據王鏊本改

第九頁前二行破雍將軍馬氏諸本馬訛烏據索隱改

第十六頁後四行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旋高密諸本旋訛於據索隱改

第十八頁後三行定州安平縣是刊本脫是字今改

第二十頁前五行六行索隱述贊滕灌更王據傳
滕公夏侯嬰及灌嬰俱未封王此王字疑誤
卷九十六第六頁前三行曾孫越人刋本曾訛魯
今改
第九頁後三行宮外垣也刋本宮訛官今改
第十頁前二行集解一本無侯去病刋本侯訛此
據史本文改
第十頁後一行婬音七角反刋本七訛匕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牛繼祖
謄録監生臣藍嘉瑄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史部

史記卷九十七至九十九

詳校官主事衛臣徐以坤

史記卷九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正義歷異幾三音也陳留高陽人也集解徐廣曰今在圉縣索隱案高陽屬陳留圉縣高陽鄉名也故書舊傳云食其圉高陽鄉人正義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圉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集解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索隱案鄒氏云魄音薄為里監門吏正義監音甲衫反戰國策云齊宣謂頻�past曰夫監門里士之賤也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正義徇音也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齷集解應劭曰握齷急促之貌索隱音若促鄂氏音鹿角反韋昭云握齷小節也好苛禮索隱案苛亦作荷荷貴達云苛煩也小顧云細也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

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集解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索隱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沛公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正義為于偽反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索隱溲所由反溺乃弔反亦如字溲即溺義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集解徐廣曰二世三年八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索隱案樂彥云邊牀曰倨而見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索隱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攝猶斂也言斂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集解駰案一作烏合一作凡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集解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正義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也請得使之令下足下正義令力征反下謂降之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

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索隱音翔數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索隱管子云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

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索隱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謫戍也又音陟革反卒音祖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索隱以言不取故倉之粟是漢自奪其便利也）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索隱案謂女工是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正義敖倉在鄭州滎陽縣四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泰始皇時置倉於故山上故名敖倉）塞成皐之險（正義即汜水縣山）杜大行之道（集解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距蜚狐之口（集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按蔚州飛狐縣北五十里有泰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為飛狐口也）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

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案方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攻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集解孟康曰刓齧無復廉鍔也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於人也索隱刓音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刓敝無圭角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也）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正義援音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

十二城索隱北魏謂魏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蒺藜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己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疥音界地理志武遂屬河間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正義年表云辛子敖嗣辛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恐漢書誤也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索隱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采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皐適楚賈其孫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索隱趙他為南越尉故曰尉他他音駝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時陸生至尉他魋結箕踞見陸生陸生至尉他魋結箕踞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索隱魋直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魋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也箕踞以輕他

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索隱趙名東垣屬常山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索隱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軛上橫木抗衡言兩衡相對拒準不相避下也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

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索隱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坤蒼云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皇帝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舉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集解駰案韋昭云南越王姓趙同出蟜龍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索隱趙氏秦姓也索隱案韋昭云秦伯繫後與趙同出蟜龍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鄉使秦已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正義雍州縣也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囊中裝賣千金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琴侍者十人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集解徐廣曰汝他為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

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氏鄉使秦已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氏集解駰案趙氏秦姓也索隱案韋昭云秦伯繫後與趙同出蟜龍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

他為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

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正義雍州縣也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囊中裝賣千金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琴侍者十人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集解徐廣曰汝

他送亦千金集解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裹以入囊橐也他送亦千金集解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

一作公過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劒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索隱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反數見不鮮索隱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無久恩公為也集解韋昭曰恩污辱索隱恩惠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惠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索隱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集解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索隱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泰時有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集解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盛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言狼藉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言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舉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正義與音預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集解駰案黥布列傳無此語

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索隱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

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索隱案崔浩云建以母在故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故集解張晏曰相知當同恤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集解韋昭云衣服曰稅稅當為遺索隱案說文稅贈終服也遺音弋季反亦音送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愍不可以言太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帝幸臣閎籍孺索隱按徐廣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閎孺今總言閎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采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因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集解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索隱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名其子拜為中大夫索隱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曰沛公大儒服以賜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

眼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劒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集解徐廣曰一本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十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宋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冠側注踵門長揖深器重遇說齊歷下趣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他懾怖相說國

安書成
主悟

史記卷九十七

史記卷九十七考證

酈生陸賈列傳何渠不若漢索隱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為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董份曰渠字即如漢書作遽字遽與遂通言何遂不如漢耳

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徐孚遠曰瓚說與本文正相反也當依傳說梁父侯導黥布反耳臣照按瓚說非與本文相反乃傳寫之訛多一不字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茅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後蓋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羽於滎洛之間而以衣儒衣見及與平原君之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陽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稿也誤見於此耳臣照按史記事兩見而小異者甚多蓋史家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臆斷也子曰吾猶及史之

闕文此其遺意歟

史記卷九十七考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寬　集解駰案地理志以縣云馮翊陽陵縣　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　索隱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為韓王也正義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益橫陽也　從攻安陽　正義後魏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隋改已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　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　正義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　陽武正義鄭州縣也　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　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索隱謂美號爾非地邑共音恭　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集解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按孟康云縣名也正義鄜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　從擊項籍待懷　集解服虔曰待高帝於懷索隱小顏

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故下集解徐廣曰一作敖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索隱云信時為將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索隱博太山縣也顧祕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集解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正義按為齊王韓信相五歲為齊相國正義為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集解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索隱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為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索隱歙音翕以中消從起宛朐正義上於元反下求俱反曹州縣也攻濟陽正義曹州宛朐縣西南三十五里濟陽故城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集解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

司馬二人集解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集解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集解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索隱邢姓說名留南集解徐廣曰今曰考城索隱留音災今為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赫集解駰案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漢書作趙賁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擊之所擊也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集解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集解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集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教倉破項籍

軍成皋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睪下
正義魯城之下今兗州曲阜縣也略地東至繒郊下邳索隱案地理志繒屬東海正義今繒城在沂州承縣下邳泗水縣郯縣屬海州南至蘄竹邑索隱二邑名蘄在沛音機竹即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
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
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
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
楚車騎別擊陳狶丞相敞破之索隱小顏云侯敞也因降曲逆從
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
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
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謚為肅侯子亭代
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
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崩成侯繒者集解徐廣曰崩音管崩之崩索隱姓周名繒音薛崩者鄉名案三蒼云崩鄉在城父縣音裴漢書作鄦從崩從鼻蘇林音薄催反晉灼紫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薄壞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括地志云崩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與地志云崩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繒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崩成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
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
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
離上心集解徐廣曰崩成侯表云過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繒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
以繒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繒為

崩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狶崩成侯泣曰始秦
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嘗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
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繒
以壽終謚為貞侯正義謚為尊侯一作卓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
孝景中二年封繒孚居代侯集解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繒子應為鄦侯謚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鄦縣鄦一作鄦索隱鄦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鄦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也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集解徐廣曰一無高

字又一本
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
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崩成侯周緤操心堅正
索隱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集解徐廣曰此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動協人謀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蒯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扼腕

史記卷九十八

傳靳蒯成列傳陽陵侯傅寬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臣照按漢地理志陽陵故弋陽景帝更置高帝時不容先有此名年表索隱云楚漢春秋作陰陵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臣名南按棘蒲地不可考左傳哀公元年師及齊師衛師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則是晉邑而杜不言所在是其地在趙魏之間

身得江陵王索隱按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臣照按共尉臨江王此乃因其所都而以江陵王稱之居為太常有罪國除○漢表云坐為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為城旦

史記卷九十八考證

史記卷九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索隱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

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集解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索隱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索隱音仙鮮衣美服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正義邰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廢城是也說文云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弃外家也毛萇云邰姜嫄國堯見天

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邶廓之衆按劉敬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集解駰案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正義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

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邰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集解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盧龍東海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正義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

王報又居王城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皐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索隱案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按張晏云奉為

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集解上力為反下許又反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奏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陋妄言沮吾軍索隱沮音才敘反詩傳曰沮止也壞也械繫敬廣武索隱地理志縣名屬鴈門正義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適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集解應劭曰控引也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

冒頓殺父代立妻摩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鬱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集解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故也今亦謂之新秦中並匈奴地也今亦謂之舊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遣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索隱案小顏云今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高陵櫟陽諸田華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集解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索隱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集解瓚曰將謂迸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鏁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

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索隱案國語謂之一稱杜預云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正義幾音祈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復以為魯守項梁之薛叔孫通亡歸項梁項梁敗走而之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困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案類集云大猾拔猾也音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天石爭天下解集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鬬案漢書音義曰鬬猶決石以投人諸生且待我不忘

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踪齊稷下之風流也鬬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集解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

反駰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諫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蕝也索隱韋昭云引繩為綿立表為蕞音兹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蕝又纂文云蕝今之纂字包愷音即悅反又音纂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羣臣習肄索隱肄亦習也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索隱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幟傳言趨索隱案小顏傳聲教入曰一作幟者皆令趨疾行致敬也殿下郎中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索隱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臚猶行者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臚音閭句音九注反傳警集解徐廣曰一作幟索隱案與服志云殷周以羣載軍器職載旌麾至秦始去其輪而與為尊也職音幟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幃幄者稱警是也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集解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集解如淳曰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抑屈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無敢譁譁失禮者於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譁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廼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集解徐廣曰一作啖索隱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案說文淡薄味也音唐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索隱如淳為啖案如淳曰食無菜

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劒將自殺上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　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　集解服虔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　索隱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未央宮東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　集解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　集解服虔曰人主無過舉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　索隱案謂乘非一狐委轪獻說縣絕陳書皇帝始貴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知匈奴奉春稷

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　索隱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

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　索隱案呂氏春秋仲春羔以含桃先薦寢廟高誘云含桃鶯鳥所含故以名之今櫻桃即是也　進含桃也鶯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即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　索隱音屈道固委蛇　索隱音移蓋謂是乎

史記卷九十九考證

劉敬叔孫通列傳號稷嗣君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駰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徐孚遠曰是時功臣多有名號侯者叔孫無軍功安得封邑徐叔為長

官今改

卷九十八第二頁後三行子頃侯精立刊本頃訛

須謐法無須字據表改

第五頁前一行漢書作鄒從邑諸本鄒訛崩據索隱改

第五頁後六行地理志云沛郡有鄆縣刊本鄆訛多據地理志改

第五頁後七行表云子應不同也刊本也訛者據毛本索隱改

卷九十九第三頁前二行今陛下起豐沛刊本沛

上行擊字據本紀高祖起兵於沛無擊沛事今
刑
第七頁前四行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刊本諛
訛諜今改
第九頁前四行迺令羣臣習肄刊本肄俱訛隸注
同據毛本索隱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藍嘉宣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史部

史記卷一百至一百三

詳校官主事街臣徐以坤

史記卷一百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集解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粵也索隱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為近粵音普名反其義難詮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集解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集解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車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狀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案服虔鄧展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矣故禮曰設柳翣為使

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抑聚也諸飾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集解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案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乃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叅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仚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使音如字近音其斬反因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集解韋昭曰闚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集解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也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燿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辜較請託於錢以自顧索隱義如孟康文穎所說辜較音姑角正義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

等集解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與賓長君善季布聞之書諫賓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集解張晏曰欲使賓君為介於布請見賓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集解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索隱案宋綬云長事袁絲弟竇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集解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郡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索隱籍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集解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遊索隱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庸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越發兵詣滎陽而徵梁彭越稱病使將軍將兵詣滎陽彭越責讓以謀反戮三族已而梟示梁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索隱趣音促亨音普庚反謂煮令趣也方提趣湯集解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一作走亦趣的之也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

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集解徐廣曰小一作峭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遶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遶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集解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集解徐廣曰屢一作屢一作數也索隱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云搴旗則覆軍為是愈於屢之與屢者也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集解徐廣曰或作概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集解徐廣曰復一作蹝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集解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欒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寇知所處

史記卷一百

史記卷一百考證

季布欒布列傳上將軍樊噲曰○漢書匈奴傳云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與此同本傳不載

史記卷一百一　漢　太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集解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集解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集解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集解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如淳說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嚴也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怨也望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集解駰案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轀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推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

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集解瓚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集解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索隱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為申繻所殺賁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集解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騎從者則云常侍騎也說盎曰集解徐廣曰說一作誤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

之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丈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驂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隱集解張揖云恐謂凡墮中人或云臨堂邊垂恐墮隆也百金之子不騎衡集解徐廣曰一作行騶索隱案張揖云恐謂凡墮中人或云臨堂邊垂恐墮隆也百金之子不騎衡集解徐廣曰一作行騶索隱案服虔曰自惜匀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棲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岐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陛下騁六騑集解如淳曰六騑馬之疾若飛馳馬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縱馳馬駕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正義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集解如淳曰盎時為中郎持天子節故得卻慎夫人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亦就坐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集解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

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集解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諸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劒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荀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士一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

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表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集解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曰夫表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敝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絶集解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絶索隱案謂有絶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表盎不宜有謀集解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表

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圄恨甚表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表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表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表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集解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兩侍者通乃亡歸表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表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表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集解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可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集解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索隱案張晏云辟隱也言自隱辟我親不擬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集解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表盎解節毛懷之集解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集解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表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表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

沈相隨行關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集解如淳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集解徐廣曰一作詳）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集解徐廣曰常一作詳）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十餘曹（集解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掊生所問占（集解徐廣曰掊一作服駙）業文誦曰掊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索隱韋昭云掊姓也）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盎家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十餘曹（集解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掊生所問占（集解徐廣曰掊一作服駙）業文誦曰掊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索隱韋昭云掊姓也）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鼂音朝錯音厝氏出南陽今西鄂鄧氏自謂于鼂之後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集解如淳曰博戲之徒）索隱軹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集解徐廣曰先即先生也）索隱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錯為人陿直刻深（集解韋昭曰陿峻也）索隱韋昭曰陿音戛）故也）錯為人陿直刻深（集解韋昭曰陿峻也）索隱韋昭曰陿音戛）好學（索隱服虔云百石卒史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

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索隱壖音乃亂反謂墻外之短垣也又音而緣反　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正義上人緣反　石壖者廟內垣外將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集解徐廣曰一云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集解徐廣曰一作誰　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　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集解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　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　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集解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時以變易集解張晏曰謂景帝立　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

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袁盎多附會攬轡見重郎署賴鼂錯建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史記卷一百一考證

袁盎鼂錯列傳主亡與亡集解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如淳說為得○徐孚遠曰主亡與亡言盡節致命也如說甚疎索隱亦失之

百金之子不騎衡○水經注作立不倚衡

調為隴西都尉集解如淳曰調選○顧炎武曰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如淳訓為選未盡

袁盎即跪說曰○余有丁曰按漢書作起說是今史本多作跪其義難通臣照按古人席地坐故起即跪余說非是

錯所更令三十章○漢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

史記卷一百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索隱章昭堵音諸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應劭曰袁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縣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鄐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鄐陽並謂此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集解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索隱訾音子移反字苑云貲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贊受事員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可施行也索隱案卑下也欲令卑下其志無甚高談論且但令依今時事路無說古遠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求援反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索隱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正義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集解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諜諜集解晉灼曰音牒索隱漢書作喋喋多言也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為刻深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索隱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

以質言集解如淳曰噴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集解如淳曰宮衛令諸乘輿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集解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索隱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集解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索隱案走猶向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晉灼曰聲依永索隱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正義顏師古云芙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斬陳漆其間集解徐廣曰斬一作錯駰案漢書音義曰斬以漆著其間也索隱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斬音側畧反漆音女居反案斬陳漆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鋸南山猶有郤集解張晏曰鋸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廻顧南向故云南山猶有郤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集解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集解如淳曰縣人長安縣人聞蹕蔭橋下一人犯蹕當罰金集解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即國歟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集解徐廣曰斬小顏云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

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集解徐廣曰一作止也且罪等集解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集解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抔音步侯反又音普回反抔者摶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盜開長陵及侵柩恐傷迫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集解徐廣曰一作間文帝輦過索隱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索隱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怪之也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集解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

黃老言處士也嘗名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韝解正義上萬越反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韝索隱如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韝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韝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索隱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集解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索隱案謂為郎署之長也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索隱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怪之也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集解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集解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騶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索隱案國語閻沒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為人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林云冒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上音朝遥反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正義在原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都尉昂正義北地郡今寧州也索隱案都尉姓孫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集解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騎萬三千索隱如淳云彀音構彀騎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集解服虔曰良士直百金言重索隱案晉灼云百金言其貴重也或曰直百金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賓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集解徐廣曰澹一作襜索隱崔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國在匈奴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反一本作襜襤西抑彊秦南友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幾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正義趙幽王母樂家之女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索隱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令顏聚代之索隱聚音似喻反漢書作最最本齊將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集解駰案漢書曰尚邯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集解服虔曰私廉假錢索隱案漢書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云私廉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椎音直追反擊也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

卒盡家人子索隱案謂庶人之家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集解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雇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古字少耳一言不相應索隱應音乙陵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集解駰案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集解服虔曰車戰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集解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嗇夫無狀驚馬罰金盜蹕語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牧功魏尚

張釋之馮唐列傳用紆絮訢陳絮漆其間○絮集韻音
衴黏著也漢書水經注皆去此字
下廷尉廷尉治○凌稚隆曰一本無重廷尉字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索隱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
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抔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
抔者塿之未燒之名也○師古漢書注云其字從手
今學者讀抔為杯勺之杯非也抔非應感土之物也
其意蓋譏鄭氏又音普迴反則字當從土坏與抔不
通
王遷立乃用郭開讒○臣照按上文云其後會趙王遷
立其母倡也然則此句立字蓋衍文
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疑騎字之誤

史記卷一百二考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正義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正義洺州邯鄲本趙國都姓石氏趙亡徙居溫正義故溫城在懷州溫縣三十里漢縣在也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正義顏師古云中涓如淳曰主通書謁出入命也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小顏官名居中而涓潔也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

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傳者皆推奮為[illegible]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集解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集解徐廣曰一作仁正義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集解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馴音巡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馬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譴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譴音才笑反譴讓責也為音于偽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字韋昭曰聲和說也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集解晉灼曰訢訢慎貌古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正義百官表云內史郎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皇太后以為[illegible]集解張晏曰太傅免選可為傳者皆推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正義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集解文穎曰郎五日一下正義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即光祿勳之職也入子舍索隱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小簡以為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集解徐廣曰牏築垣短板也音住廁牏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牏為竇竇音豆音建又自洗蕩廁竇廁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穢奚器也音威豆胡案蘇林曰牏音投賈逵解周官槀虎子也爾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受糞者也東南人謂廁木空中如瓮謂之爾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侯爾廁此最劇近身之衣也索隱案親謂父也中婦近身衣也徐廣云牏短板以蔽廁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illegible]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迕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集解徐廣曰陵一作郃索隱小顏云陵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正義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內史慶

歸入外門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
不許舉宗及兄建內史慶入門里
里中長老皆為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
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以元朔五年中卒
長子郎中令建哭泣擗踊水漿不入三日孝聞天子
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
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集解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誤作四正義
頗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上謹
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
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正義漢書慶為太僕御出上
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
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
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
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
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集解駰案趙
周坐酎金免索隱案漢書而知也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

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
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
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
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
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
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集解服虔曰減損之減不能
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
名數者四十萬索隱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
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謙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
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
乃上書曰慶幸得侍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
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
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
君欲請徙之擇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薛乎
索隱難音乃彈反言欲歸于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
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

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隱按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索隱按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是時都中都大陵屬馬故言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集解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戲車之戲是也樂音歷謂於輿上有弄車之戲是也樂音岳衛謂車軸頭也踰之也轄音衛謂車軸頭也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集解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索隱譙呵音誰何猶借訶也一曰譙呵者責讓也不譙呵者言不嗔責衛綰也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劒綰曰先帝賜臣劒凡六劒不敢奉詔上曰劒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集解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劒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索隱施音移亦易音以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劒劒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集解蘇林曰栗大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栗姬栗姬之族也正義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正義故桃城在渭州陽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朝奏事如職所奏索隱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索隱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馬不疑同字正義塞音先代反古寘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索隱謂妄疑其盜取將也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集解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大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朝廷見人或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案小顏云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索隱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任城兗州縣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大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集解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幸入臥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為不絜清索隱謂心中常期不絜之服則期是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為不潔清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清清淨期猶常也以是得幸言為不絜淨下溼故得入臥內後宮比宦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秘戲索隱謂後宮中戲劇宜可秘也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家安陵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集解駰案史記音義曰歐於反索隱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毆孟康音駈也安丘侯說之庶子也集解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音悅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集解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家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刑家也名名家也言治刑法及名

實也具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集解徐廣曰訥字多作詘音同耳古字假借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正義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謵索隱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賂遺終無受此為處謵故君子譏此二人為其近於佞也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甸匈綰無他腸塞有睚德刑名張歐垂涕恤獄敏行訥言俱嗣芳踵

史記卷一百三考證

萬石張叔列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漢百官公卿表慶未嘗為太僕與傳異

謹案卷一百第二頁前一行諸飾所聚刊本飾訛
色據周禮縫人注改
第六頁前一行徒以彭王居梁地刊本徒訛徒今
改
第六頁後五行身屢典軍檢索隱作身履軍無典
字此典字疑衍
卷一百一第二頁後四行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
弗能容刊本為以訛作以為據監本王本改
卷一百二第一頁前八行後一行應劭曰哀帝改
為順陽考地理志此注在博山下不釋堵陽又
哀帝作明帝疑此正義誤
第七頁前五行說而搏髀曰刊本搏訛摶今改
第八頁前五行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案服字疑
作指謂指晉灼之說
第八頁後六行案漢書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
刊本脫書字據索隱增

第九頁後五行服虔曰車戰之士刊本戰訛軍據
漢書注改
卷一百三第二頁後三行別坐他處故曰便坐刊
本他誤之據索隱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劉震

詳校官主事衛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一百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索隱案下文宇少卿其先齊田氏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苗裔也叔喜劒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索隱本燕人樂毅之後正義樂姓巨公名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正義喜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集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徼陛下臣等

當蟲出索隱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蟲流於戶外是也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賈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集解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賈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賈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舉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賈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

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賈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赦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音博搏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正義王財物所藏也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魯共王景

帝子都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括地志云嬰相國里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堵牆也索隱暴音步卜反坐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集解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都尉服度云皆治長安城中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史記卷一百四 四

欽定四庫全書

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正義謂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數歲坐太子事正義謂庶太子時左丞相自將兵集解徐廣曰一作屯兵索隱崔浩云屯兵謂屯聚兵衛太子也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屈氂時為丞相也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集解徐廣曰陘城縣名也正義今定州也

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為人將車之長安索隱將車猶御車也安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國古著名數家於武功小邑也谷口蜀剡道近山正義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盩厔縣西南二十里索隱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赦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武功扶風西界也駱谷間在雍州之盩厔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剡道也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索隱易音以豉反言邑小無豪易得高名也安留代史記卷一百四 五

欽定四庫全書

人為求盜亭父集解郭璞曰亭父掌閑掃替人為求盜亭父也求盜掌逐捕盜賊也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閑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也一亭亭有長也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

其後除為三老（正義百官表云十亭一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正義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正義衛青也）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劒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集解徐廣曰移猶施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壯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正義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條按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以田仁為丞相長史（正義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仁上

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

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集解駰案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謂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集解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集解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詳音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傳詔太子者也不傳事何也索隱傳音附謂不附會也任安答曰北軍錢官小吏上書言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鮮音仙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卷一百四

史記卷一百四考證

田叔列傳會陳豨反代集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余有丁曰此是七年高帝征韓王信曰豨反史誤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容齋隨筆曰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覆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括地志云霸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徐孚遠曰疑苑中即矍相圃舊地正義引其說而未竟上遷拜為司直○臣照按遷字疑還字之訛蓋言武帝東巡還乃拜為司直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工變仁仁族死○臣照按此三句中必有訛脫既以坐縱太子誅豈又以車千秋訟因古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言卜曰而自占著家口名太子冤而更族誅乎況文亦不類

數祿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臣照按平準書云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占字正宜用此解不宜解作卜字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容齋隨筆曰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任為郎中與褚先生所書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也

史記卷一百五

漢　太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者索隱王劭云盧方宜與日者龜笑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渤海郡鄭人也集解屬河間索隱案解徐廣曰鄭當為鄚縣名今盧醫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索隱之師故號云舍長也正義韓子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是也

舍客長桑君過索隱隱者蓋神人也正義過音戈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八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正義閒音閑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則眼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正義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亟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沈細水穀來見堅實特以診脈為名耳索隱診鄒氏音丈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庞云診占也為醫或在齊正義號盧醫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項二公之世且趙系家敘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八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詳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索隱適音釋言

我適来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令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来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晉定公出公哀公悼公平公孝公静公為七世静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索隱范魁地名未詳正義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為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邑也貫達云川阜曰魁也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正義陝州城古虢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此並滅也虢太子死索隱案傳

玄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索隱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愛也方方伎之人也正義中庶子古官號也喜方好方術不書姓名也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積畜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索隱蹷音厥正義蹷音釋名云蹷氣從下蹷起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集解駰案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索隱音史附下又音趺正義史附二音應劭云黃帝時將也治病不以湯液醴灑正義上音禮下山解反鑱石撟引案杭毒熨索隱鑱音仕咸反謂石針也撟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天撟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杭音東注反正義八十一難云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大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髓之原出於丘虛胃之原出於

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太陽之原出於全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乃割皮解肌決脈結筋搦髓腦揲荒集解徐廣曰揲音舌索隱搦音女角反揲荒膏荒也爪幕正義以爪決其閒幕也湔浣正義上子錢反下胡管反腸胃滌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黃帝素問云待切脈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之變則知病之逆順也楊玄操云切按也望色正義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急而知病寸口六脈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之變則知病之逆順也楊玄操云切按也望色正義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急面色赤脈當浮而短面色黑脈當沈浮而滑也聽聲正義素問云好笑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心病好呻呼者肝病也寫形正義素問云欲得温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見人者府家病也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陽正義八十一難云陰行陽陽行陰陰俞在陽楊玄操云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陽為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針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索隱止語助也不可委曲具言正義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乎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

恒垂以承於睫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厥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八十一難云脈居陰部反陽脈見者為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沈濇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繵縿正義上音直延反繵縿謂脈繞胃也素問云延緣落絡脈也恐非此義也中經維絡集解徐廣曰維一作結正義八十二經脈十五絡脈陽維維之脈也別下於三焦膀胱正義八十一難云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九升九合也言經絡下於三焦及膀胱也是以陽脈下遂集解徐廣曰一作隊陰脈卜

爭正義逆音直戟反素問云陽脈下逆難反陰脈上爭如絃也會氣閉而不通正義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骨會大杼脈會大淵氣會三焦此謂八會也陰上而陽內行下內畫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素問云紐赤脈也破陰絕陽之色已發集解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正義素問云支者順節蘭藏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蹙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正義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藏為下工解三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陽厲礪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素隱陽扁鵲之弟子也礪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胃會聽會氣會臆會也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熨兩脇下索隱案傳玄曰是時齊與桓侯客之裴駰云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正義腠音湊謂皮膚之間也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正義病厭患多也言人厭患疾病多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集解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

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索隱痺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春秋州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水經注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待乘公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正義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傳音竹戀反傳乘傳送之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隱緹音啼縈音紆營反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集解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集解徐廣曰素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趾一凡三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焭焭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鶏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詣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幾何人主名為誰詣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集解徐廣曰一作為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

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集解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

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集解駰案奇音羈咳音該正義八十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咳當寅也又云胲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胲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胲軍中約也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集解駰案七如反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齕腫正義上於恭反下之勇反後八日嘔膿正義女東反死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集解徐廣曰一作黭此內關之病也正義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寸而沈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逆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也出一寸各名太過不及經主病和者其病於筋肝之和也代則絡脈有過正義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過有絡和即經主病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逆上魚為溢為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及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齕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集解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正義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脈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卻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逆八尺為內關呂廣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關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夏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其病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正義而弦病於肝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

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齧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禹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忙食飲索隱忙音疑乞反忙者風痺忙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集解徐廣曰一作猛作罷又作猛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音直隴反重陽者遍心主集解徐廣曰一遍音唐遍者遍也謂病盡心者猶刺其心索隱遍依字讀正義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至帶高為中焦也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蹙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湯疝也索隱上音勇下音訓所諫反鄒誕生云疝音仙字令人不得前後溲

信曰唯然正義唯惟癸反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正義莒密州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擘正義音擘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問濁集解

徐廣曰一作罷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名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客脬索隱癉病也交反字或作胞正義癉音單旱也脬亦作胞胱胱也言風癉之病客居在胱胱音亶脬音普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滑索隱劉氏音巡滑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

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正義沈一作深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者正義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緊如轉索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獘正義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而緩秋肺金王其脉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名平脈也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正義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獘形獘者不當關炙鑑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炙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炙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捐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正義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疝瘕少腹痛也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索隱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邪氏音嫁正義龍魚河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

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集解徐廣曰一云来然合也是脾氣也正義卒音葱忽反卒一本作来素問云疾病之生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三焦內主勞右脈口氣至緊小正義緊音結忽反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正義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脈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集解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名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迵風集解駰案迵音洞言洞徹入四肢索隱下云飲食下嗌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迵風也迵風者飲食下嗌集解駰案音益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来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正義分扶問反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名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集解徐廣曰一作黵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瀕水也索隱瀕音上咸反正義顧野王云手足液身體汚音常灼反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集解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奴正義命婦名也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集解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陰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正義鄒氏厥陰之脈也脈来難者疝氣之容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正義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索是王之妳母也正義服虔云乳母也鄭慤已者）自言足熱而薄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言尋即已止也正義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能為所是案法新（集解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謂於舊方技能生新意也）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案當今之四十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肯言諸侯所至春豎奉劒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索隱仆音赴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齲齒（正義齲邱羽反釋名云齲朽也蟲齧之缺朽也）臣意灸其左

太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時掌反蹶逆氣上也）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正義亡本反非但有煩也）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索隱拊音撫又音附）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脊痛不可俛仰（正義俛音免）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濡溺也病方客在腎欲溺腎也）此所謂腎癉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集解徐廣曰倩者女壻也駟案方言倩人腹中短虫）蟯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集解徐廣曰蟯音饒瘕音如字）法當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部）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索隱謂以燻燻之故云竄）竄（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音凡）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集解徐廣曰蟯音饒索隱音饒樻舊音遶遐正義人腹中短虫）蟯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集解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索隱又如字）即美之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

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集解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索隱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麤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麤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蟇首言髮如蟇蟲事蓋近也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1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集解徐廣曰如厠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

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案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迵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三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番音芳逮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五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腫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集解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

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索隱愈音庾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集解徐廣曰俞音始喻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集解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

王即位十一年卒益孝王

眾醫皆以為蹙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索隱沓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集解徐廣曰一作脊音才亦反索隱瘖者失音也讀如音又作厝厝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也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集解徐廣曰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集解徐廣曰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陽慶亦然也臣意診脈曰牡疝索隱上音母下音色諫反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集解徐廣曰一作踘正義上音六反下九六反謂打毬也要熨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索隱案旦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索隱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陽脈之翻入虛裏也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集解徐廣曰絡一作絡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眾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

之（索隱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令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集解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集解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正義以名籍屬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索隱數音術數之數）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

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索隱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集解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索隱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禹信正義上音閑下昌汝反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高永侯家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名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隱案年中謂中年時也中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兩反人姓名也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集解徐廣曰胥猶言須也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啟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啟善光又屬意於啟曰意好數索隱謂好術數色句反也公必謹遇之其人

聖儒正義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集解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正義謂診五藏之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集解徐廣曰一作鷁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正義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名之曰結也當論俞正義式喻反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禹信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正方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歲餘臨菑名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高永侯家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

故扁鵲以其伎見秦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正義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小腸受穀而傳入於大腸也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合受水穀九升二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穀之穀也甲乙經腸胃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從宮三千六百人又云肝神六童子三女子三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心繼也所識繼徵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繹宮太始南極老人員光之身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為帝王身之王也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藏主藏意脾裨也在腸而數之故短也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為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從宮三千六百人又云肝神六童子三女子三心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太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缸也言其處似車缸故曰缸門即廣腸之門又名瞋也手三陰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六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陽故云五六三丈一手有三陽兩手為六陽故云五六三丈三陰之脈從足至胷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兩足各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三六一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足太陽脈氣所發者七人太和君名曰玉堂宮尚書府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肺神十四童子七女子七也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脈也其神六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錄司隸校尉尉卿也膲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膲散也言人有膲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太一道君居紫房宮中其從官三十六百人也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圜也言圜受食物也其神十二人五元之氣諫議大夫也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穢也其神二人元梁使者大腸也大腸重三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其迴曲因以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膀橫也胱廣也體短而虛空也主以虛承水液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嚥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主地氣也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嚨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嚨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太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缸也言其處似車缸故曰缸門

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督脈起於
眩頭上於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
上極於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為二十四并督
任兩蹻四脈都合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
丈二尺營衛行周此數則一度也寸口脈之大會手太
陰之動也太陰者脈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
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
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濇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人一
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十二
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呼脈上
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逐上下行無有息
時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
漏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為
一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
終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丈千息六丈
十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脈出行二
十五度陰脈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
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脈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
謂一日一夜盡天明日出東方脈還得寸口當更始
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氣通於鼻鼻和
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
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
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為癰也

索隱述贊曰上池祕術長桑所傳始候趙簡知夢鉤天言占虢嗣尸屢起焉倉公瞽罪陽慶推賢効驗多狀式具于篇

史記卷一百五

史記卷一百五考證

扁鵲倉公列傳虢太子死○說苑雜物篇作趙太子死
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韓
詩外傳曰扁鵲入砥鍼厲石取三陽五輸為先軒之
寵八拭之陽說苑作軒光之寵八成之湯子同藥子明炙陽說苑作子
容摶藥子明吹耳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
復生周禮疏曰按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歷
之病使子明炊湯子儀脈神子術按摩
而醫之所病病猶瘵病也○董
份曰醫之所病蓋借前一病字而言言醫之所短也
此甚易曉者而注繆可笑又曰病道少言治病之道
少也
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百官表云公乘第八
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待乘公之車也○臣照按公乘

蓋以爵爲氏如壺關三老公乘興是也公乘爲陽慶之氏非爵也

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史通曰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它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叙事也何哉

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顧炎武曰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

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董份曰適其共養者言當適病者之供養以俟其死耳此不當復醫也索隱大繆

故濟北王阿母正義服虔云乳母也鄭慤已者○臣照按正義文疑有訛脫字

謹案卷一百四第四頁前二行觀者如堵牆也監本無堵牆也三字考證同此三字疑衍

考證第二頁前二行郭璞云刋本璞訛璞今改

卷一百五第二頁前五行則眼通神也諸本眼訛服據毛本索隱改

第六頁前八行忽忽承睞索隱音接刋本接訛挾據王本及毛本索隱改

第十三頁後二行脈來數疾諸本疾訛病據宋本改

第十九頁前七行謂於舊方技刋本方訛力今改

第二十頁後三行即名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詳文義舍人下衍一奴字

第二十二頁後八行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案薄吾女子名上不當有寒字疑衍

第三十一頁前六行小腸謂受穀而傳入於大腸也刋本受訛之今改

第三十一頁後四行主藏意刋本意誤榮據王砅注素問改

第三十二頁後三行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五尺刋本五訛三據靈樞脈度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滌
謄錄監生臣呂永安

詳校官主事衛臣徐以坤

史記卷一百六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吳王濞列傳卷四十六

索隱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汙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案澎濞字也音披位反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集解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索隱謂獨行從他道走間音紀閑反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索隱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正義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四里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幷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

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驍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甄索隱地名也在蘄縣之西會音古兌反甄音鉉布走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索隱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集解徐廣曰是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附其背索隱附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集解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適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事理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附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集解章昭曰今故章或稱豫章為行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索隱案鄣郡後改曰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集解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國用富饒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姚氏案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提音啼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正義愠於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

集解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索隱音淨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兒淵中魚不祥集解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故當赦宥使自新也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

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案吳國有鑄錢煮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卒踐更輸與平賈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輸與平賈者集解徐廣曰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雇之也正義踐更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為適乃戍邊一歲後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集解徐廣曰訟音松駰按如淳曰訟公也正義訟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言四十餘年者太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

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建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集解韋昭曰故為齊分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誚膠西王索隱誚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驪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索隱案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

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張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意亦可乎王瞿然駭曰索隱劉氏瞿音九具反又瞿遠視貌音九縛反說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擅弄變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案所謂殷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王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濟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集解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集解徐廣曰荊王劉賈都

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沙淮因并楚兵發使遣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集解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駰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故事也正義按專以僇辱諸侯為事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究詿亂天下正義詿音挂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集解駰案音值長沙者索隱謂其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集解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西走蜀漢中正義走音奏向也王子長沙王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西擊之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今蒲津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捊胡衆索隱捊音專謂專統領胡兵入蕭關正義今名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令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

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集解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

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詒名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笮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索隱適音直革反又音宅）削奪之

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索隱適音直革反又音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為太常（正義令盎為太常以示奉宗廟之指意）吳王弟子德侯廣（駰按漢書曰吳王父名廣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

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正義上音乘下竹懲反）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及見劇孟）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

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正義輕反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未可知也集解蘇林曰祿伯傑將兵降漢自為己利於吳為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

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令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正義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別為國屬兗州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印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

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皋人亂天下幣集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集解如淳曰鹵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正義顏師古曰御物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

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置放釋也敢有議詆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集解徐廣曰楚相張尚誄王而死正義按羽尚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集解徐廣曰屬梁國正義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潤州也東甌即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吳王集解韋昭曰啗音徒覽反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鏦殺之也正義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冢在縣北其處名為相唐盛其頭馳傳以聞集解駰案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隱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槀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

大王餘兵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頹當（集解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印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並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脉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集解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郾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從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從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集解駰案言濞之王吳由父省者音所幸反索隱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邨陽侯也）能薄賦斂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索隱謂興太子爭博是爭技也）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喪殘閩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鑿成提局驕矜携貳連結七國嬰命廣陵錯誅未塞天之禍卒取奔北

史記卷一百六

史記卷一百六考證

吳王濞列傳以故無賦集解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言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徐孚遠曰吳王既擅山海之利豈得聽民盜出鹽錢耶其言無賦如說得之矣

即使人鋌殺吳王○越絕曰東甌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

史記卷一百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索隱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觀津也正義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喜賓客

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正義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

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驪竇嬰引巵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集解駰案律諸侯春朝天子秋曰朝請正義請才性反孝景三

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桃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魚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也）毋如竇嬰賢乃名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集解徐廣曰實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集解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正義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正義閒音閑音昌女反）而不朝相提而論（集解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提音弟又音啼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蟄將軍（集解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蟄怒也毒蟲怒也必螫人又火各反索隱蟄音釋謂怒也漢書作爽爽即蟄也正義兩宮太子景帝也）則妻子毋類矣（索隱謂見誅滅無遺類）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集解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愛猶惜也）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集解徐廣曰沾一作怗又昌燄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譫也索隱小顏云沾音他燄反尺占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墳）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集解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也）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蘭

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集解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縣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令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案推轂謂自卑下如為之推車轂也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為服制索隱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依古令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竇索隱適音直革反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

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按謂仕諸侯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侵集解韋昭曰侵音寢小貌也又云醜惡也刻硝核也音生貴甚索隱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多長集解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相正義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並是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又以為諸侯王

疎謬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脉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脉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之腹心親戚也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索隱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己不然天下不肯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為非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集解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奏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集解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集解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說文曲旃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曰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頗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頗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頗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案何是嬰誤子漢書作嬰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侯司馬灌孟年老頗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集解張晏曰自奮勵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兩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將軍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頗陰侯言之太尉太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

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集解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索隱搏音博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賊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

諾索隱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集解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棄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抨彈音普耕反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集解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集解駰案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故應劭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侯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集解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案徐廣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紛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侯未敢嘗食武安鄂集解徐廣曰一作愕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屬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

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集解徐廣曰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東西宮衛尉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衆辱程將軍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咕囁耳語集解韋昭曰咕囁附耳小語聲索隱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郤氏音蚩輒反囁音汝輒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

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集解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餘地索隱案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人言為餘地索隱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索隱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漢書作穴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廁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名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集解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令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

酒為稱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非大行酒坐集解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

魏其侯大娖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集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夫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集解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名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集解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集解徐廣曰辟芳細反畫地謝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集解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占太后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地知分野所在也

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罪逆不道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索隱案包愷披音皮彼反不誅必為變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集解張晏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應劭云駒馬加著轅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集解張晏曰視車轅下隨母而已贊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應劭云駒馬加著轅局趣纖小之貌也按應說為長也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索隱案晉灼云藉蹈也以言蹂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集解徐廣曰一作存也帝寧能為石人邪索隱案晉灼云藉蹈也以言蹂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集解徐廣曰一作存也上謝曰俱宗室外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馬云机机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索隱案晉灼云藉蹈也以言蹂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集解徐廣曰一作存也帝寧能為石人邪索隱案晉灼云藉蹈也以言蹂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集解徐廣曰一作存也上謝曰俱宗室外

家正義嬰景帝從舅盼太后同母弟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禿老翁言嬰無官位扳援之首鼠一前一卻也索隱案謂共治一老禿翁索隱小顏云何不自解釋為喜樂耶指實嬰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謝避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侍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謝舌自殺索隱案說文云謝謝也白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貫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正義讐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頗川事故魏其不對為欺謾者也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正義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孝景時魏其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集解如淳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死共在一舂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之前何復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也正義天子崩曰大行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詔賜詔書獨藏魏其家丞封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集解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實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舂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謂閩即恚病痱索隱痱音肥又音扶味反風病也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集解張晏曰蚡偽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集解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駰案張晏曰月晦者舂垂至也索隱著日月者見舂垂至恐過赦瞻也論棄市渭城正義故咸陽其春武安侯病正義其舂即四年舂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二月魏其棄市至三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表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正月為二月正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月至今不改舉呼服謝罪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集解徐廣

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
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
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
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
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璞云襜褕短衣入宮不敬集解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除索隱尺占反褕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建元二年武安侯為太
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集解徐廣曰表云坐我爾雅云衣蔽前謂之襜郭璞曰蔽膝也說文字林並謂之
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
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
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案武帝以魏其
淮夫事為柱於武安侯為不直持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
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笑而
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
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
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
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
索隱述贊曰竇嬰田蚡勢利相雄咸倚外戚或恃軍
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辟咡兩宮事竟不
直宛哉
二公

史記卷一百七

史記卷一百七考證

魏其武安侯列傳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紛為諸郎

集解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

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也○臣照按諸

郎即百官表所謂議郎中郎侍郎郎中是也漢書作

諸曹郎

除闕索隱謂除闕門之稅也○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漢

立闕以稽諸侯出入至此罷之示天下一家之義也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按謂仕諸郡及仕

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徐孚遠曰索隱說小

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

武安

生貴甚索隱生謂紛自生尊貴之勢特甚○臣照按生

貴甚言紛生而為太后弟貴甚言其不學無術也

不好面腴○臣照按面腴蓋面訣也或古字通或傳寫

之訛或謂面腴以喜悅親附意著於顏面非口訣也

未合

史記卷一百七考證

史記卷一百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集解徐廣曰在汝頼之間索隱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括地志云城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地理志云成安屬頼川郡陳留郡又有城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正義今宋州宋城索隱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索隱將音醬扞音汗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十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公主正義如淳云景帝妹也而泣曰臣之所以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省音仙井反省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之時梁王之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不禮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老大臣之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此時報小禮以責之索隱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

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索隱抵音丁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猶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索隱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梁國丈余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劒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索隱非解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恍一邪臣浮說索隱恍漢書作怳林說文云怳誘也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衛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將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

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索隱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為人　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集解許慎曰魯之縞尤薄　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集解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集解徐廣曰在鴈門索隱崔浩云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

李廣為驍騎將軍集解駰案漢書曰北發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矣　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正義司馬彪續漢書云輕車古戰車　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正義李奇云監主諸屯也　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正義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　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正義釋名云輜厠也所載衣服雜厠其中　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正義幾音祈　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令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禔取辱耳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

集解徐廣曰禔一作祇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集解服虔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橈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畧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索隱郅音質臧固也郅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集解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

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集解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龍音龍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

中隱厚集解徐廣曰一云康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為梁將因事坐法免徙起相死灰更然生虜失訪推賢見重賄金貽謗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史記卷一百八考證

韓長孺列傳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恐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傳誤

因大行王恢言上○臣照按此下有天子詔問公卿安國與王恢辨難之語見新序漢書用之

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董份曰知當世取舍者智也智者宜或失於薄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於財宜其所舉皆汙墨而安國又舉廉士太史所以稱之也讀其文自見索隱繆徐孚遠曰出於忠厚言意本忠厚也索隱解出為去言無忠厚之行非也觀贊語自得之

史記卷一百八考證

史記卷一百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案小顏云世受射法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索隱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集解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小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集解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集解駰案昆邪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度云中國人也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尊貴者索隱之尊貴者索隱案董巴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集解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射音石還謂轉也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曰是必射雕者也集解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案服度云雕大鶩鳥也一名鵰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卓昭云雕一名鵰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

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正義其將乘白馬而出監護也）李廣上馬與十餘騎馳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索隱案小顏云凡所頓舍皆須近水草故稱莫府古字通用莫府者蓋兵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案許慎注淮南云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以自衛（集解孟康曰形如銅鉦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刁音貂案荀悦云刁斗小鈐如宮中傳夜鈐也蘇林曰形如銅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銷即鈐也埤蒼云鐎温器有柄斗似銚無緣音譙）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案小顏云凡所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因推墮兒（集解徐廣

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集解駰案孫灌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也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集解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集解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終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廣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

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猨臂集解如淳曰臂如猨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飲不勝者正義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案百以飲廣身至死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集解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秦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

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集解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駰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角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案大黃閒弩名韋昭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劣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

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謂不在人後也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集解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可擾筆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集解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音所具反奇蕭該音居宜反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

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令廣如其文牒急引兵徙東道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食其音異基案趙將軍名也或亦依字讀軍亡導或失道索隱謂無人導引軍故失道也後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正義絕度也南歸度沙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敖為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嫣或音偃又音許乾反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索隱壖又音而宣反案壖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小顏云令其父恨而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索隱劉氏音尚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集解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

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集解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集解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正義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也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戰連鬬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大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悛音七旬反漢書作恂恂音詢）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雖不能道辞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將天下無雙

史記卷一百九

史記卷一百九考證

李將軍列傳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徐孚遠曰良家子從軍蓋自以才力從大將軍取功名非卒伍也如說不分明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劉奉世刊誤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凌稚隆曰一本王下無於字

謹案卷一百六第八頁後六行走音奏刊本奏訛後據蒙恬傳注改

第九頁後五行人戶三千刊本戶訛邑今改

第十頁後五行願屏左右刊本屏訛并今改

第十三頁後二行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刊本城陽下複衍志云城陽四字今刪

第十五頁後二行今入于江刊本于訛平今改

第十六頁後一行且以誅錯刊本誅訛銖今改

卷一百七第二頁前二行故因改氏刊本因訛國據毛本索隱改

第三頁前七行沾一作怗刊本怗訛恬據索隱音訓改

第八頁前四行索隱摶音專刊本兩字俱作專今改

第十一頁後一行猶今人言為餘地刊本餘訛除今改

第十六頁前三行衣蔽前謂之襜刊本衣訛今據前注改

卷一百八第一頁後一行地理志云成安屬頼川郡刊本地理志訛作潁地志據漢書改

第八頁後二行即漢右北平也刊本右訛古改

第九頁前四行索隱述贊生虜失訪刊本訪訛防據毛本索隱改

卷一百九第四頁前一行索隱鍋即鈴也此解蘇林形如鍋句刊本鍋訛鏕據毛本索隱改

第四頁前四行案許慎注淮南云刊本脫注字據毛本索隱增

第六頁後三行集解本秦法得首若干封侯刊本秦訛義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馬嗣佺
謄錄監生臣徐麟趾

欽定四庫全書卷 史部 史記卷一百十 十一

詳校官主事衛臣徐以坤

史記卷一百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匈奴列傳第五十

正義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索隱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玁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 唐虞以上有山戎 正義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三名也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 玁狁葷粥 集解駰案解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玁狁秦曰匈奴

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

畜則橐駝索隱韋昭曰背肉似橐故云橐包愷音託正義畜許六反 騹贏索隱古今注云騹特馬牝生贏正義贏音力戈反 駃騠集解徐廣曰北狄駿馬索隱說文云駃騠馬父贏子也廣志音決蹄也發蒙記刻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母 駒駼集解徐廣曰似馬而青驪騮騵又如騵魚鄒誕生本駼字作奚 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分音扶糞反 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為食索隱少音式紹反長陟兩反少長謂年稍長 士力能彎弓索隱彎音烏還反 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集解韋昭曰鋋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索隱音蟬埤蒼云鋋小矛鐵矜古今字詁云矜矛鐏也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裹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集解駟案漢書曰單于姓攣鞮氏索隱攣音六緣反鞮音丁啼反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集解徐廣曰后稷之曾孫正義周本紀云不密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 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

戎狄攻大王亶父集解徐廣曰公劉九世孫 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索隱按謂始作周國也 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按畎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吾吾生弁明弁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牡是為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音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彫陰泰昌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也 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索隱王室衰詩人作怨刺之詩不能復雅也 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申侯有郤正義申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 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集解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 遂取周之焦穫正義括地志云焦穫亦名瓠口亦曰瓠中在雍州涇陽縣城北十數里周有焦穫也 而居于涇渭之閒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

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義今岐州雍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鄠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徙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為號齊釐公與戰于齊郊索隱釐音僖名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索隱音凡今潁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集解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為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玁狁至于太原集解駰案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輿彭彭城彼朔方集解駰案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正義言玁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也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為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內圖洛之間集解徐廣曰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閒索隱三蒼圖作圂圂地理志云圂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圂當為圖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圖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漆沮也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案左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曰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郤缺獲白狄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正義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圖洛之間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縣諸正義括地志云縣諸城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漢縣諸道屬天水郡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之戎集解徐廣曰在昆字當作混顏師古云混夷也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翟貎之隱地理志天水有綿諸道貎道應劭以貎戎邑音桓正義括地志云貎源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之貎戎邑漢貎道屬天水郡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云寧州慶西戎即劉昫邑城時為義渠戎國秦為北地郡也大荔集解徐廣曰在馮翊郃陽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本紀屬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括地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

大荔王城集解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氏音支括地荔力計反烏氏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朐衍之戎集解徐廣曰在北地朐音頊于反索隱案地理志朐衍縣名在北地鄜氏音吁正義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而晉北有林胡集解如淳曰林胡即儋林為李牧所滅正義括地志云朔州秦秋時北地也樓煩之戎索隱地理志樓煩縣名屬鴈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胡地也燕北有東胡山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以父之名字為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為輕便也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集解駰案音鉤山名在雁門索隱服虔云句音拘韋昭云山名在陰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案貉即濊也音亡格反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集解駰案昭王母也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紫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頹毀馬泌溪亘嶺東西無極蓋趙靈王所築也自代並集解駰案音傍白浪反陰山索隱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為塞集解徐廣曰在朔方正義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闕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集解韋昭曰地名在上谷至襄平索隱韋昭云遼東所理也今正義按上谷郡今嬀州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貲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集解駰案

適音丁革反而通直道索隱蘇林云去長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至雲陽索隱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正義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韋昭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集解駰案北假北方人故云北假索隱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正義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正義括地志云涼甘肅二州地本月氏國匈奴單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索隱按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撣黎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故天為撣黎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故曰撣黎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也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莫官反頭曼集解韋昭曰曼音瞞索隱曼音墨又如字後有所愛閼氏索隱閼氏舊音昌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接取其上英鮮者作烟支婦人採拊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支今日始親紅藍後當為足下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索隱應劭云髀箭也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集解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

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集解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正義按境上斥堠之室為甌脫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如淳曰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集解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是也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集解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黎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集解駰案骨都異姓大臣索隱又音黎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正義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集解駰案須卜氏主獄訟正義後漢書云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正義上谷郡今嬀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嬀州也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正義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言匈奴西方南直當

綏州也以西接月氏氐羌索隱風俗通云氐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有白馬氐又魚豢魏畧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纂文云氐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姜姓之別舜徙于三危今河關之西南羌是也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伍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為俛起什伯之中是也裨小王相封集解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正義且子餘反顏師古云且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索隱案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祭處蹛音帶索隱鄭氏云蹛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趁蹛林則服虔說是也又韋昭音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襜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襜聲相近或以林為襜也正義顏師古云蹛者遶林木而祭也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課校人畜正義許六反計其法扳刀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刀刻其面索隱軋音烏八反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楬杖也三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軋西方牧羊人續云輾轢也正義顏師古云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踩者也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其座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為尊也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集解張華曰匈奴名家曰迥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漢書作數十百人顏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索隱案魏畧云丁零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鬲昆薪犂之國正義已上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從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

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
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
擊冒頓冒頓選其精兵匿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
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集解徐廣曰在鴈門步兵未盡
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白登臺在白登山上
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匈
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騮馬索隱騮音武江反案青騮青色馬也
正義鄭元云騧不純也說文云騧面額皆白脇雅云黑馬白喙曰騧北方盡烏騮馬索隱
云驪黑色南方盡騵馬索隱騵赤黃色說文云騵赤黃曰騵高帝乃使使閒厚遺閼
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
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
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
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
矢外鄉索隱傅音附鄉音嚮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
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
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

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
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
擊冒頓冒頓詐其羸弱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
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
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
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
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
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寖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僨之君生於沮
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
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
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
后乃止索隱案漢書季布諫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
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
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
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
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

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
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集解徐廣曰音支索隱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
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
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
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
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集解徐廣曰一云樓煩正義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
安一千六百里烏孫呼揭集解駰案音桀索隱又音丘列反正義揭音朅又其列反二國皆在仍州
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謂皆已入匈奴
西北烏孫戰國時居仍州

國也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
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
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
係雩淺奉書集解駰案雩音火胡反索隱係胡計反雩漢書作虖漢書序請獻橐他一匹
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也駟八匹馬也皇帝即不欲匈
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
至新望之地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服虔云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
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
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集解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案漢書作比疏一
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緣為領袖及錦袷袍各一比
賜冒頓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洽反余一集解徐廣曰或作疏比也宣帝時
比音鼻小顏云辮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椎云比
椑也蒼頡篇云靡者為比麤者為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黃金飾具帶一集解駰案

日要中大帶 集解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一字索隱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

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正義綈音啼綠繒各四十匹索隱案說文云綈厚繒也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集解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正義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名也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集解韋昭曰言漢物什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也竹用反穹天子傳云牛馬之湩臣瓚人所具也湩音都奉反索隱字林云湩乳汁也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正義畜許六反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

立宗種令中國雖詳不取索隱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物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集解駰案音諜利口也而佔佔集解駰案昌占反衣裳貌冠固何當集解駰案言雖復著冠固何益所當索隱鄧展曰佔聽耳語服虔曰佔口吾為喋如淳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着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着冠何所當益也

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集解韋昭曰苦麤也音若靡鹽之鹽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集解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集解徐廣曰姓孫其子單音五郎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集解徐廣曰在安定正義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彭城故城在嫣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使奇兵入

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漢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負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闓然更始集解徐廣曰闓音愉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藁金帛絲絮它物歲有數令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遣之歸本國汝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於章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遣之歸本國汝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集解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集解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

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索隱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奸蘭（集解駰案奸音干干蘭犯禁私出物也）出物與匈奴交（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蘇林云在鴈門也）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索隱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也）見寇徐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集解徐廣曰一云乃下具告單于）尉史乃先告單于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集解駰案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索隱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如淳云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因敖廣敖門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因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

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 集解駰案漢書音索音斗 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近胡索隱辟音僻造陽即斗辟縣中地正義曲逆辟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棄與胡也 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 索隱稚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鄒誕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 近得其實 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 索隱單音丹 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 正義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 用其姊妻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 正義軍別行也 獨遇單于兵故盡沒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 集解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 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 索隱罷音疲徼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 無近塞 正義無近塞居止 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 正義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慭惜乃如此 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

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主也索隱韋昭云休屠金人以為祭天主崔浩云休屠金人是也蓋說恐不然案得浮圖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韋昭曰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集解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

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集解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駰案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去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貢私從馬凡十四萬匹正義戎謂貢擔衣糧私募從者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集解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又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

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集解如淳曰翰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集解徐廣曰在金城索隱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吏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臺訪議高堂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所能於事者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

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苴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索隱臣瓚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集解韋昭曰主使來客官也正義官名若鴻臚卿問所使郭吉禮單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北海即上海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

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
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
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
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
質正義音致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
朝鮮以為郡正義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置酒泉郡正義今肅州以萬
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
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祁連間冒頓單于
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乃遠
去過大宛西擊大夏王之都嬀水北為王庭也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
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雚為塞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胘
雚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
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
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
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
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
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
太子為質無幾矣正義幾音古紀反言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
中貴人其儒先集解駰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辯其
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
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
使王烏而單于復謂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
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
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
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
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
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
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
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
拔胡將軍及浞野侯集解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
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
廬集解徐廣曰一作儓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
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

酒泉燉煌郡正義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太羹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来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正義音于將軍敷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来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應劭云在武威縣北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集解駰案音鈞又音吁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也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正義顧胤云鄣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至廬朐集解音衢服虔云廬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名也正義地理志云五原郡稒陽縣北出石門鄣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北得鄣列亭至廬朐也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傍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括地志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鄣強弩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鄣即此也長老傳云鄣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

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索隱且音子餘反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集解駰案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知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正義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在伊州）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集解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涿音卓涂音以奢反正義匈奴中山也）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集解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累力為反重文用反）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集解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所得因杅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集解徐廣曰天漢四年）游擊說無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正義御音語其一兩人耳（正義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非天漢四年事似錯悞人所知）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漢書云明年且鞮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功不得相御當也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

徵索隱案韓國要禮云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徵其詞也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索隱案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忌諱當代故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徵一時之權集解徐廣曰徵音懲索隱案說文徵反言求一時權寵也劉伯莊音叶徐音皎皆非也而務諷納其說索隱說音稅以便偏指不參索隱案謂說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徵求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不參詳終始利害也彼已將率索隱詩云彼已之子彼已者猶詩人謂衛霍等也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猃狁葷粥居于北邊既稱夏裔式憬周篇頗隨畜牧屢擾塵烟爰自冒頓尤聚控弦雖空幣藏未盡中權

匈奴列傳○顧炎武曰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困學紀聞曰王氏逑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燕北有東胡山戎索隱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為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為輕便也○臣照按索隱引續漢書蓋有訛脫字今據後漢烏桓傳云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隨水草放牧無常處又曰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為輕便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困學紀聞曰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戎襄公四

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闔若璩曰魏絳和者北戎非西戎也

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蒙恬傳作三十萬衆

築四十四縣城○秦始皇本紀作三十四縣

十餘年而蒙恬死○恬以始皇三十四年擊胡以二世初即位死首尾實四年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索隱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臣照按老固稱翁但索隱於韓安國傳既云聶姓翁壹名何於此復有異說乙

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利中傷之○臣照按此下疑有闕文然漢亦仍之無所增益則當時所傳亦如此

徐孚遠曰如淳之說非也謂中其欲使不至時入塞及作共友師古曰太守姓名也衛青傳作代郡太守友則及為友無疑

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畧千餘人○漢書恭

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臣照按此下疑有

闕文然漢亦仍之無所增益則當時所傳亦如此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謐納其說以

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

決策○臣照按索隱讀作以便偏指不參句彼已將

率句席中國廣大句氣奮人主句因以決策句誤也

應作以便偏指句不參彼已句將率席中國廣大氣

奮句人主因以決策句蓋謂言匈奴者務謐納其說

以便申其一偏之見而不以彼已利害短長參之其

將率則席中國盛勢以奮其氣人主就此單決策是

以無功也

史記卷一百十考證

史記卷一百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媪通索隱衛姓也媪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媪通案既云家僮故知非老或者媪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媪通則少亦稱媪也而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媪通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父與母皆未明也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集解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疇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媪媪長女衛孺索隱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

夫後子夫男弟步廣集解徐廣曰步一作少　廣生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集解服虔曰母適妻也青之母適母索隱漢書作民母顧氏云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間故曰民母今本亦或作民母也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索隱音去聲　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正義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有一鉗徒集解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集解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生子季須元鼎元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索隱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集解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

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
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
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
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
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即衛太子據也立為
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
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
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

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索隱高闕山名小顏云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也遂略
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
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正義今夏州也以三千八百户封青
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為平陵
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
語也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
也正義服虔云鄉名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
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集解張晏曰從蠻夷

借兵鈔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
于太原索隱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
方索隱小雅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即雲中郡之西河今勝州
東河也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輛畜產畢收為鹵
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集解如淳曰按行也榆谿
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
山諸次水出馬東經榆林塞為榆谿是榆谿舊塞也
絕梓領梁北河集解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正義括地志云梁北河在靈州界討
蒲泥破符離集解晉灼曰二王號索隱崔浩云北塞名斬輕銳之卒捕服聽
者三千七十一級集解晉灼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正義訊問也醜
衆言執其生口問之知虜處獲得衆類也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
益封青三千户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集解徐廣曰友
者太守名也姓共也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
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
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遊擊將軍左內
史李沮集解文穎曰音徂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
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太

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
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
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
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
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賈逵云裨益也小顏云裨王小王也若裨將然音頻移反）衆
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
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
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案謂立大將軍

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
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户而封青子伉（正義口浪反）為宜春
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
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
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子在繦褓中（正義襁長尺二寸濶八寸以約小兒於背褓小兒被也）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
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
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

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集解張晏曰正軍正也閎長史名也安正義律都軍官史一人也議郎周霸等集解徐廣曰儒生索隱案郊祀志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集解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奏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集解徐廣曰姊即少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索隱悅漢紀作票鷁票鷁勁疾之貌也票音頻妙反鷁音弋召反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集解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服虔音飄搖大顏案荀

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今案大夏國在大宛之西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騫既失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集解徐廣曰驃一亦作剽正義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勲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司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鬣白色一曰髦尾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音戾山名也討遫濮索隱遫音速濮音卜崔浩云匈奴部落名案下有遫濮王則是國名也涉狐奴集解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懾失氣也說文云慴懼也慴古文慴從心習聲慴或從手集解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集解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正義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誅全甲集解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全甲謂具足不失落也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集解如淳曰祭天為主索隱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屠音儲益封去病二千戶其裨將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廉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

集解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索隱韋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餘衆保南山遂號小月氏攻祁連山索隱小顏云即天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案西河舊事謂白山即天山祁連恐非也得酋涂王集解張晏曰胡王也索隱酋音才由反涂音徒漢書云揚武乎觻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此文省也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正義律也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滅其七一云亡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為是也減什三索隱案漢書作減什七小減什去病五千

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正義遬音速）捕稽且王（索隱且音子余反）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漢書作石千騎將王然則此千騎將即匈奴王號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集解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句王高不識（集解徐廣曰句音勾匈奴以為號索隱案二人並匈奴人也）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案三字共為王號）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正義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戰故宜冠從驃之類者也）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索隱案漢表作僕朋疑多是誤煇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索隱音宣反謂驃騎常選擇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案謂遲留零落不遇合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索隱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禪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索隱漯音他合反案地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禪王呼毒尼（集解文穎曰胡王名）為下摩侯鷹庇為煇渠侯（集解徐廣曰一云篇譆索隱漢書鷹作雁庇音必二反又音疋履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煇渠封僕朋至三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正義煇渠表作順梁）禽梨為河綦侯（集解徐廣曰禽一作鳥索隱案表作鳥梨）大當戶銅離（集解徐廣曰一作稠離也索隱徐注與漢臣表同此文云銅漢書云調字又異也）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悍（集解晉灼曰獟音欺旗反索隱說文獟作趪行疾貌悍音胡旦反）

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正義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患也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平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並是故以降來之民分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索隱案幕即沙幕古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為漢兵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正義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畫計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集解駰案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正義三蒼解詁云紛拏相牽也殺傷大當索隱以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縱輕騎夜追之大將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遲音值行二百餘里集解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遲也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集解徐廣曰寘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

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索隱谷音祿蠡音黎又音離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粥之士集解徐廣曰粥一作允駰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齎絶大幕涉獲章渠集解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書云涉獲單于章渠也以誅比車者集解晉灼曰王號也索隱比音必耳反轉擊左大將索隱案漢書名雙也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漢書作度離侯小顏云山名歷度濟弓閭集解晉灼曰水名也索隱包愷弓音穹亦如字讀獲屯頭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集解徐廣曰王一作藉索隱案李奇云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積土為壇於山上封以祭天也祭地曰禪登臨翰海集解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案崔浩云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廣志在沙漠北執卤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逮行殊遠而糧不絶索隱逮與卓同卓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集解徐廣曰一作衛山從驃騎將軍獲王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與音余不失期從至檮余山索隱檮音桃徒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隱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作剸剸並音專小顏音之克反靬音居言反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靬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集解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隱廣子也校尉自為爵大庶長索隱案徐自為也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

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集解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索隱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衛將軍霍驃騎皆加此官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索隱案孔文祥云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周仁陰重不泄其行亦同也有氣敢任索隱謂果敢任氣也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集解徐廣曰穿地為營域索隱鞠戲以皮為之中實以毛蹙蹋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三蒼云鞠毛可蹋以毛為戲故云鞠戲鞠音巨六反正義按蹙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屬國即上分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也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索隱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竪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謚之曰武廣地曰景桓侯集解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是武謚也辟土服遠曰桓索隱案景桓兩謚也布義行剛是武謚也辟土服遠廣地之謚也以去病平生有武藝及廣邊地之功故云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也子嬗代侯索隱嬗音市戰反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集解徐廣曰元封五年謚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案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尚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伉代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謂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案漢書云為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集解徐廣曰為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索隱音于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音俎豆之俎雲中人正義勝州北也事景帝武帝立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巫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集解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為平陽侯尚衛長公主索隱公主景帝姊也姦音古顏反衛長公主即衛皇后也敬聲代侯為太僕坐衛氏驕恣收捕太僕劾以不敬下吏死

將軍李息郁郅人集解徐廣曰郁音窒索隱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之栗反今慶州弘化縣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而敖亡八千騎還入塞當斬贖為庶人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左賢王戰左賢王將四萬騎圍敖敖與麾下壯士直貫胡騎出圍之還未入塞會軍罷當斬贖為庶人後一歲為彊弩將軍出西河與匈奴戰無利當斬贖為庶人後四歲為彊弩將軍出酒泉與右賢王戰右賢王將數萬騎圍敖敖軍中食乏死傷多敖乃遣驍騎數出為奇兵以救解圍還當斬贖為庶人後三歲為彊弩將軍出西河與匈奴戰無利當斬贖為庶人後四歲為彊弩將軍出五原索隱音子餘反二千餘里擊匈奴左賢王圍敖敖軍三日糧絕死傷過半敖乃引精兵自出力戰連日夜且出且戰復還斬首虜萬餘人軍乃得解還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為彊弩將軍出雲中代二千餘里擊匈奴左賢王圍敖敖軍八日糧絕死傷過半敖乃引精兵出力戰晝夜連斬數人乃得解還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為彊弩將軍出雲中代二千餘里擊匈奴左賢王圍敖敖軍七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索隱縣名在馬翊祋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詡正義祋都回反祤音許羽反本漢祋祤縣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以善御求見也侍中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集解徐廣曰再出以剿姚校尉也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謂隴右蘭州之西河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

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敦煌等郡西方益少胡寇四益

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郡今汾州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勝州今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

某解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集解徐廣曰太初二年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集解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涉四年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隱音預與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君子豹變貴賤何常青本奴虜忽總戎行姊配皇極身尚平陽寵榮斯藉取亂奚章剿姚繼踵再靜邊方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考證

衛將軍驃騎列傳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臣照按費袞曰人奴之為一句生得無笞罵即足矣為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噌等為伍之生其說亦可通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漢表作一千戶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漢書作三千一十七級

益封青三千戶○漢書作三千八百戶

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漢表從平一千一百戶

議郎周霸等索隱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周霸議封禪見封禪書又儒林傳云魯周霸至膠西內史申公弟子也

誅全甲○凌稚隆曰按漢書霍去病合短兵鏖皐蘭下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今史記於短兵下无鏖皐蘭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殊不可解蓋傳寫之誤也徐廣注曰全一作金因其誤而注之耳

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為是也○茅瓚曰若如一說則是方敘驃騎之功而又計其損失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

校尉僕多有功索隱案漢表作僕朋疑多是誤○臣照按僕朋祇一見於漢表耳史漢驃騎傳及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皆作僕多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則是僕朋為誤非僕多誤也

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按董份曰嘗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為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為句矣不知太史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

而成功也右丞尚誤況其他乎史記誠不易讀也

仍與之勞○凌稚隆曰按仍與漢書作仍興注重興軍旅之勞也

逴行殊遠○臣照按逴漢書作卓隸辨曰祝睦後碑懿德逴優按卓古通逴楚辭哀時命處卓卓而日遠兮卓一作逴

元封元年嬗卒○封禪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武帝立十二歲為驃騎將軍○臣照按驃騎將軍武帝特立此名以寵去病者本傳元光五年公孫敖為騎將軍此驃字蓋衍

家在漢中○程一枝曰蘇建家在大猶鄉張騫家在漢中二家字一本作冢

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臣照按正義謂涼肅等州句謂字上疑脫酒泉二字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考證

謹案卷一百十第二頁前一行故云槀刊本槀訛駝據毛本索隱改

第二頁前二行索隱廣志音決踶也刊本音訛云據索隱改

第三頁前五行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至是為犬戎一段考山海經作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與此注異

第三頁後七行在雍州涇陽縣城北十數里刊本城訛北城今改

第四頁前三行徙士亡出塞外刊本士訛土今改

第四頁前四行釐音僖名諸兒也據春秋傳及世家僖公名祿父不名諸兒此索隱誤

第四頁前七行氾音凡刊本凡訛汎據毛本索隱改

第四頁後四行杜預以為允姓之戎居陸渾刊本

允訛九陸下脫渾字據左傳注改增

第五頁前五行秦置三十六郡案此專指白土縣言疑作秦置為上郡

第五頁後四行天水有綿諸道獂道此正釋本文獂字諸本獂訛狄據地理志改

第六頁前六行故樓煩胡地也刊本胡訛故今改

第六頁前八行以父之名字為姓刊本訛作以之名烏號為姓據毛本索隱改

第十一頁前一行膚施縣秦因不改疑當作膚施秦縣漢因不改

第十二頁後八行鮮卑之俗刊本鮮訛解今改

第十三頁後四行屈射丁零刊本零訛靈注同今並改

第十六頁後五行係胡計反刊本訛作係音計據毛本索隱改

第二十頁前七行何益所當句無解疑當如索隱及漢書注作何當益

第二十頁後七行遂至彭陽據正義疑城字為誤而引括地志釋彭城者正之則此當作彭城陽字應誤

第三十三頁前一行幾音古紀反言無所冀望也刊本古紀反訛作紀言反言字訛作古據王鏊本改

第三十五頁前八行地理志云五原郡稒陽縣北出石門鄣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屠河城又西北得宿虜城又西北得虜河城又西北得虜城又西北得稒陽塞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屠河城又西北得宿虜

第十頁後三行揚武乎欃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
刊本揚訛楊乎訛平欃下脫一得字據漢書改
增
第十三頁前一行降異國之王三千人刊本王訛
主據漢書改
第十四頁前八行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
刊本彊訛疆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舉人臣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要　史部

史記卷一百十二至三

詳校官主事街臣徐以坤

史記卷一百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索隱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後割入齊也正義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

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集解徐廣曰一云一歲史記卷一百十二 二 索隱謂以儒術飾文法如衣服之有領緣以為飾也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嘗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嘗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集解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為不可不敢逆上耳正義顏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集解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駟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索隱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為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為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謂弘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諸嘗

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甾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纔脫穀而已）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甾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甾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案人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臣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索隱

案此語出于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集解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索隱小顏云右亦上也言遭遇亂時則上武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何恙問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集解駰案漢書曰年八十索隱案弘月為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

中詔復弘後為關內侯也）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

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名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名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集解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集解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靡音縻敝猶凋敝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集解徐廣曰一作斥鹵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集解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腄集解徐廣曰腄在東萊音垂索隱腄音逐瑞反注音飽其音同也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集解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已若章邯之比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樂音岳嚴本姓莊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為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集解駰案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據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

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俾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索隱虡音巨御氏本作鐻音同）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鬻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索隱上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為下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案尉官也佗趙人姓名睢音雖）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集解韋昭曰監御史名祿也）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

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謂勝廣舉兵據陳舉音如字或音據恐疎也下同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集解張晏曰壤地進益也至於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濈州集解如淳曰東夷也索隱僰音白北反又皮逼反濈州地名即古濈陌國也音紆廢反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索隱匈奴城名音煩燔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銀甲砥劍檠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集解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索隱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旁齧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名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集解徐廣曰伅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皆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闕脫也索隱纂音撰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

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集解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按偃言吾日暮塗遠恐赴前塗不及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也急也）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涇孔車（集解徐廣曰孔車涇人也沛有涇縣索隱涇戶交反車尺奢反）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集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

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 集解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案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 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 索隱較音角較明也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仡分奉祿以給

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 集解徐廣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 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襃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集解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索隱案謂公孫等未遇為時所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 遠迹羊豕之間 集解韋昭曰遠跡謂耕新牧在於遠方索隱案公孫牧豕卜式牧羊也 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 索隱又理也 府

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
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案謂枚乘也漢始詔
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者
故禮有蒲璧蓋或畫繢以為禁飾也見主父而歎息
索隱案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
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者是也羣臣慕嚮異人並出
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
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
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
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
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
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
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
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
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
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
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

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
漢之屬守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平津巨儒睕年始遇外示寬儉內懷嫉
妬寵備榮爵身受肺腑主父推恩觀時設度生食五
鼎死非
時蠹

史記卷一百十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考證

平津侯主父列傳二歲中至左內史集解徐廣曰一云一歲○臣浩按一歲中為是弘以五年對策即於是年為左內史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是時趙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嚴本姓莊漢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顧炎武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臣照按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則此佗字疑衍

弘為舉首○王若虛辨惑曰舉首下意似不足豈有闕文乎

後聖不循○董份曰後聖聖字恐當是世字言禹聖德後世不能循也

始之盛也○凌稚隆曰一本始作治

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徐孚遠曰封泰山用蒲輪恐傷草木也迎賢人用蒲輪欲令車安也索隱非是

史記卷一百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宋中郎外兵　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　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南越王正義都廣州南海縣尉佗者真定人也索隱尉官也佗名也姓趙佗音徒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韋昭云真定故郡名後更為縣在常山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集解徐廣曰桂林南海象郡秦本紀始皇三十三年略陸梁地以為桂林象郡地理志云武帝更名桂林曰鬱林南海尉任囂病且死集解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索隱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鄣氏劉氏本湟蛆作涅音結反漢書作湟豁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陽下湟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匯今本有湟涅及匯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水經云含匯縣南有匯浦關未知孰是然鄣詆作涅漢書作湟蓋近於古以譏秦之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索隱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集解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索隱被音皮義反行南海尉事索隱服虔云詐詔書使為南海尉也

尉也索隱音五刀反名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索隱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集解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索隱被音皮義反行南海尉事索隱服虔云詐詔書使為南海尉也會也索隱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鄣氏劉氏本湟蛆作涅音結反漢書作湟豁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陽下湟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匯今本有湟涅及匯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水經云含匯縣南有匯浦關未知孰是然鄣詆作涅漢書作湟蓋近於古以譏秦之

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索隱韋昭云竈姓周隆慮縣名屬河內音林閭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索隱案即陽山嶺也歲餘高后崩即罷兵

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隱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長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甌駱也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名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名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譖臣又�consecutive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索隱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除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效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集解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索隱王恢兵未踰嶺閩越王

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索隱漢書悅作怵韋昭云誘怵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

武帝璽索隱李卲云藏其僭號之璽也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集解徐廣曰一作典索隱案解音紀虬反樛姓出邯鄲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常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索隱安國姓也少季名也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

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集解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蒼梧秦王即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集解韋昭曰特使者為介胄也索隱志林云介者介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韋昭以介為恃介者間也以言間恃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恃為介胄則非也虞喜以介為

因亦有所由案介者賓主所由也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鋋嘉以矛（集解韋昭曰鋋音七全反又吳王濞傳鋋殺吳王與此同索隱案漢書作介介被也恃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舍（索隱案謂分取其兵也）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郟壯士（集解徐廣曰縣屬義今汝州郟城縣）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集解徐廣曰為校尉）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集解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凡越封高昌侯索隱案功臣表術陽屬下邳）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索隱案南康記以為大庾嶺名塞上也）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索隱案功臣表成安屬郟）樛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索隱案龍亢屬譙國漢書作襲侯服虔作邛音灼云襲古龍字）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妄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集解徐廣曰淮一作匯也）樓船十萬師（集解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

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集解徐廣曰一作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索隱劉氏云匯當作湟湟水也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集解張晏曰故越人降為侯集解徐廣曰屬一作瀨駰案張晏曰故越人為戈船下厲將軍集解徐廣曰屬一作瀨駰案張晏曰故越人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應劭曰瀨水流涉上也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船下因謂之戈船也出零陵或下離水集解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正義地理志云零陵縣有離水東至廣信入鬱林九百八十里或抵蒼梧使馳義侯集解徐廣曰一作越人也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正義曲州協州以南是夜郎國下牂柯江正義江出南徼外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索隱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名貪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歌也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曰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結集解徐廣曰犂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犂即比義不煩更釋又解犂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亦作遲明遲音稚遲待也亦犂之義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集解徐廣曰在東萊越郎將都稽集解徐廣曰表曰孫都南越之郎官都稽得嘉封為臨蔡侯索隱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集解韋昭曰揭音其遊反索隱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渠劉氏音求例反定者令之名也案漢功臣表云定揭陽令意又別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居名翁也諭甌駱屬漢索隱案漢書甌駱三十餘萬口降漢守得為侯索隱案漢書云光聞漢兵至降封為桃侯揭陽令為安道侯越將畢取為臊侯桂林監居翁為湘城侯韋昭云湘城屬堵陽桃安道臊三縣皆屬南陽臊音遼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集解徐廣曰儋耳珠崖南合浦交阯索隱徐廣據漢書為說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

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
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
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
船從欲急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
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中原鹿走羣雄莫制漢事西驅越推南
裔陸賈騁說尉佗去帝樛后內朝呂嘉很戾君臣不
協卒從剿棄

史記卷一百十三

史記卷一百十三考證

南越尉佗列傳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索隱按龍亢屬譙國○臣照按年表索隱曰龍魯邑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此處索隱注自相矛盾

史記卷一百十三考證

史記卷一百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　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集解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門聲音昊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集解徐廣曰騶一作駒索隱徐廣說是上云甌駱此別云閩不姓騶也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集解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隱小顏以為即今之泉州建安也正義今閩州又改為福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集解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郡東南濱海云都東甌集解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永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反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拒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

之間集解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徐廣據年表而為說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鋌殺王索隱劉氏鋌音寬鋌撞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集解徐廣曰漢書作殉耘義當取耘除或言耘音于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隕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縣君丑不與謀焉索隱縣音搖縣者邑號丑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集解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洪崖山當古驛道此丈云嶺章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括地志云梅嶺在虎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州漢亦屬豫章郡二所未詳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集解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集解徐廣曰張一作城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索隱鄭氏句音鉤會稽縣也正義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一百里漢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

邪白沙索隱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閩正義越州有若耶山若耶溪若如一預州有白沙山蓋從如此故閩州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正義錢唐杭州縣轅姓終古名斬徇北將軍為禦兒侯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禦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集解徐廣曰敖東越臣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索隱韋昭云在九江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索隱徐廣云敖東越臣韋昭云開陵屬臨淮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嫈侯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索隱繚嫈縣名服虔曰嫈音瑩劉伯莊音紆縈反福者故閩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索隱韋昭云多姓軍名也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句踐之裔是曰無諸既席漢寵實因秦餘騶駱為姓閩中是居王搖之立爰處東隅後嗣不道自相誅鋤

東越列傳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臣照按越為楚滅子孫分散臣服於楚越世家雖有或為王或為君之言其實自相稱署而不得比於宋衛中山之數者也秦兼天下罷侯置守六國之後尚不得尺土寸地矧區區江南海上之越別奉以君長之號乎疑無諸與搖皆已廢為庶人陳項兵起乃始糾合義旅閩越之民尚思舊德相率景從耳

漢　太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集解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案朝音潮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訕

朝鮮正義潮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驪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王滿者故燕人也索隱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集解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索隱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二國以屬已也應劭云元菟本真番國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浿音傍沛反正義地理志云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浿普大反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正義

命謂教令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索隱案地理志雲鄣樂浪有雲鄣縣也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集解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索隱韋昭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瓚云王險城在樂浪郡浿水之東也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索隱東夷小國後以為郡方數千里正義括地志云朝鮮高麗貊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國六百里北至靺鞨國千四百里傳子至孫右渠正義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眾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索隱誘一作譎說文云譎讓也諭曉也譎音才笑反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索隱即送何之御也朝鮮裨王長正義顏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王乃將士長恐顏非也即渡馳入塞正義入平州榆林關也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索隱有殺將之美名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正義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

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
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
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
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郤降下
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
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
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
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
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
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
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
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
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
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
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
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唊音頰索隱路人漁陽縣人如淳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唊一音協亦
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
庶人索隱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沙何誣功為兵發首樓
船將狹集解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
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衛滿燕人朝鮮是王王險置都路人相右渠首羌涉何調上兆禍自斯狐疑二將山遂伏法紛紜無狀

史記卷一百十五

史記卷一百十五考證

朝鮮列傳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集解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凌稚隆曰按師古云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谿相參三將軍王唊四應氏云五人誤也

謹案卷一百十三第一頁後四行畧陸梁地以為南海桂林象郡列本桂訛鬱據秦本紀改

第一頁後八行即穴流泉列本流下衍東字據漢書亦作遲明列本漢書下衍史記二字據毛本索隱刪

第十頁前四行漢書亦作遲明列本漢書下衍史記二字據毛本索隱刪

第十一頁前八行索隱述贊卒從勒棄諸本棄訛絶與上制裔等韵不叶據毛本索隱改

卷一百十四第一頁前八行故字从虫門聲列本門訛閩據說文改

第二頁前二行水出永寧山列本脫永字據毛本索隱改

第四頁前六行有梅嶺在洪崖山列本洪崖訛洪崖據毛本索隱改

卷一百十五第一頁後四行番音普寒反列本寒訛蓋今改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　侍　朝
對　官　檢　討臣　郭　寅
膳　錄　監　生臣　劉　垠

欽定四庫全書卷

史記卷一百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正義在蜀之南以什數夜郎最大索隱劉氏音所具反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捷為屬國也章昭云漢為縣屬牂牁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為姓也正義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其西靡莫之屬正義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非在姚州北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以什數滇最大集解如淳曰滇音顛滇馬出其國也索隱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也崔浩云滇後為縣屬越巂太守所理也正義昆州郎州等本滇國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也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索隱魋音直追反結音計其外西自同師以東集解韋昭曰邑名也索隱漢書作桐師盆州楪音葉正義上音楪楪澤在靡北百餘里漢楪榆縣在澤西益都靡非本桑榆王屬國也名為嶲

詳校官主事衛臣徐以坤

昆明集解徐廣曰永昌有鶤唐縣索隱崔浩云鶤昆明二國名韋昭曰今益州縣正義鶤音髡蓋南接昆明之地因名也皆編髮隨畜遷徙正義編步典反畜許六反皆鶤昆明之俗也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鶤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集解徐廣曰徙在漢嘉筰音昨在越巂索隱服虔云徙筰二國名韋昭云在越巂正義徙音斯括地志云筰州本西蜀徼外白貓羌鶤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云徙縣故邛人筰人界也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索隱案應劭云汶江郡本冉駹音亡江反正義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國地也後漢書云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也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

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集解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矩番陽令唐蒙正義番音婆唐蒙

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怨因兵威使

取其筰馬僰僮正義今益州南戎州北臨大江古僰國髦牛以此巴蜀殷

富索隱韋昭云僰屬犍為音蒲北反服虔曰舊京師有僰婢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

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

常頗集解駰案音棄畧通五尺道索隱謂棧道廣五尺正義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如淳云道廣五尺也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

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

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索隱案晉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小顆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宴音求羽反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

牁正義崔浩云牂牁繫船杙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杙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杙船處乃改其名為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

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案食糧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

船枻以為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牂牁江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集解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

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集解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為自葆（正義令犍為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集解徐廣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集解徐廣曰一名天竺則浮屠（索隱記一本作乾毒駉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駉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屠胡是也索隱身音捐毒音篤小顏亦曰捐篤也）可數

也後為縣屬牂牁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索隱即且蘭也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筰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筰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集解應劭曰今蜀郡岷江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索隱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揃音翦索隱揃謂被分割也剽音匹妙反言西夷後被揃割遂剽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卒為七郡集解徐廣曰犍為牂牁越巂益州武都沈黎汶山地也索隱述贊曰西南外徼莊蹻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漫靡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邛筰稱雄及置郡縣萬代推功

西南夷列傳自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集解徐廣曰徙在漢嘉筰音昨在越駹○臣照按華陽國志曰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越駹曰筰蜀曰巴與徐所説不同

乃拜蒙為郎中將○華陽國志作中郎將

史記卷一百十六考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索隱右不宜在西南夷之下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劒索隱呂氏春秋劒伎云持短入長陵忽縱橫之術也魏文典論云餘好擊劒以短乘長是也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索隱孟康云愛而字之也相如既學七經索隱案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慕之焉

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索隱張揖曰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集解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索隱案鄒陽傳云枚先生嚴夫子則此夫子是美稱時人以為號爾而徐廣云字為非漢書作嚴忌者案忌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也相如

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索隱案臨邛郭下之亭也）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索隱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集解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索隱張揖云挑撓也以琴中撓之挑音徒了反撓音如了反）其詩曰鳳兮鳳兮從我棲止（索隱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皇有一艷女在此堂室通人邈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皇棲得托子尾永為妃匹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

（集解韋昭曰閑甚得都邑之容也郭璞曰都猶姣也詩曰洵美且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索隱郭璞曰云婚不以禮為節也）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集解郭璞曰言貧窮也索隱案孔文祥云徒空也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言就此中以安立也）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索隱文穎云第且也郭璞云第發語之急耳如往也）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集解韋昭曰鑪酒肆也以土為墮邊高似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集解韋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褌此者言其無恥也今銅印言犢紐此其類矣）與保庸雜作（集解駰案方言保庸謂之甬南方奴婢賤稱也）滌器於市中（集解韋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溉者）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集解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集解郭璞曰厭游宦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

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集解郭璞曰主獵犬也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集解郭璞曰楚稱楚之美烏有先生者集解徐廣曰烏一作惡烏有此事也為齊難集解郭璞曰難詰難楚事也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集解郭璞曰為折中之談也故空藉此三人為辭索隱藉音假借與積同音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

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集解郭璞曰詫誇也音詫夏反索隱過音戈詫音勃亞反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奏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集解郭璞曰罘罝也音浮正義說文云罘兔罟也今幡車罟也彌竟也掩兎轔鹿射麋脚麟集解徐廣曰轔音吝駟牽索隱韋昭云脚謂持一脚也司馬彪曰脚持也說文云持偏引一脚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集解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擩也音而沿反又音而悅反擩之於輪鹽而食之驅馳也音殉索隱染或為淬與下文肘割輪淬意同也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集解郭璞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索隱郭璞云特獨也名曰雲夢索隱案詮音亡棟反又音莫風反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郭璞曰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有雲夢城華容縣又有巴丘湖俗云即古雲夢澤也則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湖也今案安陸東見有雲夢城雲夢縣而枝江亦有者蓋縣名遠取此澤故有城也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茀鬱隆崇崔萃峯巖參差日月

蔽雚（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高山壅蔽日月雚缺半見索隱案漢書注此卷多不題注者姓名解者云是張揖亦兼有餘人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集解徐廣曰一作瑕索隱張揖云赭赤土出少室山堊白堊本草云一名白墡也）雌黃白坿（集解徐廣曰音符駰案漢書音義曰白坿出魯陽山蘇林音附白石英也索隱白坿出魯陽山蘇林音附）錫碧金銀（正義顏云錫青金也碧謂玉之青白色者）

正義藥對曰雌黃出武都山谷與雄黃同山）眾色炫耀照爛龍鱗（集解郭璞曰赤瑾也如龍之鱗采）其石則赤玉玫瑰（集解郭璞曰赤瑾也見楚辭玫瑰石珠也）琳琅琨珸（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琳琅石次玉者琨珸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者索隱司馬彪曰琨珸石之次玉也河圖云流州多積石名琨珸石鍊之成鐵以作劒光明如水精案字或作昆吾也）瑊玏玄厲（集解徐廣曰瑊音古咸反玏音勒皆次玉者駰案漢書音義曰玄厲黑石可用磨者）瑌石武夫（集解徐廣曰石似玉駰案漢書音義曰瑌石出鴈門武夫出長沙也）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麋蕪芷白芷若杜若也索隱司馬彪云蕙香草也本草云薰草一名蕙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莖魏武帝以此燒香今東下田有草莖葉似麻其華正紫也張揖云衡杜衡東下田有草生天帝之山案山海經云葉如葵臭如蘼蕪可以走馬博物志云一名土杏味亂細辛葉似葵故藥對亦以為似細辛也蘭秋蘭本草云芷一名蓠蘼一曰囂字林曰蓠音昌亥反又音昌里反囂音火高反本草又曰杜若一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莖葉皆有長毛古今名號不同故其所呼別也廣雅云烏蓬射干本草名烏扇也司馬彪云今歷陽呼為江離淮南子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蘼蕪本也）江離麋蕪諸蔗猼且（集解徐廣曰猼音匹沃反駰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蘼蕪並也似蛇床而香諸蔗甘柘也猼且蘘荷也索隱吳錄曰臨海縣海水中生江離正青似亂髮即離騷所云者是也廣志云赤葉紅花則與張勃所說又別案今江離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拱光曰蘼本一名蘼蕪根名蘄芷藥對以為蘼蕪一名蘄芷芎藭苗也則芎藭蘼本江離蘼蕪並相似備是一物也猼音普各反且音子餘反漢書作巴且文穎云巴蕉也郭璞以為蘘荷屬未知孰是）登降陁靡（集解駰案音移靡）案衍壇曼（索隱司馬彪云案衍宮下壇曼平博也衍音弋單反壇音徒旦反）緣以大江限以巫山（集解郭璞曰巫山今在建平巫縣也）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燥則生蒘薪苞荔（集解徐廣曰蒘音針馬藍也薪或曰草生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詣反草似蒲駰案漢書音義曰藏似蘆而葉大莨莨尾草也蒹蘆也陂音普何反索隱郭璞云蒘音斯郭音斯音義曰江東名烏蒘折漢書作斯孟康云斯禾似燕麥廣志云涼州地生折草皆如中國燕麥是也）薛莎青薠（集解徐廣曰薛音先結反駰案漢書音義曰薛如莎而大也音煩）其卑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薔雕胡（集解徐廣曰烏拒國有薔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駰案漢書音義曰藏似蒹而葉大莨莨尾草也蒹蘆也葭音加）蘆（索隱卑音婢卑下也郭璞云蒹尾似茅蒹葭音兼加孟康云蔗葭似蘆也郭璞云蒹蘆也似葦而細小江東人呼為蒹又云葭蘆也似葦而細小江東人呼為烏薕蒿音五忠反蔽音敵廣志云東薔子色青黑河西記云貸我東薔償我梁也雕胡謂菰米）蓮藕菰蘆（集解徐廣曰生水中索隱郭璞云菰蔣也蘆葦

也蔨薗軒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蔨薗也索隱郭璞云蔨薗子可療病也軒芋生水中今揚州有也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集解郭璞曰圖畫也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正義郭注山海經云蛟似蛇而四腳小頭細頸有白斑文大者數十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瓮吞人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鱗甲有文出婴兒皮可以冒鼓瑇瑁正義似龜背觜甲也似梓柟葉似桑葉南海可以飾器物也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集解郭璞曰楩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也正義按温活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別桂椒正義郭云桂似枇杷葉而大白花花而不著子蔈生巖嶺間無雜木冬夏常青按今諸寺有桂樹葉若枇杷而小光靜冬夏常青其皮不中食也周處風土記云桂為五兵雄也舵音巨案周禮治氏為戈胡三之注云胡其子也又周禮圖謂戟支曲下為胡也旗干將之雄戟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干將吳善治者姓如淳曰干將鐵所出晉灼曰閩閭鑄干將劒應劭說是方言云戟中小子刺者所謂雄戟胡中有舵干將所造也索隱應劭曰干將吳善治者姓如淳曰干將鐵所出晉灼曰閩閭鑄干將劒應劭說是方言云戟中小子刺者所謂雄戟胡中有舵干將所造也索隱角鋸牙食虎豹駕之以當駟馬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明月珠綴海魚須為旒旌言橈弱也通帛為旃也曳電其北則有飾旗建干將之雄戟集解徐廣曰韋昭云夏夏羿也矢室名羿善射者又服箭之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也陽子驂乘右夏服之勁箭集解徐廣曰韋昭云夏夏羿也矢室名羿善射者又服箭之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也陽子驂乘左烏嚆之雕弓索隱張揖云黃帝乘龍上仙小臣不得上攀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羣臣抱弓而號故名烏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文又韓詩外傳云弓工之妻曰此弓是太山南烏號之柘案淮南子云烏號柘桑其材堅勁烏棲其上將飛枝勁復起摽呼其上伐取其材為弓因曰烏號古史考風俗通皆同此說也櫨栗橘柚芬芳集解徐廣曰韋昭云夏夏羿也矢室名曰服呂靜曰步又謂之服也索隱案夏漢書音義曰櫨栗橘大曰柚樹有刺冬不凋葉青花白子黃亦二樹相似非橙也其上則有白虎元豹蠼蜒集解郭璞曰鴈雛鳳屬也孔孔雀鸞鸞鳥也騶名非也司馬彪云騰遠蛇也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遠鳥名射干似狐而小也索隱應劭云豻音義曰豻胡地野犬似狐能緣木索隱孟康云騰遠射干集解郭璞曰鴈雛鳳屬也孔孔雀鸞鸞鳥也騶名非也司馬彪云騰遠蛇也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有赤猨蠗蜼集解徐廣曰音劬柔皆猿猴類窮雞孔鸞騰遠射豻狐貍豻胡地野犬似狐而小也索隱應劭云豻音義曰豻胡地野犬似狐能緣木索隱孟康云騰遠射干集解郭璞曰鴈雛鳳屬也孔孔雀鸞鸞鳥也騶名非也司馬彪云騰遠蛇也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貍豻集解郭璞曰蠼蜒大獸長百尋貙似貍而大貙案漢書音義曰以貍而小也索隱應劭云豻音義曰豻胡地野犬似狐而小也索隱張揖云豻音顏韋昭一音岸鄒誕生音苦姦反協音是兕象野犀正義兕狀如水牛象大角鋸牙食虎豹駕之以當駟馬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集解郭璞曰以明月珠綴之義曰以明月珠綴海魚須為旒旌言橈弱也通帛為旃也曳電其北則有飾旗建干將之雄戟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干將吳善治者姓如淳曰干將鐵所出晉灼曰閩閭鑄干將劒應劭說是方言云戟中小子刺者所謂雄戟胡中有舵干將所造也索隱應劭曰干將吳善治者姓如淳曰干將鐵所出晉灼曰閩閭鑄干將劒應劭說是方言云戟中小子刺者所謂雄戟胡中有舵干將所造也索隱

云紫轡而行得節故曰紫節馬為得也　即陵狡獸轔邛邛蹙距虛集解郭璞曰邛邛似馬而色青距虛即邛邛蹙文互言之穆天子傳曰邛邛距虛日走五百里也　軼野馬而轢騊駼集解郭璞曰野馬如馬而小騊駼似馬轢車軸頭索隱郭璞曰衣長貌正義上芳云反下方非反　揚旌摎搶攙枪於是鄭女曼姬集解郭璞曰鄭國出好女曼者其色理暑也如淳云鄭女夏姬也暑姬楚武王夫人鄧　被阿錫鄢曼橈羅紈綺縠集解徐廣曰揄音遥罽音計縠音胡木反漢書音義曰揄翟也罽雜毛織成者也縠紗屬也　雜沓曾撮以蔽日射中猶豫乃發利重買之怒集解郭璞曰猶豫猶預也預猶豫也　於是鳧雁皇鶴上拂羽蓋下捎鱗鯉仰攫浮雲俯拾蝘蜓蝘音偃蜓音庭　史記　卷一百十七　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指中必決於眼皆也　洞胷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撙草薉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集解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節也索隱司馬彪云弭猶低也　翱翔容與索隱郭璞曰言自得　瞻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幸心設受詘集解徐廣曰徼遮也設倦也謂遮其倦者設音劇詘音屈說文云設勞也燕人謂勞為設徼音古堯反　殫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集解郭璞曰曼姬謂鄭曼姬婦人之總揔正義文穎云鄭國出好女曼者其色理暑澤也如淳云鄭女夏姬也暑姬楚武王夫人鄧　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集解郭璞曰獠獵也音遼索隱爾雅云宵獵曰獠　婆娑勃窣上金隄索隱婆娑姍翔也窣音素忽反　撰翡翠射鴛鴦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鴛鴦鳥似鳳也索隱司馬彪曰鴛鴦山雞也許慎云鷫鸘鳥也郭璞曰似鳳有

光彩音浚宜李彤云鵔鸃神鳥飛光竟天也 鵔音俊 徼繒出纖繳施 集解徐廣曰繳音斫 弋白鵠連鴐鵝 集解郭璞曰野鵝也鴐音加索隱爾雅云舒鳧鵝也正義鵠水鳥也鴐鵝連謂魚獲也抱朴子云千歲之鵠純白能登於木 雙鶴下玄鸛加 集解郭璞曰詩云弋言加之是也正義司馬彪云鶴似鳧而黑亦呼為鸛括韓詩外傳云胎生也相鶴經云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按弋雙鶴既下又加玄鸛之上也 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 集解郭璞曰音義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 揚桂枻 集解徐廣曰音曳韔也正義毛詩蟲魚疏云枻楫也 張翠帷建羽蓋罔琱瑵鈎紫貝 集解郭璞曰紫貝黑文貝水之介蟲大者尺小者為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古成行列宮大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今九真交趾為杯盤實物也貨殖傳云貝寶龜是也 擬金鼓吹鳴籟 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擬撞也音下郎反小者為貝其白質如玉賴也 榜人歌 集解郭璞曰歌也榜船也音謗 聲流喝 集解徐廣曰烏邁反 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 集解郭璞曰靈鼓六面也 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班乎裔裔 集解郭璞曰皆羣行貌也 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 集解徐廣曰宋玉云楚王游於陽雲之臺駰案郭璞曰陽雲夢之中 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集解郭璞曰勺藥五味也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脟割輪淬自

以為娛 集解徐廣曰淬千內反駰案郭璞曰脟胳淬染也脟音鬱 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 集解郭璞曰詩云言有惠況也 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 索隱有作陼林云陼音渚小洲曰渚謂東有大海之渚也 南有琅邪 集解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正義山名在密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在山上 觀乎成山 集解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索隱張揖云觀闕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言在小游觀也括地志云成山斗入海言上山觀義封禪書云成山斗入海言上山觀音一喚反正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也 射乎之罘 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上也罘音浮 浮勃澥 集解郭璞曰宋玉之藪澤名正義

周禮職方氏青州藪曰望諸鄭玄云望諸孟諸也邪與肅慎為隣正義邪謂東北接之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慎也亦曰挹婁在京東北八千四百里南去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抵大海也右以上

湯谷為界正義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經云湯谷在黑齒北上有扶桑木水中十日所浴張揖云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炀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正義服虔云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郭云青丘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蒂芥索隱張揖云蒂芥刺鯁也郭璞云言不覺有也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正義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土地山川草木禽獸契為司徒敷五教主四方會計言二人猶不能名計其數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索隱先生指子虛也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李善曰言見先生是賓客之也是以王辭而不能復索隱郭璞曰復答也何為無用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集解郭璞曰听笑貌也索隱听音斷又音牛隱反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集解郭璞曰西極國也正義文穎云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云西至於邚國為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丹水更其南集解郭璞曰紫淵所出丹水出上洛冢領山紫淵徑其北集解郭璞曰紫淵所未詳正義山海經云紫淵水出根耆之山西流注河文穎云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其水紫色注亦紫在縣北於長安為北終始霸滻出入涇渭索隱張揖曰霸出藍田西北而入渭滻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霸滻二水盡於苑中不出故云終始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笄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北至華陰入河酆鄗潦滈集解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決索隱張揖曰豐出酆縣南山豐谷北入涇渭鎬水在昆明池北郭璞云鎬水豐水下流也應劭云潦流也滈涌出聲也案張揖云滈水出南山挑氏云潦或作澇澇水出鄠縣北注渭滈水出杜陵今名沉水自南山皇子陂西北流注昆明池入渭案此下文八川分流則從涇渭霸滻豐鎬潦滈為八晉灼則云計從丹水以下至滈除潦為行潦凡九從霸滻以下為數凡七秦今滈既是水名除丹水紫淵自霸以下通數過足八川是經營乎其內也又潘岳閑中記曰涇渭霸滻豐鎬澇滈上林賦所謂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集解郭璞曰八川名在上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

行乎洲淤之浦集解郭璞曰楚辭淤亦洲名蜀人云見方言索隱服虔云丘名也案兩山俱起象闕故云楚詞曰馳椒丘且焉止息是也如淳云丘多椒也徑乎桂林之中集解郭璞曰桂林名也見南海經也索隱桂林音義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汩乎渾流順阿而下集解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集解郭璞曰穹隆大石貌堆埼曲岸頭音祈沸乎暴怒洶涌滂潰集解駰案洶音許勇反涌音勇滂音浦橫反潰音浦拜反索隱司馬彪云滂音浦橫反潰音胡對反滂潰波相擊也湧或作容澎或作滂滭滀三音汨于筆反湢測泌瀄集解駰案司馬彪曰湢測相迫也泌瀄相挨貌澎濞沸潰波相擊也湧或作容澎或作滂滭滀三音汨于筆反湢測泌瀄集解駰案司馬彪云滂滭水聲沆瀣流也郭璞云鼓怒聲貌也正義澎普彭反滭普祕反沆胡朗反瀣胡代反橫流逆折轉騰澈浿索隱韜林曰流輕疾也澎滭沆瀣索隱司馬彪云滂滭水聲沆瀣流也郭璞云鼓怒聲貌也正義澎普彭反滭普祕反沆胡朗反瀣胡代反

穹隆雲撓索隱服虔云水急旋回如雲屈曲也郭璞云水隴起回窊也蜿蟺膠戾索隱司馬彪云蜿蟺展轉也膠戾邪曲也音宛交戾四音正義蜿音婉蟺音善蹉跼曲隈貌也蹉音阻加反跼音渠綺反隈於回反蹉跼波趨浥集解徐廣曰一作趨浥索隱司馬彪云趨浥水流迴旋之貌也蒂蒂下瀨索隱司馬彪云蒂蒂聲也音丁計反瀨音賴蒂蒂下瀨索隱司馬彪云蒂蒂聲也音丁計反瀨音賴批巖衝壅正義批白結反巖魚銜反批反擊也巖聖也曲隈也蘇揚滯沛索隱韜林云滯沛水灑散貌滯音丑制反臨坻注壑正義坻音遲坻水中沙磯起出水者也爾雅云水泜曰坻坻音士湛反滑音士卓反說文云壑墟也正義實音閒隧直類反

浩旰叢積乎其中鴻鵠鶤鵬鶂加鵝鶤鴻集解郭璞曰鸛霜鶤鴻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也索隱鶂音保郭璞云鶂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鶂似鴈而虎文也正義鶤鴻似鴈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辟水毒生子在深谷澗中若時有而而鳴者生于善鬬江東呼為燭玉二音郭云似鴨而大長而旋此其是乎鶤音昆亦作旋目正義郭云交青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玉駮鶬鶩目集解徐廣曰鶬音環索隱郭璞云鶬目赤詳小顏云荊鄙間有水鳥大如鶩而短尾色青黑色郭璞曰鶬似鴨一名章渠也鳧鷖鷗鷖集解徐廣曰鷖音斟水鳥也鷗音斯鷗音火交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鷖鷗蒼黑色郭璞曰鷗魚鷗也鷖鷗似鴨而蒼黑郭璞云皆鳧屬鷗鷖一名章渠也索隱郭璞云鷖鷗似鴨而蒼黑色郭璞曰鷗魚鷗也鷖鷗似鴨而蒼黑郭璞云皆鳧屬鷗鷖一名章渠也鳧鷖鷗鷖集解徐廣曰鷖音斟水鳥也鷗音斯鷗音火交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鷖鷗蒼黑色郭璞曰鷗魚鷗也鷖鷗似鴨而蒼黑郭璞云皆鳧屬鷗鷖一名章渠也煩鶩鸕鷀集解徐廣曰煩音環索隱郭璞云鶩目赤詳小顏云荊鄙間有水鳥大如鶩而短尾色青黑色郭璞曰鶩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辟水毒生子在深谷澗中若時有而而鳴者生于善鬬江東呼為煩鶩鸕鷀集解徐廣曰煩音環索隱郭璞云鶩目赤詳小顏云荊鄙間有水鳥大如鶩而短尾色青黑色郭璞曰鶩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辟水毒生子在深谷澗中若時有而而鳴者生于善鬬江東呼為燭玉二音郭云似鴨而大長而旋此其是乎鶤音昆亦作旋目正義郭云交青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玉駮鶬鶩目集解徐廣曰鶬音環索隱郭璞云鶩目赤詳小顏云荊鄙間有水鳥大如鶩而短尾色青黑色郭璞曰鶩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辟水毒生子在深谷澗中若時有而而鳴者生于善鬬江東呼為燭玉二音郭云似鴨而大長而旋此其是乎鶤音昆亦作旋目正義郭云交青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玉駮鶬鶩目集解徐廣曰鶬音環索隱郭璞云鶩目赤詳小顏云荊鄙間有水鳥大如鶩而短尾色青黑色郭璞曰鶩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辟水毒生子在深谷澗中若時有而而鳴者生于善鬬江東呼為燭玉二音郭云似鴨而大長而旋此其是乎鶤音昆亦作旋目正義郭云交青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玉駮鶬鶩目集解徐廣曰鶬音環索隱郭璞云鶩目赤詳小顏云荊鄙間有水鳥大如鶩而短尾色青黑色郭璞曰鶩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辟水毒生子在深谷澗中若時有而而鳴者生于善鬬江東呼為燭玉二音郭云似鴨而大長而旋此其是乎鶤音昆亦作旋目正義郭云交青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玉駮鶬鶩目集解徐廣曰鶬音環索隱郭璞云鶩目赤詳小顏云荊鄙間有水鳥大如鶩而短尾色青黑色郭璞曰鶩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辟水毒生子在深谷澗中若時有而而鳴者生于善鬬江東呼為

曰陁崖隃巇音魚畏反錡音蟻雅音作罪反索隱陁音多守反隆屈衆折貌崎音倚嵁音掘振谿通谷注溪曰谷郭璞云振猶灑之也振谿溝瀆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溝瀆之形容也谿音呼加反閜音呼下反索隱司馬彪云谿研大貌谿口忽反又口罪反嵁力罪反皆堆壘不平貌隱轔轡嵁正義嵁音律郭云皆其形勢也登丘墟嵁嵁正義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水中山曰島歲砨巃嵸正義於罪反砨魚罪反巃烏罪反瘣胡罪反皆高峻貌丘墟嵁嵁正義墟音虛陁池貔貅集解郭璞云貔豹屬貅似熊黃白文音丕休索隱郭璞云貔似貍而大黃白色貅似熊而黃白文也貔音毗貅音休降施靡正義施靡猶連延陁池貔豹集解郭璞云貔豹屬貅似熊黃白文音丕休索隱郭璞云貔似貍而大黃白色貅似熊而黃白文也貔音毗貅音休降施靡正義施靡猶連延陁池貔豹集解郭璞云貔豹屬貅似熊黃白文音丕休索隱郭璞云貔似貍而大黃白色貅似熊而黃白文也貔音毗貅音休降施靡正義施靡猶連延陁池貔豹集解郭璞云貔豹屬貅似熊黃白文音丕休索隱郭璞云貔似貍而大黃白色貅似熊而黃白文也貔音毗貅音休降施靡正義施靡猶連延陁池貔豹集解郭璞云貔豹屬貅似熊黃白文音丕休索隱郭璞云貔似貍而大黃白色貅似熊而黃白文也貔音毗貅音休降施靡正義施靡猶連延沇溶淫鬻索隱司馬彪云沇陁池旁頹貌陁音皮狸音被沇溶淫鬻索隱司馬彪云沇陁池旁頹貌陁音皮狸音被沇溶淫鬻索隱司馬彪云沇陁池旁頹貌陁音皮狸音被沇溶淫鬻索隱司馬彪云沇陁池旁頹貌陁音皮狸音被沇溶淫鬻索隱司馬彪云沇陁池旁頹貌陁音皮狸音被

谿谷之間散渙夷陸索隱司馬彪云夷平也廣平曰陸亭皐千里靡不被築集解郭璞曰築地令平賈山所謂隱以金椎也掩以綠蕙正義張云綠王芻也蕙薰草也顏云綠蕙言蕙草色綠耳非王芻也爾雅云菜一名王芻咀嚼淩藉於是乎崇正義嚼才切反藉在夜反崇聚也專結縷集解徐廣曰專古布字一作怖駰案漢書音義曰結縷似白茅蔓聯而生布種之者也攢戾莎集解徐廣曰草可染紫揭車衡蘭豫本射干集解徐廣曰揭車一名乞與豫本豫芰射干十月生皆香草索隱案桐君藥錄豫本苗似芎藭蘪蕪謂之芜蘪音紫正義蘪人羊反柯根旁生笋若夫蓉可以為菹又治蠱毒也蔵橙若荼集解郭璞

曰歲未詳橙柚若榛香草也索隱姚氏以為此前後皆草非橙柚也漢書作歲持小顏云歲寒將也持當為符字之誤爾符兒日也案今讀者亦呼為登謂登草也姚氏云榛草似昌蒲而無眷也生溪澗中榛音孫鮮枝黃礫集解郭璞云皆未詳索隱張揖云皆草也司馬彪云鮮支即今支子或云鮮枝亦香草也小顏云鮮支木恐非也蔣芧青薠集解徐廣曰芧音宁駉案漢書音義曰蔣菰也芧三稜索隱薠音煩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廱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斐斐衆香發越肹蠁布寫晻曖茂勃集解郭璞曰香酷烈也於是乎周覽泛觀曄肹蠁以當之正義曄音反肹一音香也芒芒恍忽視之無端汩集解徐廣曰曄音田人反肹一作縪駉案郭璞曰芒芒不可分貌

察之無崖日出東沿入於西陂索隱張揖云日朝出苑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也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集解郭璞言水漫凍不解地折裂也揭褰衣獸則麒麟角觭集解郭璞曰角觭音端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武武也索隱張揖曰雄曰麒雌曰麟其狀麋身牛尾狼蹄一角郭璞云麒似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京房傳云麟有五綵腹下有黃色也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為弓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正義騊音桃徒二音橐音託駝徒可反蛩音其恭反驒音顛奚駃騠音決啼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正義彌滿也跨猶騎也言宮館滿山又跨谷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集解郭璞曰閣閒也曲閣閒道曲也華榱壁瑞索隱韋昭曰裁玉為璧以當榱頭司馬彪曰以璧為瓦之當也蘼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集解郭璞曰途樓閣間陛道中宿言長遠也夷嶩築堂顯臺增成歲宋洞房集解郭璞曰嶩山名平之以安堂其上成亦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在巖穴底為室潛通臺上者索隱服虔曰平嶩山以為堂也張揖云重累而成之故曰增成宋音一节反釋名以為穿此也楚詞云冬有穿廈室寒王逸以為複室也侻易耽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集解郭璞曰楯音食尹反正義徐廣曰楯音徒我反顏云宛虹屈曲之虹拖謂中加於上也楯軒板也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青蚪蚴蟉於東箱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蚪一虬反蟉力糾反象輿婉蟬於西清正義婉蟬宛轉貌也靈圄燕於閒觀集解郭璞曰靈圄燕閒觀額也所未詳題額曰題脚一角在頭也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集解郭璞曰靈圄衆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淳圄是也偓佺之

倫暴於南榮 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偓佺仙人名也索隱韋昭云古仙人姓偓列仙傳云槐里採藥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逮走馬也應劭曰南榮屋簷兩頭如翼也故鄭玄云榮屋翼也高誘云飛榮似鳥舒是也暴偃卧日中也 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槃石振崖 集解徐廣曰振音脣索隱如淳曰振音振振盛也李奇云振整也整頓池外之屋音之忍反 嶔倚傾崟義礫礫 集解徐廣曰義一作池礫音雜礫音五合反索隱埤蒼云礫礫高貌礫音士劫反礫音五撝反又字林音礫才匝反礫五匝反 刻削崢嶸 正義郭云言自然若彫刻也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正義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者也 璿玉旁唐 索隱郭璞云璿旁唐言盤薄 璵琥文鱗 集解徐廣曰璵一作玙音彬琥音虎 赤瑕駁犖 索隱說文云瑕玉之小赤色張揖曰赤玉也司馬彪云駁犖采點也犖音洛角反 雜垂其間 集解徐廣曰雜一云插垂一云遝 垂綏琬琰和氏出焉 集解徐廣曰綏一作朝采騅結郭璞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結愛二女斲其名于苔華之玉苔是琬華是琰也 於是乎盧橘夏孰 集解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索隱應劭云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葉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吳錄云建安有柑冬月樹上覆裹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即黑色是也 黃甘橙 集解徐廣曰橙音淦橘屬 枇杷橪柿 集解徐廣曰橪音冉索隱張揖云橪橪支木也橪音而善反果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裏有膚厚半寸如猪膏裹有汁也韋昭曰橪音汝蕭反郭璞云橪柿一名舍羅子云伐橪棗以為矜音為近說文曰橪酸小棗也淮南子方眼能行逮走馬也應劭曰南榮屋簷兩頭如翼也故鄭玄云榮屋翼也高誘云飛榮似鳥舒是也暴偃卧日中也 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槃石振崖 集解徐廣曰振音脣索隱如淳曰振音振振盛也李奇云振整也整頓池外之屋音之忍反 嶔倚傾崟義礫礫 集解徐廣曰義一作池礫音雜礫音五合反索隱埤蒼云礫礫高貌礫音士劫反礫音五撝反又字林音礫才匝反礫五匝反 刻削崢嶸 正義郭云言自然若彫刻也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正義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者也 璿玉旁唐 索隱郭璞云璿旁唐言盤薄 璵琥文鱗 集解徐廣曰璵一作玙音彬琥音虎 赤瑕駁犖 索隱說文云瑕玉之小赤色張揖曰赤玉也司馬彪云駁犖采點也犖音洛角反 雜垂其間 集解徐廣曰雜一云插垂一云遝 垂綏琬琰和氏出焉 集解徐廣曰綏一作朝采騅結郭璞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結愛二女斲其名于苔華之玉苔是琬華是琰也 於是乎盧橘夏孰 集解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索隱應劭云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葉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吳錄云建安有柑冬月樹上覆裹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即黑色是也 黃甘橙 集解徐廣曰橙音淦橘屬 枇杷橪柿 集解徐廣曰橪音冉索隱張揖云橪橪支木也橪音而善反果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裏有膚厚半寸如猪膏裹有汁亦云火棗木一云玉精食其子得為神仙也 留落胥餘仁頻并閭 集解徐廣曰頻一作

也韋昭曰橪音汝蕭反郭璞云橪支木也橪音烟此說為近說文曰橪酸小棗也淮南子云伐橪棗以為矜音勤 椇榛厚朴 集解徐廣云椇音亨山梨索隱司馬彪曰上黨謂之椇榛齊郡賦云椇榛熟也厚朴藥名也 楟棗楊梅 集解徐廣曰楟音弋井反楟棗似柿索隱張揖曰楊梅實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荊揚異物志其實外可作酒也索隱張揖云櫻桃一名含桃呂氏春秋云鶯鳥所含故曰含桃爾雅謂之荊桃也 櫻桃蒲陶 集解郭璞曰蒲陶似燕薁音建棣棠音杳隱夫未聞孰熟時正赤味甘酸也 隱夫夔 正義郭璞云言自然若彫刻也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正義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者也 璿玉旁唐 索隱郭璞云璿旁唐言盤薄 璵琥文鱗 集解徐廣曰璵一作玙音彬琥音虎 赤瑕駁犖 索隱說文云瑕玉之小赤色張揖曰赤玉也司馬彪云駁犖采點也犖音洛角反 雜垂其間 集解徐廣曰雜一云插垂一云遝 垂綏琬琰和氏出焉 集解徐廣曰綏一作朝采騅結郭璞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結愛二女斲其名于苔華之玉苔是琬華是琰也 於是乎盧橘夏孰 集解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索隱應劭云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葉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吳錄云建安有柑冬月樹上覆裹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即黑色是也 黃甘橙 集解徐廣曰橙音淦橘屬 枇杷橪柿 集解徐廣曰橪音冉索隱張揖云橪橪支木也橪音而善反果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裏有膚厚半寸如猪膏裹有汁亦云火棗木一云玉精食其子得為神仙也 留落胥餘仁頻并閭 集解徐廣曰頻一作

斗餘清如水味美於蜜也孟康曰仁頻婁也姚氏云擩一名樓即仁頻也林邑記云樹葉似甘蕉頻音賓擩

檀木蘭豫章女貞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擩檀檀別名也女貞木葉冬不落索隱擩音讋皇覽云孔子墓後有擩檀樹也荊州記宜都有喬木叢生名為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後茂攢立叢倚連卷累傴崔錯發骫集解徐廣曰發音拔駰案郭璞曰骫音委索古委字阬衡閜砢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砢磊砢衆多貌也阬閜音恶可反砢音魯可反索隱郭璞云崔錯發骫者蟠屈相摎衡閜砢者揭孽傾敧貌也垂條扶於落英幡纚集解郭璞曰扶於猶扶疎也幡音灑索隱飛揚貌也纚音所綺反紛容蕭爥猗旎從風索隱張揖云猗旎阿那也瀏莅卉吸集解徐廣曰莅音栗索隱郭璞云皆林木鼓動之聲瀏音留莅音弭沿反郭云皆猨猴

如字卉古卉字吸音翕蓋象金石之聲正義金鐘石磬管籥之音正義雅云象箾長一尺圍一寸有六孔無底籥謂之笛有七孔說文云籥三孔籟也柴池茈虒集解徐廣曰柴音差虒音斯也茈音紫虒音側氏反旋環後宮雜遝累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蜚蠷飛鵰集解徐廣曰蜚音賜遺之遺蝚音誄玄猨素雌者黑色也素雌猿之雌者素色也蠷音古約反蜚音于季反駭猨素隱郭璞曰蝚似猴而大飛鵰飛鼠也其狀如兎而鼠首以其顏飛也索隱郭璞曰蝚鼯鼠也紫毛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蜚音徒可反張云尾端為兩岐天雨便以尾插鼻兩孔郭璞云蠷色蒼黑能攫搏人故云蠷也蛭蜩蠗蜼集解徐廣曰蛭音質駰案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翼郭璞曰蠗蜼似獼猴而黃蜩未聞索隱張揖云蛭蟣也蜩蟬也蠗猨猻獼猴也顧氏云獲音塗卓反山海經云鼻塗山下有獸似鹿馬足人首四角名為蠗獲猨猻即此也字或作蠗郭璞云獲非也重見又神異經云西方深山有獸長千仞大連抱夸條其名為蜩字林云蠗音狄蛭蜩二獸名蠽胡縠蛫集解徐廣曰蠽音在廉反似猨黑身縠音呼谷反蛇音說駰案漢書音義曰縠白狐子也索隱張揖云蠽胡似獼猴頭上有髮膺以後黑郭璞曰縠似貙而大膺以後黃一名黃膺食獼猴蛫未聞姚氏案山經云即山有獸狀如龜白身赤首其名曰蛫又說文云蠽胡黑身縠音似猿骨白膺若帶手有長白毛似掘板也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正義郭云互經互相經過夭蟜枝格偃蹇杪顛正義夭音妖蟜音矯杪音弭沼反郭云皆猨猴在樹共戲恣態也夭蟜頻申也於是乎隃絕梁正義張云絕梁斷橋也郭云梁厚石絕水也捷垂條正義捷音才業反張云捷特懸垂之條蹄稀閒集解郭璞曰蹄縣蹄也託鈞反牢落陸離爛曼遠遷正義郭云奔走崩騰狀也顏云言其聚散不常雜亂移徙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客庖廚不徙後宮不移正義說文云庖廚屋鄭玄注周禮云庖言苞也苞裹肉曰苞苴也後宮內人也言宮館各自有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集解徐廣曰以玉為飾駰案郭璞曰鏤象山所出與言有雕鏤虯龍屬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拖音徒可反張云拖蜺毛羽染以五綵級以

纓為旌有似虹蜺氣靡雲旗正義張云畫熊虎於旌似雲氣也前皮軒後道游集解郭璞曰皮軒草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也道車游車皆見周禮也孫叔奉轡衛公驂乘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衛青也大僕御大將軍驂乘也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集解郭璞曰言跋扈從恣不安齒簿矣索隱晉灼云扈大也從者大衆也橫者言其不順正道也四校者一隊天子乘輿也鼓嚴簿縱獠者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鼓嚴音義曰鼓嚴嚴也簿齒簿也駰謂鼓嚴於林簿之中然後縱獠也江河為陸泰山為櫓集解郭璞曰櫓大楯也言車騎衆多江河泰山皆為陸地也車騎衆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集解郭璞曰貔豹執虎屬也音毗搏犀狼正義搏擊也杜林云豺似貀白色說文云狼仆手熊羆正義張云熊大身人足黑色羆大於熊黃白色皆能攀沿上高樹冬至入穴而蟄沿春而出也足野羊集解郭璞曰野羊如羊千斤手足謂拍踦殺之蒙鵔蘇集解徐廣曰蘇康云鵔鵔尾也蘇析羽也張揖云鵔似雉雞關死不卻案蒙謂覆而取之鵔以蘇為奇故特言之以成文耳鵔音曷決疑注云鳥尾為蘇也綦白虎集解徐廣曰綦音祺駰案郭璞曰綦絆絡之索隱晉灼云著白虎之綦也被豳文集解郭璞曰著斑衣索隱與服志云虎賁騎鵔冠武文單衣即此斑文也跨野馬乘之也陵三嬰之危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三嬰三成之山下磧歷之坻集解郭璞曰磧歷阪名也正義坻音遲磧歷淺水中沙石也坻水中高處言獵人下此也徑險赴險越壑厲水

推蜚廉集解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者弄解多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解多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索隱解音蟹多音丈妳反格蝦蛤鋋猛氏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蝦蛤猛氏皆獸名索隱晉灼曰蝦蛤闕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說文鋋小矛也音蟬腎騕裹射豕封豕集解郭璞曰騕裹神馬日行萬里兩音窈窕封豕大猪箭不苟害解胠陷腦索隱張揖云胠項也陷音苦念反亦依字讀也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索隱浸潭猶漸漸也或作乘與案節也僥勇遠去集解郭璞曰僥勇音詡盛反流離輕禽聲

反爾雅云謂暴風從下升上故曰飄乘虛無與神俱正義張云虛無寂廓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轔玄鶴亂昆雞集解徐廣曰轔音二百六十歲則淺黑色也道孔鸞促駿議拂鷖鳥捎鳳皇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道泰由反鷖鳥雞反張云山海經云九疑之山有五彩之鳥名曰鷖鳥也正義捎小文反京房易傳云鳳皇鷄前麟後雞喙燕頷蛇頸龜背魚尾駢翼高丈二尺東山經云其狀如鶴五采而文曰經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股文曰信是鳥自歌自舞雄曰鳳雌曰凰捷鶩雜掩焦明集解駰案鵕明似鳳索隱張揖云鵕明西方之鳥也樂汁圖徵曰鵕明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正義按長喙踈翼覓尾非幽閑不集非珍物不食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索隱郭璞曰襄羊猶仿佯

降集乎北紘集解郭璞曰北方之紘曰維也率乎直指闉乎反鄉觀石闕歷封巒過鵕鷁望露寒集解徐廣曰鵕音支鷁音狡露寒漢書音義曰皆甘泉宮左右觀名也下棠梨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宮名也在雲陽縣東南三十里息宜春正義括地志云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西馳宣曲濯鵕牛首集解徐廣曰鵕音支鷁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登龍臺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掩細柳正義郭云觀名在昆明南柳市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獠者之所得獲集解徐廣曰鈞一作診也觀徙車之所轔轢正義轔踐也轢轢也乘騎之所蹂若集解徐廣曰蹂音人久反人民之所蹈躪與其窮極倦飢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素隱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

之震動集解徐廣曰一作勳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集解郭璞曰巴西閬中有渝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慕此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渝舞也駟案漢書音義曰于遮歌曲名也索隱張揖曰禮樂記云宋音宴女溺志蔡人謳員三人轉相代也文成顛歌集解郭璞曰未聞也索隱文穎曰文成遠西縣名其縣人善歌曲是其意也顛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顛即演字族舉遽泰集解徐廣曰舉一作居金鼓迭起鏗鎗鞳鞈洞心駭耳集解郭璞曰鎗鞳鞈鼓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集解郭璞

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俳優侏儒狄鞮之倡集解徐廣曰韋昭云狄鞮地名在河內出善倡者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索隱索隱郭璞云言恣其觀也列女傳曰桀造爛漫之樂靡曼美色於後索隱張揖曰靡細曼澤也韓子曰皆古神女名也若夫青琴宓妃之徒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為洛水之神宓音伏絕殊離俗索隱張揖曰青琴古神女也如淳曰宓妃素隱伏儀曰青琴古神女也郭璞云宓好也都雅也詩云嫽今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或謂之姣音絞說文曰嫺雅也或作閑漢書本作閑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柔橈嫚嫵集解徐廣曰音娟索隱柔橈嫚嫵皆骨體耎弱長點貌也廣雅云姣人嫽也郭璞曰俗姣人嫽也姣治嫺都索隱郭璞云姣好也都雅也詩云無雙也靚莊刻飾便嬛綽約集解徐廣曰音娟索隱柔橈嫚嫵皆骨體耎弱長點貌也廣雅云嫵也通俗文云頰輔謂之嫵媚郭璞云嫵細弱也小顏云細弱總謂骨體也拙獨蘭之褕袘集解徐廣曰拙音曳襜褕也郭璞曰獨蘭蘭綠也埤蒼云袘衣長貌也眇閻易以戍削集解徐廣曰閻易衣長貌戍削言如刻畫作之媥妠嫵媚集解徐廣曰媥音乃冉反妠音弱索隱埤蒼云嫵媚細弱也小顏云細弱總謂骨體也拙獨蘭之褕袘集解徐廣曰拙音曳襜褕也郭璞曰獨蘭蘭綠也埤蒼云袘衣長貌也眇閻易以戍削集解徐廣曰閻易衣長貌戍削言如刻畫作之媥妠嫵媚集解郭璞曰媥

樂得賢材之人使在位故天與之福祿也胥音先呂反樂音洛脩容乎禮園正義禮所以自修飾整威儀也翱翔于書圃正義尚書所以明帝王君臣之道也述易道正義易所妙上辨二儀陰陽中知人事下明地理也言田獵乃射訖又歷涉六經之要也放怪獸正義張奇怪之獸不復獵也登明堂坐清廟正義明堂有五帝廟故言清廟王者朝諸侯之處恣

睢而聽萬神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反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索隱抗音五官

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索隱漢書作艸然猶欻然也音許貴反羨

五帝索隱司馬彪云羨溢也音怡戰反

之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

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

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

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索隱文穎曰番禺南海郡理也弔至也東伐閩

越後至番禺故言右至非也案姚氏弔讀如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

朝所以云弔爾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

延頸舉踵喁喁然正義喁五恭反口向上也咸

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

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賚之（索隱賈遠云賚伏也）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索隱張揖云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興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案唐蒙懼蜀人也）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篨縣著桔槹頭有罦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字林云篨洗米籔也音一六反篡要云篨漸篨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燔主晝燧主夜）皆攝弓而馳（索隱攝音女頰反）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索隱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素隱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而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耳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意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索隱重猶難也）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偏聞檄到亟下縣道（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索隱案巨萬猶萬萬也數有大小二法張揖曰算法萬萬為億是小數也）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索隱案謂公卿所言也）是時卬箠之君長（索隱文穎曰卬箠者今為卬都縣也）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索隱謂請置漢吏與南夷為比例也）天子問相如曰卬箠冉駹

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索隱張揖曰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犍為牂柯也越巂益州也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索隱四百石五歲遷補大縣令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大鴻臚卿也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索隱案亭吏名亭長且負弩是守宰無定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又魏公子救趙擊秦秦軍解去平原君負轑矢迎公子於界上是也蜀人以為寵索隱案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僊橋送客觀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索隱小顏云尚猶配也本或作當蓋後人改爾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索隱鄭氏斯音或張揖云斯俞才俞傳謂之斯叟華陽國志云邛都縣有四部斯叟一也除邊關益斥索隱張揖曰斥廣也西至沫若水索隱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也若水出旄牛徼外至焚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沫水音妹又音末南至牂柯為

徼索隱張揖云徼塞也以木柵水為蠻夷界通零關道集解徐廣曰越巂有零關縣橋孫水集解韋昭曰孫水作橋以通邛都索隱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棧道通南中置越巂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柯牂柯王首置牂柯郡也還報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索隱案業者本也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集解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正義高祖惠帝高后孝文孝景孝武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索隱韋昭云湛音沉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索隱攘卻也音女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索隱服虔云夷種也滿字或作蒲也結軌還轅索隱張揖云結屈也軌車迹也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索隱案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漢官儀云馬云羈牛云縻今羈縻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罷

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幷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巳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索隱張揖云惡聞若曹之言也包愷音一故反又音烏烏者安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索隱之以為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索隱張揖云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人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滔出汎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倚陁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流疏河瀹沈澹菑集解徐廣曰瀹一作濬索隱瀹音羊灼反漢書作濬沉澹宂解者云濬分也音所宜反澹安也沉深也澹音徒暫反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索隱案謂非獨人勤禹亦親其勞也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脅不生毛集解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胈種也一作腠音凑脅理也韋昭曰胈臧中小毛也胈音奚尸反莊子云禹胈無胈脛不生毛李頤云胈白肉也音蒲末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洽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齷索隱孔文祥云委瑣細碎握齷局促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幷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索隱案天于比德於地是二地也地與己并天為三是參天也故禮曰天子與天地參是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集解駰案毛詩傳曰濱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索隱案浸淫猶漸浸也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鑒夫為之垂涕集解徐廣曰鑒音戾索隱張揖曰狠

戾之夫也字或作戾盤古戾字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索隱二方謂西夷邛僰南夷狑狗夜郎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徼狑狗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索隱逖遠言其疏遠者不被閉絶也阻深闇昧得糶乎光明索隱阻深漢書作早朝也習音妹業字林又音忽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集解徐廣曰提作禔音支索隱說文云禔安也音市支反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絶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索隱張揖云合在於憂勤佚樂之中也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集解徐廣曰咸一作函駰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上索隱李奇云五帝之德漢比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云減五登三此說非也虞喜志林云相如欲減五帝之一以漢盈之然以漢為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今本減或作咸是與韋昭之說符也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鴈

方好自擊熊羣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索隱張揖曰秦武王力士舉龍文鼎者也捷言慶忌索隱張揖曰吳王僚之子勇期賁育正義賁音奔孟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音動天夏育亦古之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索隱廣雅云卒暴也音倉沒反駭不存之地正義謂所不慮而猛獸駭發也犯屬車之清塵集解蔡邕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集解駰案

吳越春秋曰羿傳射於逢蒙索隱孟子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是也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集解徐廣曰橛音巨月反鉤逆者謂之槩矣索隱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槩雖馬口長銜也周遷輿服志云鉤逆上者為槩槩在銜中以鐵為之大如雞子鹽鐵論云無銜槩而槩悍馬是也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索隱揖曰畏簷瓦墮中人樂彥云垂邊也近堂邊恐其墮墜也非謂畏簷瓦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正義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按今宜春宮見二世陵故作賦以哀也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陁之長阪兮索隱陂普何反陁徒何反坒入曾宮之峮嵲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坒音步寸反臨曲江之隘州兮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隘於懈反索隱隘音祈隘即碕字謂曲岸頭也有宮闕路今猶謂之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又三輔舊事云樂游原在西北是也望南山之嵯峨兮集解徐廣曰嵯音才何反峨音牛何反索隱嵯峨大貌通谷豁兮谿谾索隱谾音呼合反谾音呼加反汨流沙上也彌節容與兮索隱容與猶隱也覽竹林之榛榛兮蓬蒿驪之平皐兮廣衍觀衆樹之塕薆兮索隱薆音愛謂隱也睹芝蘭之芬芳兮索隱汨于筆反汨滅疾貌也嗡音許及反漢書作靸靸然輕舉意也注平皐之廣衍觀山之陖陭兮集解徐廣曰陭音力工反索隱陭古江反晉灼曰陭音籠古礱字蕭該云陭或作礱長大貌通谷豁兮谿谾索隱谾音呼合反谾音呼加反汨流沙上也彌節容與兮索隱容與游戲貌也歷弔北揭石瀨索隱說文云瀨水流沙上也彌節容與兮索隱容與游戲貌也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脩兮魂無歸而不食夐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侏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正義太玄經云九天謂一為中天二為羨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睟天六為廓天七為減天八為沈天九為成天嗚呼哀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索隱張揖曰大人喻天子向秀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張華云相如作遠遊之體以大人賦之也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間索隱傳

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音持全反小顏及劉氏並作儒讀云儒柔術士之稱非也形容甚臞集解徐廣曰臞瘦也索隱韋昭曰臞瘦音巨俱反此非帝王之儽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揭輕舉而遠游索隱如淳曰武帝云誠得如黃帝去妻子如脫屣是悲世俗迫隘也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格澤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氣為竿旄徐廣曰格一作旖總係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為旄者也垂旬始以為幜兮扫彗星而為髾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雞縣音胡涓反幜音遏蝎音渴索隱張揖曰幜音胡結反張揖曰扫掃也掃彗星縱著旒以為燕尾也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音義曰格澤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氣為竿旄徐廣曰格一作旖總係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為旄者也索隱張揖曰扫掃也掃彗星縱著旒以為燕尾也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集解駰案漢書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僊人陵陽子明也正義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列僊傳云子明於沛鉅縣旋溪釣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也左玄冥而右含黿兮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含黿黿贏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或曰水神前陸離而後滴湟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皆神名厮征北僑集解徐廣曰燕人也形解而征也索隱應劭曰厮役也張揖曰王子喬也漢書郊祀志云張揖曰王子喬作正伯僑此當是別人恐非王子喬也而役羨門兮正義張云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屬岐伯使尚方集解徐廣曰岐伯黃帝臣駟案漢書音義曰尚主也岐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祝融警而蹕御兮正義張云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應火正也火正祝融警蹕清氛氣也清氛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紛雲蓋而樹華旗索隱綷音祖內反如淳曰蓋有五綵也使勾芒其將行兮正義張云勾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顏云將行領從者也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正義張云崇山狄山也海外經云狄山帝堯葬其陽九疑山零陵營道縣舜所葬處紛湛湛其差錯兮索隱音徒感反雜遝膠葛以方馳索隱廣雅云膠葛驅馳也騷擾衝從其相紛挐龍茸兮行曼流爛壇以陸離集解徐廣曰壇音坦徑入靈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崛礨嵬礧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楚辭曰贊鬼谷於北辰正義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列僊傳云子明於沛鉅縣旋溪釣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也左玄冥而右含黿兮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含黿黿贏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或曰水神前陸離而後滴湟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皆神名厮征北僑集解徐廣曰燕人也形解而征也索隱應劭曰厮役也張揖曰王子喬作正伯僑此當是別人恐非王子喬也而役羨門兮正義張云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屬岐伯使尚方集解徐廣曰岐伯黃帝臣駟案漢書音義曰尚主也岐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祝融警而蹕御兮正義張云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應火正也火正祝融警蹕

東北隅吐牛口東北流經濫澤潛出大積石山至華山北東入海其三河去山入海各三萬里此謂大崑崙肅州謂小崑崙也禹本紀云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汤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集解駰案三危山名也正義括地志云三危山在沙州東南三十里排閶闔而入帝宮兮正義韋昭云閶闔天門也淮南子曰西方曰西極之山閶闔之門載玉女而與之歸正義張云玉女青要乘戈等也舒閬風而搖集兮正義張云閬風在崑崙閶闔之中楚辭云登閬風而縹馬也亢烏騰而一止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亢然高飛如烏之騰也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正義張云陰山在大崑崙西二千七百里吾乃今目睹西王母曜然白首集解徐廣曰曜音下沃反索隱曜音鵲正義張云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髮戴勝而穴處兮集解郭璞曰勝玉勝也正義張云西王母其狀曜然白首石城金穴居其中義顏云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正義張云三足烏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之北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趨來兮絕道不周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朝霞兮噍咀芝英兮曖瓊華集解徐廣曰曖音鐵索隱漢書音嬐音魚錦反駰案韋昭曰瓊華玉英也侵尋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萬集解徐廣曰一作襟襟仰也音禁冷反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門也倒景日在下正義張云豐崇雲師也滂沛南

在風雅之聲也紛綸葳蕤壒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索隱胡廣曰紛亂也淪沒也葳蕤委頓也張揖曰亂貌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和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索隱見韓詩外傳及封禪書也罔若滅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集解徐廣曰若順也駰案韋昭曰疇誰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亡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索隱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案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集解徐廣曰郅蓋字誤皇甫謐曰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者郅字宜為程乎或為胜北地有郁郅縣胜大也音頃駰案漢書音義曰郅至也索隱爰於及也郅大也盛也樊光云郅可見之大也徐及皇甫之說皆非也以言文王改制及周而大盛也大行越成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大平之道於是成矣索隱劭云大行謂德大行也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集解徐廣曰周之王四海千載之後聲教乃絕駰案韋昭曰無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滂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

飄逝顛陝游原迴潤泳沫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迴遠闊廣也泳浮也原本也迴也索隱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泉原之流也又作峯讀胡廣曰自此已下論漢家之德也汩潏漫衍旁皃四塞雲專霧散集解徐廣曰專音布上暢九垓下泝八埏集解徐廣曰音行駰案漢書音義曰暢達垓重也泝流也埏若八埏之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威行海外日月所燭莫不率俾遐邇一體合集解韋昭曰漢書音義曰燭照也率俾皆從也索隱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案六經及周公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道成法易故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都於卒終也末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集解徐廣曰德襲涌如泉原

岐水名也招翠黃乘龍於洽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翠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而登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嗟黃其何不徠下余吾涯注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洽索隱服虔云乘龍四龍也翠黃孟說是也周書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也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圉為賓旅於閑館矣郭璞曰靈圉仙人名也奇物譎詭傚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索隱杭舟也胡廣云武王渡河白魚入王舟俯取以燎隕墜之於舟中也徵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介太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而亦慙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集解徐廣曰爽差異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進周也讓漢也言周未可封禪而不封禪為讓也索隱爽猶差也言漢周進讓之道皆差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憚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憚音惠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集解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索隱文穎云不獨一物初創見也胡廣云符瑞衆多應期相繼而至也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集解徐廣曰以況受上天之榮為名號索隱案本或作望華蓋華星名在紫微大帝之上今言望聖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華字而虞摯流別集則唯云幸幸當是也於義亦通直以後人見幸下有蓋字又幸字似華故因疑惑遂定華字使誤也文穎云蓋合也言考合前代之君撰其榮而相比況以為號也大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況賜榮名也於義為愜然其文云蓋詞義典贍又上與幸字連文致令有華蓋之謬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集解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封禪處薦之上天告成功也索隱案漢書作慶成義亦通也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集解徐廣曰挈猶言垂也駰案韋昭曰挈缺也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索隱徐氏云挈猶垂非也應劭挈作絜李奇韋昭作缺意亦不遠三神如淳謂地祇天神山嶽也與韋不同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太山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索隱案幾音冀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畢代而絕也說者尚何稱於後集解徐廣曰若無封禪之遺迹則榮盡於當時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而云七十二君乎索隱言古封禪之帝王是各並時而榮貴盛有濟世之恩而屈者謂言抑屈猥不封禪使說者尚何稱述後代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索隱文穎云越踰也不為苟進踰禮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款誠也謁告之報誠也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哉斯事

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鷹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集解徐廣曰錯音厝駰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覩日月末光殊絕之用以展其官職設厝其事業者也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集解徐廣曰猶一作祓祓猶拂也音廢也駰案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將襲舊六為七集解韋昭曰今漢書增一仍舊六為七也攄之無窮集解徐廣曰攄一作臚臚敘也索隱崔云攄張舒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索隱胡廣曰飛揚英偉之聲騰馳茂盛之實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索隱謂用此封禪也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瞻焉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瑞之富謂斑斑之獸以下三章言符瑞大富饒也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集解徐廣曰滲音色蔭反索隱案說文云滲漉水下流之貌也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集解徐廣曰何所蓄邪蓄嘉穀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專濩之集解徐廣曰濩一作護也言雨澤非偏於我普遍布散無所不護也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集解韋昭曰名山大山也顯位封禪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索隱小顏云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索隱案般般文彩之貌也音班胡廣曰謂騶虞也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集解徐廣曰旼音旻和睦敬言和且敬有似君子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集解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蓋自天降瑞不行而至也茲亦於舜虞氏以興索隱

文頸曰舜百獸率舞則騶虞亦在其中也濯濯之麟游彼靈時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雲時索隱詩人云鹿鹿濯濯注云濯濯麟遊也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索隱胡廣曰宛宛屈伸也采色炫燿橫炳輝煌集解徐廣曰橫音晃輝音暉麃正陽顯見覺寤黎烝索隱如淳曰書傳所載黃龍為之應見之於成紀故云之云受命所乘索隱文穎云正陽陽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受命所乘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集解徐廣曰諄止純反告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託寓諭以封巒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丁寧駰案漢

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也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集解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卒集解徐廣曰元狩五年也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正義嵩高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二里封于太山正義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至梁父禪肅然建也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集解徐廣曰一本在泰山下趾東北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集解徐廣曰一本無

河陽之屬索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彰而文微若隱公見弒而經不書諱之也易本隱之以顯集解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爲人事乃顯著也索隱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以天道接人事索隱以之明顯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集解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索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彰而文微若隱公見弒而經不書諱之也易本隱之以顯

史記卷一百十七考證

司馬相如列傳名曰雲夢索隱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臣照按周禮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在孫叔敖前有此澤非激沮水明矣

芷若射干○考妥曰此賦三用玄鶴三用射干漢書文選芷若下無射干字師古李善並謂俗本誤增也其上云雍雍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蓁本射干乃香草不嫌其複也又如赤猿蠷蜾犀象野牛窮奇獾狖之屬無之不知二書誤脫抑亦後人故遺中郎將往賓之索隱賈逵云賓伏也○徐孚遠曰賈說非也謂以賓見諸侯之禮接之

其為禍也不亦難矣○顧炎武曰衍亦字

逖聽者風聲索隱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凌稚隆曰言風聲見其遠也索隱言風雅之聲謬

藁一莖六穗於庖集解徐廣曰藁瑞禾也駰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索隱鄭德云藁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藁

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正義服虔云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郭云青邱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今本山海經注無上有田三字亦有國者海外東經又有青口國也

歲橙若孫○焦氏筆乘曰歲橙李善本作歲持歲音針乃馬藍又作寒將即蓑蔣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揖曰歲持缺故詳具之

梗柟豫章正義按溫活人云○臣世駿按活人書名即本草也溫字疑衍

右以湯谷為界正義言右者北向天子也○陳子龍曰湯谷日出之區應在齊東而云右恐左字之誤正義所云北向天子亦無據劉奉世漢書刊誤亦云右當為左

也○楊慎曰徐楚金云蔓字諸解惟鄭德得之徐廣瑞禾臆說字林亦據此文而傳會之耳

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王若虛辨惑曰前漢書全引此語予嘗疑之按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云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遊京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生遷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所續而後人誤附於史記耳困學紀聞曰江氏永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考證

謹案卷一百十六第一頁後七行漢書作桐師刊本師訛鄉據漢書改

第二頁前五行徙州本西蜀徼外白猫羌鵲刊本白訛曰今改

第二頁前八行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刊本氐訛蠻據後漢書改

卷一百十七第六頁前四行白坿白石英也刊本坿訛符今改

第七頁前二行獏音匹沃反刊本匹訛四今改

第七頁後三行皆如中國燕麥是也刊本如中國燕麥是也索隱改

訛作中國苗據毛本索隱改

第七頁後七行江東人呼為烏薑刊本薑訛燕毛本索隱亦誤據爾雅注改

第八頁前四行小頭細頸有白嬰刊作訛作細頸

頸有白嬰又鼈似蜥蜴刊本蜥訛蚕據山海經注改

第八頁後一行葉冬夏常似春刊本春訛冬據廣雅改

第十二頁前八行正義其白質如玉刊本玉訛五今改

第十五頁前七行注亦紫三字無解疑有誤

第十五頁後三行滴涌出聲也刊本涌訛通今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鷗鷗鷗鷗也刊本鷗訛鴎今改

第二十頁後五行沈牛麈麋刊本麈訛塵據正義及漢書改

第二十三頁後五行葉圓而岐刊本葉訛素據索隱改

第二十七頁前二行格蝦蛤鉦猛氏刊本蝦訛瑕據索隱及漢書文選改

第二十八頁後五行在上林苑西頭刊本上訛山今改

第二十九頁後三行淮南鼓員四人刊本脫鼓字據漢書樂志增

第四十六頁前七行祝融警而蹕御今刊本警訛驚據監本王本改

第四十七頁後八行出于崑崙西北隅刊本訛作北隅刊本河訛海今改

出書于西河北隅繹上下文義改又黃河出東北隅刊本河訛海今改

第四十八頁後二行勝婦人首飾也刊本勝下衍代字據漢書注刪

第五十二頁前二行訾黃其何不徠下刊本其何訛湛河徠下來據漢書禮樂志改

第五十七頁前二行猶馳騁鄭衛之聲刊本騁訛聘今改

第五十七頁前五行遺文卓爾刊本卓訛悼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費雲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百十八至二十一

史部

史記卷一百十八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史記卷一百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敝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悔不理厲王母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

世縣也索隱案漢書作母家縣謂父祖代居真定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集解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索隱漢書作褒金椎椎之陵君使未亥袖四十斤鐵鎚正義劉古島反劉謂刺劉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

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集解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輦音己足反反谷口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索隱張晏云谷口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逆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吏二千石不當得欲以有為集解如淳曰賜亡叛來者如之秩祿大夫但集解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瓚曰官為大夫名但者也索隱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士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集解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集解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闽越及匈奴發其兵開

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侯豪傑以故幸之長既驕貴數上書頗不遜文帝以親弟寬赦不治也及孝文十六年長謀反發覺下蜀嚴道傳送長長自載輜車四乘從者百餘人皆壯士敢死者為輿守縣傳送不發縣令以聞集解文穎曰忌閻忌也上遣中郎將袁盎馳傳以問之盎還奏曰臣素知淮南王為人剛而自賢今遇讒而以忽死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為防備此殺之名也上曰吾不忍為此聞者皆以為盎賣重淮南王盎曰願賜閒言之乃屏左右獨與上騎而從盎前進曰陛下自幸淮南王而不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中道病陛下憂苦之使使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閻忌謀殺以閉口索隱閻姓也音姦嚴助傳則作閭忌字音亦同正義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正義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謾吏曰不知安在索隱謾音慢慢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按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集解徐廣曰一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効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贖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棄捕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壁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集解文穎曰忌閻忌使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舂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集解徐廣曰嚴道有邛僰又有邛郵置駟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索隱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邛置故曰道嚴邛郵有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索隱案樂彥云妾媵之子者從去也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褥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索隱謂它事可其制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為人剛令暴摧折之臣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

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乃汝也汝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今岐州雍縣也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而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瓚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顓頊之後四凶之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竄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集解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正義慢無親謚法云暴虐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集解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邊越

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正義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為諸侯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為方畧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詞長安集解徐廣曰詞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鄧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遣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鄧展曰詞捕也孟康曰詞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偵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候之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集解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集解徐廣曰一云毆擊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劒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索隱案巧者謂善用劒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辟讓誤中太子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逮謂追及河南共治之廷尉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逮謂追赴河南也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

有詔即訊太子（索隱案樂彥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集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索隱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露被事耳王自度無何（集解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露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壄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被閣不行也音各）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

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索隱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氏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集解蘇林云與猶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案輿地圖（集解駰案漢書林云輿地圖漢家盡載之意索隱志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集解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猒忍之萬世之後吾寧猒壯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

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集解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駢綦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括地志云亶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閩大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容謂高皇帝曰時可發矣高皇帝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集解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集解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

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集解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臣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集解如淳曰不以為子兄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集解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稿笞建建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貴

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揄集解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揄蜜名王恢所謂擣揄為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

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絶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集解徐廣曰一作嘯音寂笑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二計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何知反集解瓚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索隱案知猶解也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集解如淳曰言吳不塞成皐口而令漢將得出之今我令樓緩集解駟案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先要成皐之口正義成皐城在河南滎陽縣東南二里周被下頗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正義轅轅故關在河南緱氏縣南四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絶成皐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即成皐關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未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鑿棘矜也集解徐廣曰大鑱謂之鉏音五哀反或是鐵乎索隱劉氏鐵音吾禀反鑿音自各反又鐵鄒音機鑱音廉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隴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正義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索隱即消反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

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集解應劭曰輕罪不至髡完其彤贅故曰耐古彤字與髡髮膚之意蘇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幸臣集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集解徐廣曰在江夏駰案蘇林曰下雉縣名索隱雉音全爾反縣名在江南章之口正義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江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集解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索隱崔浩云一名獬豸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集解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崔浩曰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集解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易人欲之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集解徐廣曰在江夏駰案蘇林曰下雉縣名索隱雉音全爾反縣名在江南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正義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江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南通勁越屈彊江淮

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集解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頸不殊集解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

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園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集解徐廣曰詣都座就丞相共議也索隱案肄習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集解徐廣曰比吏而非真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集解蘇林曰以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

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集解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集解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

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數笞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 集解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調除國中令王惡天子皆為置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容謀反事 集解徐廣曰容豫作

計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厭姬俱幸兩人相妒厭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 集解徐廣曰一作假母音義曰傳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

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上書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輜車鐵矢 集解徐廣曰輜車戰車也音扶萌反索隱救漢書作枝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邱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

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索隱贏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輣車鍼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贏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贏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贏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贏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索隱按漢書表司馬安也大行息索隱漢書表李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奸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尊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僞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揚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輶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學女陵作詞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史記卷一百十八

史記卷一百十八考證

淮南衡山列傳廷尉臣賀○臣照按漢百官公卿表張
釋之以孝文三年為廷尉終文帝世不遷此廷尉賀
不知何人疑有訛字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容齋續筆曰高誘作鴻烈解叙及許叔重註文其辭
乃云一尺縑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
相容
漢亦便曲城侯集解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功臣
表蟲作蠱
王使郎中令斥免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
不敢效也○余有丁曰郎中令郎中之長斥免蠱被
也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集解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
○振西京賦作侲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陳沂曰按任囂死後趙
佗始自為王今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被一時對
辭不究其實耳
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呂氏春秋
及宋世家皆以為箕子
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皐之口集解漢書直云緩無樓字
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
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徐孚遠曰周被陳定皆著
姓名緩不得獨去姓樓緩當是與古人姓名同也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
九十里春秋時闕文○闕文疑秦地二字之誤
產五十萬以上者○一本產上有家字
王安自剄殺集解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
十月死○臣照按年表安在位四十三年元狩元年
自殺徐廣殆以夏正十月當屬元朔六年故只作四
十二年予否則二字狩字誤
信哉是也○一本作信哉是言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考證

史記卷一百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謂奉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正義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亾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楚之處士也

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

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集解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小以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令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索隱庳下也音婢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索隱梱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集解駰案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捐其珮玦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葵棄其家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陵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羊舌肸等亦古之賢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甲為相索隱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甲姓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索隱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三年門不夜關集解徐廣曰一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言士民無一尺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集解駰案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捐其珮玦也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譬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耶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劒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劒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吏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赦父非遜李離伏劒而然為法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考證

循吏列傳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呂氏春秋進孫叔敖者沈尹筮

容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韓詩外傳作其弟諫曰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呂氏春秋作石渚

失刑則刑失死則死○韓詩外傳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

史記卷一百二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集解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

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以後莊皆云嚴孝景

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

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

之使河南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

人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比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

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

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集解如淳曰律太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摠言丞史或以為擇郡守都尉諸侯內史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

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集解應劭曰傅柏梁人為孝王將素伉直索隱傳音付人姓柏名索隱曰一云名棄疾索隱漢書見名棄疾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集解徐廣曰一云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集解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

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戇愚也音陟降反

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集解如淳曰律吏二千石病滿賜告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索隱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集解徐廣曰最一作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索隱踰音庾案漢書作瘉瘉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

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集解如淳曰廁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巫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集解應劭曰武帳織成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閣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後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

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集解如淳曰紛亂也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索隱音路洞反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讞音魚列反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詆音丁禮反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

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索隱貰音時夜反貰賒也鄒氏音勢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集解如淳曰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按三輔黃圖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

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闌乎集解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闌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集解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

索隱今猶即今也謂今日後即召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上以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集解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侯宏索隱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集解徐廣曰太后兄王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

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集解如淳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集解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可以請賓客索隱即驛馬謂於置著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集解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索隱算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閒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惟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集解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集解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僦人僦人蓋興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駰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任僦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僦音即就反辜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僦人取庸直也或者貴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辜較字亦作酤榷榷者獨也言國家獨榷酤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辜較也多逋負

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集解如淳曰丞相長史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落零落猶散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崔羅翟公復為

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積薪興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愴旃

汲鄭列傳愚民安知○顧炎武曰愚民安知為一句其先鄭君集解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徐孚遠曰景帝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矣或其祖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正義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正義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

世以混濁莫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録焉

集解徐廣曰録一作繆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索隱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集解駰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今陳州子貢終於齊正義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邑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

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集解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索隱適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

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顏云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言孝文猶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集解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反索隱鄒氏音普來反於齊則轅固生正義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傅索隱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按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謝承云秦氏季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索隱胡無母音母母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集解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正義自此已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校教也可教通藝也殷曰序正義序舒也言舒緩教也周曰庠正義庠詳也言詳審經典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索隱計計吏也偕俱也謂吏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

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集解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正義案左內史後改為左馮翊右扶風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括地志泮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璧雍云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集解徐廣曰楚元王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

獨王命召之乃往集解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集解徐廣曰馬車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集解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繆音音穆所謂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與天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為毒也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
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服虔云如家人言也太后怒曰安得
司空城旦書乎集解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
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
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
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
河王太傅集解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
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
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集解徐廣曰薛縣在蕃川側目而
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
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
子也

韓生者集解駰案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為博士景帝時
為常山王太傅集解徐廣曰憲王舜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
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貫生
受之索隱貫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
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集解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
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
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
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
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
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
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集解駰案漢書曰字
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
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
子都養索隱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烹為養案有厮養卒厮掌馬養造食也及
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
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
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
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

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元狩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室欲爾復出古訓復申臧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雜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蓋始為之傳也藝文志云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索隱漢書作頌亦音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公戶姓滿意名也案鄧展云二人姓字非也桓生單次索隱單音善單姓次名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集解徐廣曰屬山陽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案商姓瞿名子木瞿音劬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傳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堅堅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馯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案田何傳東武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集解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案仲舒事易王王武帝兄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

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集解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集解徐廣曰舒一作荼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母生集解駰案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集解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缺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儒林列傳胥靡申公集解徐廣曰腐刑○楊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隸也靡末也胥靡末隸微賤之人腐刑無據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詈辣固之言意欲入以罪條比于城旦駰謂比儒生于律令非也儒家外自有刑名家何得以律令比之

欲求能治尚書者○尚書疏曰尚字乃伏生所加

孔氏有古文尚書○臣照按顏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王應麟曰隋志云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為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書疏云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則又是安國藏之

謹案卷一百十八第十二頁後八行此及後守武
關正義未皆有關文二字蓋舊本以正義有缺
故注此二字各本涸入正義中今作小字旁寫
考證第一頁後三行四行而今後人不敢效也刊
本效訛郊今改
卷一百十九第三頁前八行書什伍什伍相保也
下什伍兩字疑誤
卷一百二十第三頁後四行孟康曰刊本康訛東
今改
第五頁後五行賈人與市者刊本賈訛買今改
第六頁前五行應劭曰刊本劭訛邵今改
第九頁前七行徼音即就反刊本即訛郎今改
卷一百二十一第二頁後二行齊魯之間刊本間
訛門據王本改
第二頁後五行顏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
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阮右相
傳以為秦阮儒處也刊本湯訛陽三里訛三百
里以下脫為字據漢書儒林傳注改
第六頁後二行入見高祖於魯南宮據正義引括
地志及鄭康成泮宮說解之則南宮疑當作泮
宮
第十一頁前八行孔臧與安國書云刊本脫書字
據毛本索隱增又臧惟閩尚書二十八篇刊本
脫惟字據索隱增
第十一頁後一行索隱何圖乃有百篇邪刊本何
訛河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袁文宿

欽定四庫全書卷 一百二十二 史部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集解孔安國曰免苟免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集解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索隱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偷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

詳校官主事衔臣徐以坤

而爲圜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爲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斲雕而爲朴索隱應劭云削琱爲璞也晉灼云斲弊也斲理凋弊之俗使反質樸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集解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集解徐廣曰屬河東索隱郅音質漢書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爲楊唐初改爲洪洞以故洪洞鎮爲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索隱案姬生趙王彭祖也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集解徐廣曰髀脚戰摇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

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案中如字請以法中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索隱漢書作寓人象案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

之實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集解徐廣曰寧一作寗穰人也集解徐廣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駰案韋昭曰言急也索隱操音七刀反操執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正義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索隱案韋昭曰若周之司馬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索隱數音所注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名寧成爲中尉正義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其治效郅都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解音紀賣反脫音他活反謂脫鉗鈦也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貰音食夜反貰賒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貸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

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集解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由以宗家任爲郎索隱案與國家有外戚相連屬也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忮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堅忮也司馬安之文惡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箘伏集解徐廣曰漢書作禍伏者載索隱案均等也箘車箄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箘載也謂下之也禍音凭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索隱風俗通云勝屠卽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鄹人集解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音胎故鄹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后

稅所封漢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若京都府史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嫣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集解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集解徐廣曰爲陵未爲時未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集解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爲請狀論其報行也索隱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集解鄧展曰罪備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爲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集解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爲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集解韋昭曰爲之先後及出爲侯大與湯交編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集解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集解韋昭曰制御人始爲小吏乾沒集解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駰案服虔曰射成敗也索隱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正義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爲乾心內不合爲沒也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集解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索隱傳音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集解李奇曰亭平也索隱使之平疑事也奏讞疑

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集解韋昭曰在板絜正義按謂律令也古以板書之言上所是著之爲正獄以廷尉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秦事即讙湯應謝集解徐廣曰應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集解蘇林曰主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正義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爲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也罪常釋聞集解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聞矣駟案瓚曰謂常見原即奏事上是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集解李奇曰湯口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集解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

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縱出此令用鉏棄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文也鉏豪彊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集解徐廣曰時李柴莊青翟爲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

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貴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湯之容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集解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蛩變告文姦事下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

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集解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集解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集解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朱買臣吳人也此時蘇州爲會稽郡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

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正義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爲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

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

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正義言湯與田信爲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集解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

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

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集解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說文剽刺也一云剽劫人音敷妙反縱有姊姁索隱音吁孟康音詡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

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縣名治敢行少蘊藉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張晏云爲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索隱案王太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集解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陵轢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錄閱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集解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捕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曰爲死罪解脫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因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勒相賙飾索隱案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人解脫死罪盡殺也者二百人爲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索隱案謂豪猾之人干預吏政故云佐吏爲理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集解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集解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

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捕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曰爲死罪解脫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因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勒相賙飾索隱案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人解脫死罪盡殺也者二百人爲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索隱案謂豪猾之人干預吏政故云佐吏爲理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集解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集解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

嗛之集解徐廣曰嗛音銜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索隱卒音七忽反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方受之索隱緡錢貫也漢民有告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縱以爲

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索隱謂求楊可之使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格音閣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

旁郡國梨求索隱梨音梨梨比也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集解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按漢書作徙請召猾禍吏服度曰徙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敢者而使之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戍集解徐廣曰一云麻成闕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懌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茌音士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闕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會民出錢穀爲之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闕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

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集解徐廣曰受封一四年征朝鮮還贖爲庶人索隱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還免爲庶人病死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惛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蒼頡反江反購告言姦置伯格長集解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也格音項設督長也索隱伯音阡陌格音項格名也如今之投書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爲函中索隱鉗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音以

人譋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攻詆下戶之猾以烹大豪集解駰案烹音熹索隱案烹猶熹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令案之以熹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集解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正義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丈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兵代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集解徐廣曰殷一作假假人亦有姓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

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沈隱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服虔云沈隱匿不發覺之法韋昭曰沈沒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集解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也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廄丞正義百官表云太僕屬官有大廄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闚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成信宣吏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正義今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抵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正義杜氏譜云字長孺南陽杜衍人索隱地名也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集解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苗所亡失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集解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索隱次至也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集解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

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諂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集解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答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集解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集解徐廣曰一作隱案大抵猶大都也盡詆者盡至也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天漢三年爲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

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爲圜斲雕爲朴斯蟊賊峻酷爰始乳虎搏噬蒼鷹擊鷙狡兔斃狗烹獷生詆慄可恃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酷吏列傳遂使書獄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弟繫導官集解如淳曰大官之別也主酒○漢書師古注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臣照按前云湯客田甲賈人始湯與錢通此下云湯欲奏請信輒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前又云甲有賢操責湯行義過失有烈士風後文云天子案誅三長史出田信豈田信即田甲乎

猾民佐吏爲治索隱案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佐吏爲理也○臣照按猾民畏縱之嚴反爲吏耳目助治公務以自效師古解最得如索隱所云則是今之把持官吏也

失之旁郡國梨求○凌稚隆曰梨求漢書作追求尸亡去歸葬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楊慎曰尸亡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温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按温舒未嘗免作爲字是張湯死温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

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臣照按遷身被腐刑受酷吏之害又諸酷吏皆武帝意所向故深其文使讀者自明非正辭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

大宛在匈奴西南可萬里在烏孫西南烏孫直康居西北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富馬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在貳師城多大魚

索隱案漢書西域傳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鄉國亦名蘇對沙鄉國本漢大宛國索隱宛音苑又于袁反見自張騫漢中人索隱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正義氏音支按在涼甘肅瓜沙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祁連間是也以其頭爲飲器集解韋昭曰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更經也音橫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隱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益後史家徙省唯稱堂邑父而甘字或甘其姓號也俱出隴西經匈奴索隱謂道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終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索隱謂大宛發遣騫西也爲發導驛抵康居索隱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抵至也居其庇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有奄蔡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于嗢水北爲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集解徐廣曰一云夫人爲王爽狀亦或女主索隱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爲王也既臣大夏而居

索隱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爲臣而爲之作君也正義既盡也大夏國在嗚水南 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小顏以爲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于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顏是其意于文字爲疏者也 留歲餘還並南山 正義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慈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欲從羌中歸 正義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夷貊從豸西方羌從羊 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 集解徐廣曰元朔三年 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 索隱堂邑父之官號也 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 索隱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 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 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 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采于寘集解徐廣曰漢紀曰拘隱扜采國名也音汗彌寘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采也則拘彌與扜采同是一名也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 索隱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也正義漢書云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山爲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出焉 索隱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蔥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泑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敦煌類海東也 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 正義二國名姑師即車師也 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氐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 集解徐廣曰不土著 隨畜與匈

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正義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闔蘇也魏畧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正義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外國傳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大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婼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祈連閒正義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祈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正義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安息西界極矣南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嬀水土著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畫王面隱漢書云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荀悅云幕音索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音人面形韋昭云幕音錢背也包愷音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索隱案漢書云大秦一名犂鞬在海西云大秦在安息西數千里人乘馬錢之幕作

與麻蕉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污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問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魏畧云大秦在安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繞之恐爲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植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僥國其人穴居也

條枝索隱漢書作犁靬縶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漢書云條枝出獅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鷄鹿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集解徐廣曰身或作乾又作訖索隱又音篤音篤音毒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漢書云即天竺也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盡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圖經云臨毘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

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綠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治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駝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象像之始後人所

法也佛上天青梯今亦變爲石沒入地惟餘十二躋躋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羅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名耆闍崛山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北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正義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寄生可爲杖布土產布

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大水河也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集解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言重重九通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正義犍其連反犍爲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千餘里發間使四道並出出冉出徙集解徐廣曰屬漢嘉索隱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正義茂州向州等冉駹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出邛僰正義僰蒲北反徙在嘉州邛今邛州僰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集解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索隱韋昭云筰縣屬越巂音胙案南越破後殺筰侯作筰都爲沈黎郡又有定筰縣正義氏今成州及武等州也筰白狗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巂昆明正義巂州及南民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南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

集解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有滇越越嶲則通號越越細分而有嶲滇等名也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索隱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正義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漢書父名難兜靡爲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嘴肉翼其上集解徐廣曰一云烏嘴與衛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烏嘴之史記亦作嘴字索隱嘴音衛譙音飛字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

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

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扜采及諸旁國烏孫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集解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集解蘇林曰鑿空開通也索隱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集解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

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多言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多言意亦及也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集解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而漢始築令居以西集解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持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集解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初郡謂越巂汶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皆叛而併廢之抵大夏皆

發三輔罪人因巳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集解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復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集解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爲漢使所便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集解徐廣曰一作牢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集解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爲中郎將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集解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集解韋昭曰玉門關在敦煌龍勒界索隱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集解駰案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索隱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畧云黎軒多

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顛亦以爲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薙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集解瑁曰漢使取持將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

尚驕恣晏然未可誅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集解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鹹惡人畜即不約行會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以其道路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魅魅魍魎也出其北有胡寇出

爲輩來而常之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窳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集解如淳曰罵詈）椎金馬而去窳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以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集解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索隱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蔥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集解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虜破奴爲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集解晉灼曰易輕）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之）而發天下七科適（正義音謫張晏云吏有罪一七命二贅壻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集解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

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闉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葛反）（索隱昧蔡大宛將昧音末蔡先）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竊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闉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集解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

騎士趙弟最少拔劒擊之斬郁成王齊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集解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一本無置字酒泉都尉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集解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一本無置字酒泉都尉駰案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滅其賜故奮行者齊賞也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士卒賜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集解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爲淵字也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集解鄧展曰漢以窮河源于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爲河源出于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于崑崙也索隱惡音烏於何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于大夏于窴于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爲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陽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爲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于冢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窴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並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案漢書作所有故哉如淳云放

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卽信耳而荀悅作故劭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葱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大宛列傳爲發導驛抵康居○凌稚隆曰按導驛二字當作譯

觀後書烏孫發導譯送騫還則此驛亦當作譯

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爲臣而爲之作君也○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服屬爲臣而月氏因居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

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余有丁曰進熟或是進見而熟於天子故得以進言若老成者憚行役不肯言矣注熟美之說未必然也

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臣照按兩空字或作穴今考其文義蓋上空字是穴字耳水穴猶水源觀後文甚明蕩敗之說非是蓋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二

欲奪其水非灌以水也灌以水則又何渴之有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卽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卷一百二十三第一頁後二行正義在索隱之前

檢諸本俱然益沿舊誤姑仍之

第二頁前三行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據集解不釋故字索隱及漢書張騫傳俱無故字此故字應誤衍

第四頁前七行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案漢書西域傳鹽澤下有去字

第六頁前四行南乘海刋本南訛自據後漢書西域傳改

第六頁後五行土多金銀奇寶刋本多訛地據後漢書西域傳改

第六頁後七行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案為字下當有脫文

第七頁前一行秦云定重參閒門樹皮也案此句疑有脫誤

第七頁前六行植之滋息無極刊本植訛擲今改

第七頁後一行索隱當在上節末庵蔡黎軒下諸本誤移於此姑仍之

第八頁前一行既是安息長安耆老傳闕案史本文無安耆二字此益誤衍

第八頁前二行西有弱水流沙刊本沙訛水今改

第八頁前三行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云檢大荒西經無此文觀下云與大荒西經合則此非大荒西經明矣四字誤

第八頁前五行弱水源在女國北刊本源訛流據漢括地論之案此句有訛脫

上文改

第八頁前七行此皆據漢括地論之案此句有訛脫

第九頁前一行爪赤如銅刊本爪訛瓜今改

第九頁後四行佛一一以指畫石刊本石訛名今改

第二十四頁後六行其實出于家嶺山刊本家訛蔥據毛本索隱及尚書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劉震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百二十四 史部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至七十

詳校官主事衔臣徐以坤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集解荀悦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言文之蔽小人以傛謂細碎苛法亂政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正義譏非言也儒敝亂法俠威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名則見記於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集解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哲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行音下孟反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正義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

獨坐而弦歌也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索隱厭飽也於艷反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索隱阨音厄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集解徐廣曰在廣川正義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萊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凾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索隱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必知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厭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竊國者侯之門仁義存索隱仁義若游俠徑捷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隱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

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儕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

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駰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駰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隱拖音以豉反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隱扞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

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軺牛集解徐廣曰音雛駉案漢書音義曰小牛索隱軺音古亟反案大牛當輒小爲軺牛車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案季布為漢所購求朱家以布髡鉗為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

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劒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者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

瞗氏索隱瞗音閭案為郅都所誅陳周庸索隱陳國人姓周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集解徐廣曰陝疑當作郟千秋也索隱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郟縣南越傳曰郟壯士韓紀洽反漢書作寒孺郭解軹人也索隱漢書云河內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以內心忍害慨不快意自殺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案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蘇林云言性喜為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負恃也與人飲使之嚼集解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

弗葉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集解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至賤更時脫之每至賤更數過更弗求集解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數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奉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也乃聽之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集解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至賤更時脫之每至賤更數過更弗求集解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數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奉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也乃聽之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集解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至賤更時脫之每至賤更數過更弗求集解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數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奉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也乃聽之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集解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至賤更時脫之每至賤更數過更弗求集解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數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奉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也乃聽之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集解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至賤更時脫之每至賤更數過更弗求集解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數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奉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也乃聽之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遂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身至臨晉正義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

口絶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
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
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
者殺者亦竟絶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
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
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
為俠者極衆敎而無足數者集解徐廣曰敎倨也然關中長安樊
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
東陽田君孺索隱漢書作陳君孺然同姓也正義其東陽蓋貝州歷亭縣者為
近齊故也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
索隱蘇林云道猶方也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
羽公子索隱舊解以趙他羽公子為二人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南陽趙調之徒
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
天下無賢與不肖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
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集解徐廣曰人以顏狀
惟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侈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雖於吏偉哉翁伯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游俠列傳○臣照按遷意所不滿莫若公孫丞相及衛霍可見此言儒不如俠其所為儒即指公孫董言而班固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亦不達其旨矣

侯之門仁義存索隱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捷亦何必肯存仁義也○余有丁曰按此即上文嚮其利者為有德意也索隱注未明

近世延陵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駰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何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

且無用待我待我去○王若虛辨惑曰疑重用待我字然關中長安樊仲子至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臣照按此數行皆後人所續玩前後文義自得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集解徐廣曰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然籍孺以佞幸惠時有閎孺正義籍閎姓也孺幼小也皆名也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鶡鶡尾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鶡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許慎云鶡鶡鷙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鶡鶡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鶡鶡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傅脂粉索隱傅音附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從家安陵正義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以濯船黃頭郎鄧通蜀郡南安人也集解徐廣曰後屬犍為

徐廣曰著黃帽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櫂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龍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索隱濯音棹遷教反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尻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索隱尻音苦高反衣尻音寫絮衫襦之橫者帶後穿覺而之漸臺索隱覺音教反在長安故城中閣中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以其姓名自異通亦慮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

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案榮經即嚴道
字稱兩同漢四銖文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
嗜吮之索隱嗜音任格反吮音仕兗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
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嗜
癰嗜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嗜吮之心慙由
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無何人有
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
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集解韋昭曰景帝姊也索隱
隱案即館陶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索隱謂長公主別有物賜一簪
通吏輒沒入以充臧也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謂公主令
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索隱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
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索隱音偃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集解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頹當也今上為膠東王
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
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
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
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
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驁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
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
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索隱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
太后由此嗛嫣集解徐廣曰嗛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嫣侍上出入永巷

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
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索隱音悅說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
坐法腐給事狗中集解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戚犬監而平陽公主言延
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
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
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
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卧起甚貴幸埒如韓

嫣也集解徐廣曰坪等也習都賦曰卓鄭坪名又云坪者疇等之名久之寖與中人亂集解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恩貴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駕自前論著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佞幸列傳文帝說焉索隱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說之○臣照按漢書無上曰二字鄧猶登也乃班固疏解之辭索隱臆增之也

文帝崩景帝立○史通曰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煞書其事乎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於韓嫣也○楊慎曰仁寵最過為句庸不乃甚篤為句不否同索隱句讀已非解又可笑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索隱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辭云將突梯滑稽之如脂如韋在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正義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髡音苦魂反贅壻之夫也北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喜音許既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好酒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駟四馬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隱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孔衍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索隱案謂為田求福穰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集解徐廣曰篝籠也索隱案甌窶猶杯樓也言豐年收掇易可滿篝籠也正義窶音樓篝音溝籠也汗邪滿車集解司馬彪曰汗邪下地之區得滿篝籠也汗邪滿車薪可滿車正義汗音烏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

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膹集解徐廣曰帣衣袂也韝臂捍也音溝鞠曲也膹音其紀反又與跽同謂小跪也索隱帣音收袖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集解徐廣曰眙吐戲反直視貌索隱眙音與瞪同謂直視也丑戲反又丑二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索隱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八斗而未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

髡而送客集解徐廣曰一本云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大悅以髡為諸侯主客正義今鴻臚卿也宗室置酒髡嘗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正義今鴻臚卿也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索隱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耳優孟在楚旃在秦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楓豫章為題湊集解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槨頰餘反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集解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槨頰餘反索隱案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之名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也廟食太牢

奉以萬户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壟竈為槨（索隱皇覽亦說此事歷即釜也）棘以棗脯（索隱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諸棗於其腹中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皇覽之也）薦以木蘭祭以糗稻衣以火光（索隱火送之著端葬之腸中）葬之於人腹腸（索隱）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索隱案隱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集解騶案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楚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索隱）貧困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集解徐廣曰在固始正義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荊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妖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四百户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正義御覽反）大呼曰

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
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
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
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
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
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
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頃難為蔭室於是二
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
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
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
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
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可以覽
觀楊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
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
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
侯母索隱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常養帝正義高祖功臣表云東
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
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
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
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
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
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
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
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
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
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
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
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
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索隱謂武帝罰謫譖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敘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正義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云厭次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即傳記雜說之書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秩六百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

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

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索隱案謂朔設詞對之即下文荅客難是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

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

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瑶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患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正義在長安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下後閣重櫨中有物出焉索隱重音逐龍反櫨音壟重櫨櫨之下有重櫨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

臯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正義在長安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下後閣重櫨中有物出焉索隱重音逐龍反櫨音壟重櫨櫨之下有重櫨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

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殘臣臣乃言詔曰可已殘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以有九牙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集解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

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

事集解徐廣曰衛青傳云寧秉說青而拜為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綬集解徐廣曰音螺青綬一音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集解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此指東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于楚不言髡又說死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于齊皆畧同而事異殆相沙乱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

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遥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青州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正義相州縣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正義河伯華陰潼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為河伯娶婦也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穀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啼厚繒也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正義亭三老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

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

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為筆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虡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腰側似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諸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且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

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括地志云漳水首接漳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興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于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左思魏都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也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

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集解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

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卬之差乃鈞銖之較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仁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縣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索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令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為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敢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為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索絕趙國興師楚優拒相寢丘發祠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滑稽列傳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黃氏日抄曰三年不飛不鳴之語楚世家以為莊王令滑稽傳又以為淳于髡說齊威果孰是孰非耶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史通曰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正義呂氏春秋云楚

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荊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三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索隱呂氏春秋異寶篇所言與正義所引大同小異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荊人畏鬼而越人信機可長有

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教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

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西京雜記作東方朔

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凌稚隆曰按此淳于髡事誤入於此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漢書循吏傳作議曹王生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集解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

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曰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曰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

季主見列仙傳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正義漢官儀五日一假洗沐卜筮者也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索隱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兌謂俯俛為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謂卜者自矜誇也而莊嚴以得人情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曰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索隱疵音賦嫉趨而言索隱嫉音疾司馬趙猶足恭也相引

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諛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馳驅從倡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索隱音釋適猶調也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音奉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棊集解徐廣曰式音栻索隱按式即栻也旋轉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蓋謂下以作卦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謂若卜之不祥則式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索隱倣音方往反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

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集解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喎喎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索隱芒音莫郎反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悵音暢噤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集解徐廣曰音所椒糈而要之王逸云糈精米所以享神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糈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不見奪其糈米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集解徐廣曰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絕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閒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閒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

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劒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鼠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晏

秦此焉終否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日者列傳○凌稚隆曰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作

劉辰翁云觀其辨肆淺深亦豈褚生所能

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

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

焉○龜策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是漢興即有太卜

不因文帝而更興盛也由漢興而有者蓋言漢興以

來即有之矣索隱說迂

叱周賓正集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

○徐孚遠曰賓正猶擯正也徐說煩曲不明

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謂若卜之不祥則

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臣照按若卜而

後收子則子之不得收者多矣古之人豈傷天理絕

人命若是索隱之說謬矣蓋言生子必視其時日占

其吉凶其後亦俱有應云爾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謹案卷一百二十四第三頁前四行與季次原憲

叱權量力刋本與訛子今改

第三頁前七行故有延陵之號刋本故訛何推文

義改

第四頁前六行大牛當軛小為駒牛刋本脫小為

駒牛四字據毛本索隱增

第五頁前一行瞗音閒刋本閒訛閑據毛本索隱

改

第六頁前八行貧者欲得顧更錢者刋本錢訛賤

今改

第八頁後五行舊解以趙他羽公子為二人刋本

羽訛與為下脫二字據毛本索隱改增

卷一百二十五第三頁前一行案榮經即嚴道刋

本案訛邑今改

第三頁後一行謂長公主別有物賜通刋本脫賜

通二字據毛本索隱增

卷一百二十六第三頁前八行褒袂也刊本袂訛衿今改

第十六頁前一行河伯華陰潼鄉人刊本陰訛陽今改

第十六頁前二行遂為河伯娶婦也案娶婦二字疑衍

第十八頁前二行襄王與羣臣飲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刊本訛作令吾為臣皆非西門豹之為人臣也據溝洫志改

第十八頁前四行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刊本富下衍漳字內訛名據溝洫志改又在思魏都賦刊本脫都字今增

第十九頁前一行任察畏罪依文義當作任察畏覺任刑畏罪此脫四字

卷一百二十七第三頁後六行嬴趨猶足恭也刊本嬴訛纖據史本文改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　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守節正義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索隱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叙事頗蕪穢累無可取正義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集解徐廣曰一作華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

擊雅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来事畧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限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絶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集解徐廣曰攘一作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眴睢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摠策定數（集解徐廣曰摠一作逢音逢）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集解駰案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集解駰案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索隱詢音火侯反）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悖音倍背音佩）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集解徐廣曰蓮一作領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蓍百莖共一根（集解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

蟄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畧觀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竊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

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索隱擣音逐留反擣蓍即蒘蓍擣古稱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集解徐廣曰篝籠也籠罩其上也音鉤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蓋然火而擣陳涉世家曰夜篝火也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

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數十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其之龜也畧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蚌蠬伏之集解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為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音決索隱蚌當為蛟蠬音龍注音決誤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

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大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膞骨穿佩之集解徐廣曰膞音乃毛反膞臂索隱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音乃高反一音乃導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文書曰甲子重光集解徐廣曰甲子一作于土正集解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集解徐廣曰一孤反林中者齋戒以待凝然索隱按林名白蛇蟠杅林龜藏其中杅音烏謂白蛇嘗蟠杅此林中也凝音疑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凝然也狀如有人来告之因以醮酒佗髮集解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佗音徒我反謂被髮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

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魚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索隱且音子余反泉陽人網元龜者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来告之索隱宋元君之臣也乘輜車来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

王有德義故来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集解徐廣曰一作勃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為今昔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正義漢天河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因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集解駰案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敵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遺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来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

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絶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詵謾集解徐廣曰詵一作訑音土和反索隱詵音由懶切謾音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息息疾疾集解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說文衣服訛譌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壯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禄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耨之集解徐廣曰音憂正義說文云耰摩田器也鉏之耨之集解徐廣曰耨鉏器也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

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集解徐廣曰鐫音子旋反拌音判索隱拌割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自以為彊不如拌蚌於海也今廳使来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訞者賊也人主聽訞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来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訞臣有衆桀有諫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訞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訞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集解徐廣曰目巧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索隱羹之有菜者用枟枟者筯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脛（集解駰案脛音衛腳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拘之石室（索隱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集解徐廣曰兢一作競索隱陰姓兢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集解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淖湯（集解徐廣曰淖音館一作沸索隱淖沸也）是

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兌室集解駰案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桀作也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灼謂燔燒絲以當薪役費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

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質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也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荊支卜之必制其創正義音瘡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集解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集解徐廣曰牛革桐為鼓也草木

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剌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逢門集解駰案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之巧劇歆七畧有逢門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而飛者重以逢門子逢門射法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貴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蝦蟇辱於鵲集解郭璞曰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蝦反腹者蝦憎其意而心惡之也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蜘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正義卽津日反且則餘反卽吳公也狀如蚰蜒而大黑色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集解駰案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為孤辰巳卽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寅卯卽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卽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午未卽為虛甲辰巳卽為孤子丑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戌亥卽為虛甲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卽為虛甲寅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午未卽為虛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為孤辰巳卽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子丑卽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卽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午未卽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

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二月者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一月集解駰案

中閎內高外下正義此等下至首俛大者卜兆之狀也　起足開　四月　首仰正義謂卜兆足欵也　胷開索隱音琴胷謂兆足欵也　五月　橫吉　首俛大正義謂兆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也索隱徼音叫謂徼繞不明也　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索隱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而祝之　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

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正義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鷄卵摩而祝之　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集解徐廣曰一作視索隱祖法也言以為常法　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荊若剛木土

集解徐廣曰一作十一索隱按古之灼龜取生荊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嘗連下句　卵指之者三正義言卜不中以王為卵三度指之三周統之用厭不祥也　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爲黃索隱梁米也卵雞子也爲灼龜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荊枝更遞而灼故有爲名一音爲言灼之以漸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銅裹梁卵以祓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也正義爲音題爲焦也言以梁米雞卵祓去

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　中閎內高外下正義此等下至首俛大者卜兆之狀也　起足開　四月　首仰正義謂兆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卜先以造集解徐廣曰音竈也灼鑽索隱造謂燒荊之處物若木也　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集解徐廣曰一作止　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索隱尊神龜而為之作號　夫子玉靈荊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策集解徐廣曰音策索隱數音所具反劉音近策或劉是策

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他皆放此　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集解徐廣曰一作身　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其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胷內外自隨可得占卜占病者祝曰令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

折不死首仰足胷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

呈兆首仰足胷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胷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胷首仰身

集解徐廣曰一作簡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胷首仰若橫吉安

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胷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胷胷勝有外不見足開

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胷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胷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胷星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下不孰足胷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胷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足開不疫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節折足胷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胠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胠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胠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

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

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

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

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

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

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

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

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撤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

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胠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

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

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

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

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故甚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

備者仰也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胠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

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

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

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
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胷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
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
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
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
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
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
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胷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
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
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
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
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
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
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家室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
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
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
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
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胷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
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
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
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
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
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
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
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
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

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
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
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
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
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
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
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
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
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胷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

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内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来者来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来不来擊盜不合聞盜来来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内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来不来擊盜勝聞盜来来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胷内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来者不来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卜来者来卜曰即不至未来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横吉内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

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来者不来見貴人見吉
命曰内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
有瘳繫者不出来者来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繫者不
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内自舉外来正足發者行来者来求財物得病
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内自舉足胷以下有求得病不死
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来不来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
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来不来見人不見百事
吉可以舉兵
此挺詵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
言毋傷行不行来不来
此挺詵有内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
傷繫出行不行来者不来見人不見

此挺詵内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
来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狢以下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
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来不来見人不見有憂不
憂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
来不来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胷身節折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罪
罪望行者不来行行来不来見人不見
此挺内外自垂以下有求不得病難起繫留毋罪難
出行不行来不来見人不見不吉
此横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内外自舉以下病者卜日
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横吉上柱足胷内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不
不死其一日乃死

死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詘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
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胷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
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兆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卜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胷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胷者不至行者足胷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胷者不得繫者足胷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三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兆若坼其記已亡其繇後續江使觸網見留宋國神能託夢不衛其足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史通曰尋列傳所編者惟人而已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以八書齊列而定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語本文子及荀子
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事出莊子外物篇褚先生訛元公為元王
魚者豫且○莊子作余且
教為象郎集解許慎曰象牙郎○陳子龍曰郎之與廊古字通用也象郎似以象飾室之名或作繪象如後世畫室之意二義俱通觀後圍之象郎知定是室也
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殷本紀作武乙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索隱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注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正義音亡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輓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眇音妙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索隱二音薑桂金錫連集解徐廣曰音蓮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正義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索隱言如置棊子往往有之正義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赭其下有鉛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石其下有金也此其大較也索隱較音角大較猶大略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索隱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索隱符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索隱辟音闢辟開也通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

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索隱予音與言貸富自由無奪予也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集解徐廣曰潟音昔潟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索隱言齊既富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岱之間斂袂而朝齊言趨利者也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正義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索隱言人富則仁義附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索隱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謗曰研桑心算駟索隱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韋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計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索隱言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土者土穰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索隱國語大夫種曰賈人旱資舟水資車以待也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言末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謂逐末為商賈也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索隱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索隱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賈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賈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賈賈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索隱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為貨殖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

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集解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扁音篇又音符珍反國語云范蠡乘輕舟浮於江湖正義國語云勾踐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入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索隱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之陶正義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南三里陶山之陽也今縣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平陽縣東北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縣南五里猶有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索隱韋昭云隨時逐利也而不責於人索隱按謂擇人而與人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集解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集解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如貯索隱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索隱厭飽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案漢書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食貨志李悝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子之絲漆繭丘取帛絜與之食索隱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穰正義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正義貯律二音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

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鹽起集解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駔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索隱漢書作巴寡婦清索隱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為苦讀如鹽謂出鹽直用不煉也一說云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為鹽也正義括地志云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其池中鑿井深一尺許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雙陸及暮則呼為畦鹽或有花鹽緣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即畎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種韭一畦按猗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韭一畦

烏氏倮集解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索隱漢書作蠃烏氏縣名音支倮音魯可反正義縣古城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倮名也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集解徐廣曰間一作新不以公正謂之新也獻遺戎王索隱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索隱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畜至用谷量馬牛集解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索隱谷音欲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索隱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其先得丹穴集解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正義音子兒反言資財衆多不可訾

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耶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索隱言重於耕稼也重為邪索隱重音逐隴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為奸邪正義重並逐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為邪惡集解徐廣曰隊者問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隊正義雍岐州雍縣也及秦文孝繆居雍隙多賈索隱賈音古集解徐廣曰在渭翊索隱櫟音藥即櫟陽櫟邑獻孝公徙櫟邑隴蜀之貨物而

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蓋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集解徐廣曰卮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集解徐廣曰卬都出銅臨卬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卬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集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言褒斜道狹綰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湊故以名云綰轂也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易音亦鮮音斯言以所多易其所少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要音腰言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集解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正義賈音古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綏銀三州皇甫白翟所居北賈種代正義種種在恒州石邑縣北蓋薊州也代今代州種代石北也集解徐廣曰石邑縣在常山索隱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蓋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集解徐廣曰卬都出銅臨卬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

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集解徐廣曰矜一作務）濮上之邑徙野王（集解徐廣曰衛君徙野王正義泰拔衛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勃海碣石在西）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劉氏踔音卓一音勅教反亦遠騰貌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索隱言如雕性之狷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索隱隱一作臨臨者亦背之義他並類此）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索隱綰者綰統其要津則上云臨者謂却背之也正義番音潘）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集解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閒達多匿智）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閒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集解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索隱齷音握）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集解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集解徐廣曰今為臨淮）屬巨野（正義鄆州鉅野縣在鉅野北）東有雲夢之饒（集解徐廣曰在江陵之西也）通於江陵故郢都（正義荊州江陵縣故郢都）西通巫巴（正義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東有巴寡之利（正義巴郡閬州也）南有黔中之饒（正義黔中辰州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正義荊州江陵縣故郢都）西通巫巴（正義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東有雲夢之饒（集解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集解徐廣曰今為臨淮）屬巨野（正義鄆州鉅野縣在鉅野北）此梁宋也（集解徐廣曰今梁國蒙縣正義宋東芒碭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陽（正義今曹州睢陽縣西北也）亦一都會也（集解徐廣曰今之定陶）昔堯作於成陽（集解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舜漁於雷澤（集解徐廣曰在成陽正義雷澤在曹州濮縣西北也）湯止于亳（集解徐廣曰今梁國蒙縣正義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是也）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越楚則有三俗（正義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荊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荊州並西楚也）其俗剽輕好發怒易以奸事（正義言其人輕剽好為奸事）有蔡召陵（正義蔡上蔡也召陵今屬豫州）侵陵之事西有申陽（正義申今鄧州南陽城）則三河（正義三河謂河南河東河內）之風也其俗大抵皆同而風氣剛強（正義言其人風氣剛強）自陳以東（正義陳今陳州）至於江淮（正義江淮揚州）則清刻（正義清刻謂為人清白而苛刻）矜已（正義已音紀）諾（正義已音紀）信（正義信音申）而寡義（正義言為人雖清白而寡義）輕重射時（正義言為人輕重隨時）趨利如鶩（正義如鶩鳥之赴利）其俗大類西楚（正義言其人大類西楚）南楚（正義南楚荊州）則好辭巧說少信（正義言其人好為辭說巧詐而少信）而江南（正義江南潤州）卑濕丈夫早夭（正義言其人丈夫早死）多竹木（正義言其地多竹木）豫章（正義豫章洪州）出黃金（正義言其地出黃金）長沙（正義長沙潭州）出連錫（正義言其地出連錫）然其俗大抵輕浮（正義言其人大抵輕浮）易發怒（正義言其人易發怒）以製（正義製音制）於王者（正義言其人以製於王者）東越閩中（正義閩中泉州）則輕悍（正義言其人輕悍）果敢（正義言其人果敢）有似於南楚（正義言其人有似於南楚）其俗好信鬼（正義言其人好信鬼）而輕生（正義言其人輕生）南郡（正義南郡荊州）西通黔中（正義黔中辰州）武（正義武巫州）山（正義山夔州）以東（正義東夔州）北有巫山（正義巫山在夔州）巫山（正義巫山在夔州）以北（正義北夔州）雖與巴蜀同俗（正義言其人雖與巴蜀同俗）然其俗剛（正義言其人剛）而好武（正義言其人好武）上黨（正義上黨潞州）北與趙代俗同（正義言其人北與趙代俗同）信（正義信音申）鬼（正義言其人信鬼）而好祠（正義言其人好祠）其俗（正義言其人）憂（正義憂音於）戚（正義戚音七）而儉（正義言其人儉）音楽（正義楽音洛）太原（正義太原并州）雲中（正義雲中勝州）與邊（正義邊謂北邊）同俗（正義言其人同俗）人民（正義言其人）矜（正義矜音巨）懻（正義懻音忌）忮（正義忮音支）而能（正義言其人能）理（正義理謂治生）生（正義生音産）業（正義言其人能治生業）下（正義下音戶）河（正義河謂河東）東（正義東絳州）好（正義好音呼）田（正義田音佃）漁（正義言其人好田漁）鹽（正義言其人好鹽）鹵（正義鹵音魯）之業（正義言其人好鹽鹵之業）與（正義與音預）閒（正義閒音閑）獵（正義獵音臘）通（正義言其人通）姦（正義姦音干）少（正義少音詩照反）信（正義信音申）而（正義言其人）多（正義多音得）變（正義變音卞）詐（正義言其人多變詐）與（正義與音預）楚（正義楚荊州）鄭（正義鄭鄭州）同俗（正義言其人同俗）然（正義然音人善反）邑（正義邑音於急反）人（正義人音仁）桀（正義桀音其列反）黠（正義黠音胡八反）奸（正義奸音干）夫（正義夫音扶）燕（正義燕幽州）亦勃（正義勃音蒲沒反）碣（正義碣音竭）之間（正義言其人）一（正義一音於悉反）都會（正義都音丁呼反）也（正義言其人一都會也）南通（正義通音他弄反）齊趙（正義趙音直小反）東北（正義北音佩）邊（正義邊謂北邊）胡上谷（正義上谷嬀州）至（正義至音致）遼東（正義遼東遼州）地踔遠（正義踔音卓一音勅教反）人民（正義言其人）希（正義希音稀）數（正義數音朔）被（正義被音皮寄反）寇（正義寇音口候反）大與（正義與音預）趙（正義趙音直小反）代（正義代州）俗（正義言其人俗）相類（正義言其人相類）而（正義言其人）民（正義言其人）雕（正義雕音彫）捍（正義捍音寒）少（正義少音詩照反）慮（正義慮音良據反）棗（正義棗音早）栗（正義栗音慄）之饒（正義饒音如招反）北（正義北音佩）鄰（正義鄰音鄰）烏桓（正義桓音丸）夫（正義夫音扶）餘（正義餘音豫）穢（正義穢音烏外反）貉（正義貉音莫各反）朝（正義朝音潮）鮮（正義鮮音仙）真（正義真音振）番（正義番音潘）之利（正義言其人）洛（正義洛音各）陽東（正義陽東洛州）賈（正義賈音古）齊（正義齊青州）魯（正義魯兗州）南（正義南音男）賈（正義賈音古）梁（正義梁汴州）楚（正義楚徐州）故（正義故音古）泰山（正義泰山兗州）之陽（正義陽山南）則（正義則音子德反）魯（正義魯兗州）其陰（正義陰山北）則（正義則音子德反）齊（正義齊青州）齊（正義齊青州）帶（正義帶音帶）山海（正義山海謂泰山渤海）膏（正義膏音古）壤（正義壤音如丈反）千（正義千音七見反）里（正義里音良）宜（正義宜音俄）桑（正義桑音息郎反）麻（正義麻音摩）人民（正義言其人）多（正義多音得）文（正義文音問）綵（正義綵音采）布（正義布音怖）帛（正義帛音白）魚（正義魚音語）鹽（正義鹽音弋占反）臨（正義臨音林）菑（正義菑音緇）亦（正義亦音弋）海（正義海音呼改反）岱（正義岱音代）之間（正義言其人）一（正義一音於悉反）都會（正義都音丁呼反）也（正義言其人一都會也）其（正義言其人）俗（正義言其人俗）寬（正義寬音苦官反）緩（正義緩音胡管反）閒（正義閒音閑）達（正義達音他末反）而（正義言其人）足（正義足音子遇反）智（正義智音知）好（正義好音呼）議（正義議音宜）論（正義論音盧困反）地（正義言其人）重（正義重音直用反）難（正義難音乃旦反）動（正義動音徒孔反）搖（正義搖音遥）怯（正義怯音去劫反）於（正義於音烏）衆（正義衆音終）鬬（正義鬬音都豆反）勇（正義勇音踊）於（正義於音烏）持（正義持音直之反）刺（正義刺音七亦反）故（正義故音古）多（正義多音得）劫（正義劫音居業反）人者（正義言其人）大（正義大音泰）國（正義國音古）之風（正義言其人）也（正義言其人也）其中具五民（集解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索隱齷音握）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集解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集解徐廣曰今為臨淮）屬巨野（正義鄆州鉅野縣在鉅野北）東有雲夢之饒（集解徐廣曰在江陵之西也）通於江陵故郢都（正義荊州江陵縣故郢都）西通巫巴（正義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東有巴寡之利（正義巴郡閬州也）南有黔中之饒（正義黔中辰州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正義荊州江陵縣故郢都）西通巫巴（正義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東有雲夢之饒（集解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集解徐廣曰今為臨淮）屬巨野（正義鄆州鉅野縣在鉅野北）此梁宋也（集解徐廣曰今梁國蒙縣正義宋東芒碭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陽（正義今曹州睢陽縣西北也）亦一都會也（集解徐廣曰今之定陶）昔堯作於成陽（集解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舜漁於雷澤（集解徐廣曰在成陽正義雷澤在曹州濮縣西北也）湯止于亳（集解徐廣曰今梁國蒙縣正義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是也）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越楚則有三俗（正義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荊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荊州並西楚也）其俗剽輕好發怒易以奸事（正義言其人輕剽好為奸事）有蔡召陵（正義蔡上蔡也召陵今屬豫州）侵陵之事西有申陽（正義申今鄧州南陽城）則三河（正義三河謂河南河東河內）之風也其俗大抵皆同而風氣剛強（正義言其人風氣剛強）自陳以東（正義陳今陳州）至於江淮（正義江淮揚州）則清刻（正義清刻謂為人清白而苛刻）矜已（正義已音紀）諾（正義已音紀）信（正義信音申）而寡義（正義言為人雖清白而寡義）輕重射時（正義言為人輕重隨時）趨利如鶩（正義如鶩鳥之赴利）其俗大類西楚（正義言其人大類西楚）南楚（正義南楚荊州）則好辭巧說少信（正義言其人好為辭說巧詐而少信）而江南（正義江南潤州）卑濕丈夫早夭（正義言其人丈夫早死）多竹木（正義言其地多竹木）豫章（正義豫章洪州）出黃金（正義言其地出黃金）長沙（正義長沙潭州）出連錫（正義言其地出連錫）然其俗大抵輕浮（正義言其人大抵輕浮）易發怒（正義言其人易發怒）以製（正義製音制）於王者（正義言其人以製於王者）東越閩中（正義閩中泉州）則輕悍（正義言其人輕悍）果敢（正義言其人果敢）有似於南楚（正義言其人有似於南楚）其俗好信鬼（正義言其人好信鬼）而輕生（正義言其人輕生）南郡（正義南郡荊州）西通黔中（正義黔中辰州）武（正義武巫州）山（正義山夔州）以東（正義東夔州）北有巫山（正義巫山在夔州）巫山（正義巫山在夔州）以北（正義北夔州）雖與巴蜀同俗（正義言其人雖與巴蜀同俗）然其俗剛（正義言其人剛）而好武（正義言其人好武）上黨（正義上黨潞州）北與趙代俗同（正義言其人北與趙代俗同）信（正義信音申）鬼（正義言其人信鬼）而好祠（正義言其人好祠）其俗（正義言其人）憂（正義憂音於）戚（正義戚音七）而儉（正義言其人儉）音楽（正義楽音洛）太原（正義太原并州）雲中（正義雲中勝州）與邊（正義邊謂北邊）同俗（正義言其人同俗）人民（正義言其人）矜（正義矜音巨）懻（正義懻音忌）忮（正義忮音支）而能（正義言其人能）理（正義理謂治生）生（正義生音産）業（正義言其人能治生業）下（正義下音戶）河（正義河謂河東）東（正義東絳州）好（正義好音呼）田（正義田音佃）漁（正義言其人好田漁）鹽（正義鹽音弋占反

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正義朐其俱反縣在海州故繒縣在海州之巫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浙江南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集解徐廣曰都鄀縣屬江夏正義故鄀城在潭州東南百二十里九江正義九江

鄀郡武帝改名丹陽正義按徐說非秦置鄀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鄀郡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郡都陰陵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江南集解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為郡宛陵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南楚之地耳徐

裴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豫章正義今潭州也洪州也長沙正義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東萬里故曰長沙也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為楚也是

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鄙之後徙壽春正義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猶之曰鄙故言鄙之徙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正義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千越雜俗集解徐廣曰作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集解徐廣曰鄱陽有之正義括地志云江州潯陽縣有黃金山出金長沙出連錫然蓮蓮正音謹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集解應劭曰蓋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九疑集解徐廣

索隱鄖音雲正義武關在商州地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為狗狗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徐按漢中是也徇亦作鄖與鄖相似也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頹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諒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正義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石鹽及池鹽領南沙北正義謂漢之北也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集解徐廣曰乃遘反除草也正義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耨除草也果隋集解駰案徐廣曰地里志作蓏索隱隋音徒火反蓏音郎果反蠃蛤正義

隋今為搖音同上古少字也蠃力和反果搖猶搖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搖之語楚越水鄉足螺魚鱉民多採捕積聚搖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裹搖之方言修太史公書述地志乃故云果蓏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不待賈而足正義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不用他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集解徐廣曰音紫呰窳苟且墮嬾之謂也駰案應劭曰呰窳病也晉灼曰窳病也索隱音庾正義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蠃蛖之肉多疹毒之患也偷生無積聚正義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朝夕取給以偷生而已不為積聚乃多貧也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集解駰案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推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

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集解徐廣曰鶩一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集解徐廣曰揄音臾躡一作跕跕音吐恊反屣音山耳反舞屣也目挑正義田鳥反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劒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鷄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素封索隱謂無爵邑之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侔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正義音律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索隱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

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索隱率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五十匹索隱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匹也漢書則云馬蹄噣千所記各異牛蹄角千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羊澤中千足彘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集解徐廣曰魚以供兩為計也索隱陂音詖漢書作坡言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山居千章之材集解徐廣曰一作楸駟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為轅音秋索隱漢書作千章之萩服虔曰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任方章者千枚也謂章大材也樂彥云萩柞木也可以為轅者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集解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千畝卮茜集解徐廣曰卮音支鮮支也蔕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集解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駟案韋昭曰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酒飲食集解徐廣曰聚食索隱醵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

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正義言少有錢財則鬬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正義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正義釀千瓮酤醋云酒酤醯醬千瓨酤集解徐廣曰長頸罌索隱瓨音閑江反醬千甔甔音都甘反漢書作儋孟康曰儋石一斛徐廣曰出故云儋石一音都濫反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集解徐廣曰糶音掉也薪藁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揔積數長千丈水千章集解洪洞方豪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索隱洪音胡孔反洞音動又並如字竹竿萬个集解徐廣曰馬甲也正義古賀反釋名云竹曰个木曰枚其輕重百乘集解徐廣曰車也正義輕音遙說文云軺小車也牛車千兩正義車一乘為一兩風俗通云車轅及輪兩兩而偶之稱兩也木器髹者千枚集解徐廣曰髹音休漆也正義顏云以漆物謂之髹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輮漆即髹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髹盤朱兩義並通銅器千鈞集解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

卮茜千石 集解徐廣曰百二十斤為石 駟案漢書音義曰素木器也 馬蹄躈千 集解徐廣曰躈苦弔反馬八髁音料索隱埤蒼云尻骨謂八髁一曰夜蹄小頗云躈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二百匹若顧脩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躈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竅謂九竅通四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 牛千足羊羣千雙僮手指千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 筋角丹沙千斤 集解徐廣曰一作淳 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之貌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 漆千斗蘗麴鹽豉千荅 集解徐廣曰或作合 合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正義顏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荅者厚薄之貌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 漆千斗蘗麴鹽豉千荅 集解徐廣曰榻音吐 榻音吐合反 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 集解徐廣曰榻音吐合反 榻音吐合反 駟案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正義顏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荅者厚薄之貌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 漆千斗蘗麴鹽豉千荅 集解徐廣曰或作合

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集解韋昭曰優游閑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正義音色嗇吝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怪惜也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集解徐廣曰魯縣出鐵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正義刁丁遙反姓名榮黥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為刁氏作奴乎無發聲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儉嗇也而師史尤甚正義師史人姓名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正義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久賈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門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索隱上林賦云西馳宣曲任氏之阸也正義按其地合在關內馳宣曲宮名在昆池西也為督道倉吏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集解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孟康云邊塞主斥候若此顏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姓楊名姚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候

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索隱孟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云邊塞益斥是也橋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足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足故云足或說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足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足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足練前有藍視之果馬光景一足長也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索隱齎音子稽反貸假也音吐得反與人物云齎周禮注齎賜所給與也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索隱隱謂出吐代反其息什之索隱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集解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集解徐廣曰異一作殊又作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槩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集解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也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漢書作甲一州服虔云富為州中之第一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索隱漢書桓作搰正義桓發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正義說文云載角者脂無角者膏也屠處也而雍伯千金集解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集解徐廣曰洒削摩刀以水洒之又方言云劒削謂摩刀治刀劒名索隱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洒削關東謂之削音肖亦依字讀而郅氏鼎食冒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晉灼云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爨羊胃以末椒薑粉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正義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焉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彊兵猗頓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貨殖列傳○臣照按遷史以貨殖傳終所以見先王詩書禮樂之澤至漢武之世而蕩然無遺蓋傷之也末以非也二字作結彰彰可見而後儒猶謂馬遷重貨殖而薄仁義寧得稱知言哉

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索隱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董份曰賤之徵貴貴賤極則人棄之故其徵必貴白圭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徵而棄取之也

以徵為求謬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此語汲冢書無之疑在所闕八篇之中

天下壤壤○凌稚隆曰按壤穰通用鹽鐵論此語作穰穰

計然之策七○越絕書及吳越春秋作九術

之陶○臣照南按正義以陶在齊州平陽縣又以為曹州濟陽縣又以為在南郡華容縣據水經注云定陶縣則曹州近之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史通曰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

其猒如

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卤取帛絮與之食○卤各本並作出程一枝曰蠶字屬上句讀出字本作卤蓋以字形相近而訛也今從程說改正

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勃海碣石在西○臣世駿按西下宜有北字

以故砦窳正義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蛛之肉多疹毒之患也○徐孚

遠曰觀下文偷生無積聚則羸弱病足之說非也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集解歸者取利而不停
貨也○顧炎武曰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
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
知取知與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
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
非

下有蹲鴟集解徐廣曰古蹲字作踆○徐廣既有此釋
則本文蹲字應作踆矣又正義引華陽國志云汶山
郡安上縣有大芋如蹲鴟安上水經注作江都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顧炎武曰說文街四通
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
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為天
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衝跨街衝之路
為督道倉吏集解漢書音義曰若今使督租穀吏上道
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班馬異同曰
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
柳倉也
盡推埋去就○顧炎武曰推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謹案卷一百二十八第六頁後六行因以譙酒佗
駿刊本譙訛誰譙據王鏊本改
第十一頁後一行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夔刊本脫
之字據王鏊本增
第十一頁後六行耰摩田器刊本摩訛磨據說文
改
第十八頁前三行肹謂兆足斂也刊本肹訛胖據
史本文改
第十八頁後七行婢灼龜本刊本脫灼字今增
第三十二頁前六行及命兆之辭刊本兆訛台今
改
卷一百二十九第二頁前一行穀音谷又音雔刊
本訛作音谷雔反據毛本索隱改
第二頁前四行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考唐地志
河中府龍門縣先為泰州治後隸絳州後隸河
中府不言徐州此徐字應誤
第三頁前七行周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
府職內職金職幣刊本脫泉府職幣四字據漢
書食貨志注增
第五頁前八行今縣南五里刊本脫縣字今增
第七頁後五行烏氏縣名刊本縣名訛姓氏據毛
本索隱改
第八頁後七行雍岐州雍縣也刊本岐州上衍一
縣字今刪
第十頁前三行今北土名彊直為懻中刊本北訛
以據漢書注改
第十頁後七行張晏曰舞屣也刊本舞訛跕據下
頻川節注改
第十二頁前四行今宋城也刊本城訛地據唐書地理志改

第十二頁後五行夏都陽城刊本夏下衍計字今刪

第十二頁後八行今海州也刊本州訛郡據唐地理志改

第十三頁前八行徙郡宛陵刊本陵訛城據元和郡縣志宣州文改

第十四頁前八行案漢中亦作徇字檢地理志漢中旬陽有旬水不作徇

第十四頁後八行果隋各本皆作隋惟毛本作隋疑悞

第十五頁前二行修太史公書述地志刊本志訛云據下引地理志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李敬敏

欽定四庫全書要

史部

史記 卷一百三十 楠史記正義論例

詳校官主事衛臣徐以坤

史記卷一百三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 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索隱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火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案國語黎為火正以淳曜敦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曜於高辛則火正為是也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集解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胄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案班彪之序及干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總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為己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正義括地志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

邑程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正義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索隱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是先代蕪為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集解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索隱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也正義案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為晉中軍將少梁古梁國也嬴姓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是時屬晉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索隱何法盛晉書及司馬氏系本名凱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集解徐廣曰名喜也在趙者正義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司馬氏系本皆云名凱以傳劒論顯集解服虔曰世善傳劒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劒論兵書也索隱服虔云善劒解所以稱傳林作搏言手搏論而知名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集解徐廣曰一曰郡守也錯孫靳集解徐廣曰一作靳索隱錯音七各反靳音紀隕反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集解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索隱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三秦記其地後改為李里也葬於華池集解晉灼曰地名在鄠縣索隱晉音尤非也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崩賕玄孫卬為武信君將集解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按晉譙國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崩賕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卬也而狥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索隱漢書云項羽封卬為殷王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漢書作毋懌並音亦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集解蘇林曰長安北門也瓚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高門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縣故城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喜生談談為太史公集解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郡縣所上圖書皆先上之後人不曉誤以在丞相上耳正義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又云汝復太史則續吾祖矣觀此文虞喜說為長乃書談及遷為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

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然贊及韋昭桓譚之説皆非也以桓譚之説釋在武本紀也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正義天官書云星則唐都也受易於楊何集解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正義布內反顏云悖惑也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張晏云謂易繫辭案下二句是繫辭文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索隱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傳習省察或有不省者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今此作祥於義為疎正義漢書作大詳言我觀陰陽之術多所畏正義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畏忌也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正義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隨巢子傳其術也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隱徧音遍徧循言難盡用也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索隱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按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索隱贍音市艷反漢書作澹古今字異也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集解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絀聰明索隱如淳云不尚賢絕聖棄智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集解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
索隱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正義屈盖曰茨以茅覆屋采椽不刮索隱韋昭云采椽櫟椽也正義採取為椽不刮削也食土簋集解徐廣曰一作塏簋按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啜土刑羹梁之食集解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瓚曰五斗粟也藜藿之羹正義顏云簋所以盛飯也刑所以盛羹也藜藿之羹正義糲米也三蒼云粱好粟也正義即瓦器也糲麤米也藜似藿而赤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正義以桐木為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按禮親親尊尊為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集解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

索隱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正義言聖人教迹不朽滅者順時變化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正義言因百姓之心以教惟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集解徐廣曰音款空也駰案李奇曰聲款空也申子云款言無成是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正義混混者元氣未著之貌也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

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集解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集解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駰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正義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東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河之北山之南也按在龍門山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為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集解張晏曰狗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索隱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山一名覆釜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正義括地志云石簀山一名玉笥山又名宛委山即會稽山一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關之填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臥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却倚覆釜之山東廂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之岳岩之下三月季庚登山發石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脉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也闚九疑索隱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即此穴也闚九疑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峰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亦搜採遠矣正義九疑山在道州

浮於沅湘正義沅水出朗州出道州北東北入海北涉汶泗正義兩水出兗州東北而南歷魯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正義鄒縣名嶧山名嶧山在鄒縣北二十二里地近曲阜於此行鄉射之禮尼困鄱薛彭城集解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也鄱音皮鄒鄱薛三縣屬魯索隱鄱本音蕃案白褒魯記云靈帝末有汝南陳蕃子游為魯相子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鄱鄱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邾國也音皮正義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蕃縣音翻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集解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集解徐廣曰擊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張晏云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正義與音預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

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名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集解駰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隱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紬史記集解徐廣曰紬音抽索隱如淳云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小顏云紬謂綴集之也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集解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正義按遷年四十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集解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禋祀駟案韋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廣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聲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瑞紀也孟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先人謂先代賢人也正義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談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索隱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畧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為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為問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具述作者蓋記注之志士耳豈聖人之論哉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索隱漢書讓作攘晉灼云此古讓字言且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夫壺遂曰索隱案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夫天子有誅則討無道則伐湯武是也故春秋以制義貶損以繩當世之王道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

猶豫善善惡惡索隱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集解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騶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萬八千字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謂之誤索隱註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為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之誤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案弒君亡國及奔走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終之辭也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集解徐廣曰一云差以毫氂一云繆以千里駰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正義其心實善為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被之空言而不敢辭集解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正義顏云為臣下所干犯也一云違犯禮義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集解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

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集解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　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集解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害正義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集解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紫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正義詩書隱微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集解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即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集解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　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集解徐廣曰繫項帝嚳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台音怡悅也或音胎非也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索隱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正義音薛也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

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豪即嵺旅也正義穆公封嵺山軍旅之尸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幷兼六國銷鋒鑄鏤集解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鍾鏤索隱鏤音巨鏤鍾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集解徐廣曰宋義為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賈正義音殞諸呂不台集解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懌也不為百姓所說索隱案此贊本韻則怡懌為是也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集解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索隱洞是洞達意共所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

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 集解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索隱踵繼也以當作已助語之辭正義言漢興已世當作也並誤之耳云已也皆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彊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 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胎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閒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彊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

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 集解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即古來也言此樂書以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 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 索隱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云聞律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 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 索隱黃帝有阪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紂 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 正義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故律書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尚矣乎 太公孫吳王子 集解徐廣曰王子成甫 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閒不容翲忽 索隱案忽者惚文之微也翲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閒不容絲忽也言翻恐衍字耳正義翻匹遙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秒秒禾芒表也忽一蠶口出絲也言律歷相治之閒不容此微細之物也 五家之文怫異 索隱怫音悖一音扶物反怫亦悖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各相悖異不同也正義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戾乖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為是故歷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

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集解徐廣曰論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
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瑞封禪之禮所由興作封禪書第六
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
七
維幣之行 索隱幣錢也 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幷兼茲 索隱玩音
五官反巧音苦孝反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
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
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
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 集解徐廣曰肖音消消猶衰微 索隱徐廣音
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省少所謂申呂雖衰也正義肖音消呂尚之祖封於申申呂後消微故尚父微賤也 尚父側微卒歸西伯
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 集解徐廣曰繆錯也猶
云纏結也權智潛謀幽

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索隱繆謂綢繆也音亡又反謂
太公綢繆為權謀於幽昧不明著也正義繆音武彪反
言呂尚綢繆於幽權之策謂
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也 畜畜黃髮 集解徐廣曰
一云荅應 用用則萬靈罔不
威勇武貌也 索隱黃髮言
老人髮白而更黃也 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
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 集解駰案畜音
一作遷 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
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
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
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
禍亂 索隱謂王噲禪其相
子之後卒危亂也 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
索隱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 周公為盟太任十子周以宗
彊 索隱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魯衛毛聃曹是也 嘉仲悔過 正義蔡叔度之子蔡仲
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蕃蒸百世享祀爰

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康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頃不寧南子惡朘瞶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殭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朔成暴虐集解徐廣曰一云偃宋朔君生偃索隱朔音遏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謂晉穆侯大子名仇少子名成師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正義智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弼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楚莊王都陳既赦鄭伯班師

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正義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句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為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文身斷髮黿鱓與處索隱黿音元鱓音蟬既守封禺集解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孚產之仁紿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驪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衰楚為反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勦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魏卜人知之及絳殺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厥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
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
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
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
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
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
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殽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周失其道至秦
之時諸侯力事爭強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
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皐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偾貴王
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
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
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絕之嘉游輔
祖正義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
王琅邪怵午正義謂祝午也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
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
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
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
胅胠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義謂華山之西也推
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
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績何相國不變不革黎
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
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寘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
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于權吳楚之兵亞夫
駐於昌邑以尼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
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扞偹愛矜功幾獲于禍嘉
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偕擬之
事稍衰眡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
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
第二
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
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
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劒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
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
傳第六
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
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
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麋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
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
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集解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
甘茂列傳第十一

芭河山集解徐廣曰芭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
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推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荊滅趙王
翦之能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絶惠王利端列往世興
衰集解徐廣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
五
爭馮亭以權集解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譔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以權如楚
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
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
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
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集解徐廣曰詢音遁索隱詢音丸反詢辱也而信威於彊秦
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讐雪其先君之
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狗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
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即墨破走騎劫遂存
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
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
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
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
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

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

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内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

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陔下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頻川盧綰絶籍糧餉作韓

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嚐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

集解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

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

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

崩成列傳第三十八索隱劑音粢其字從崩邑又音浮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

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櫟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

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

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

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

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
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
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集解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
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榮
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
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
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
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
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儉以身率下作平
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
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集解徐廣曰今永寧是東甌也　葆守封禺為臣
索隱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　作東越列傳第五十
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集解徐廣曰一作莫藩音普寒反　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
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
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
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
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
人稱長者壯有沮集解徐廣曰一作既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
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
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
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尼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集解徐廣曰一云不慨信不
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
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
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索隱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
國之俗今諸生唯記司馬季主之事也所用欲循集解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
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索隱其書既亡無以知其典
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剪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
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
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
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集解如淳曰刻玉版以為文字圖籍
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
集解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
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索隱蓋姓也音古盍反而
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
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

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于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索隱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歷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摠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網羅而考論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案並時則年歷差殊則亦略言難以明辨故作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之後亡諸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集解韓詩外傳曰象黃帝已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正義顏云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羣臣尊輔天子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己音紀言扶義倜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索隱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略以拾遺補藝集解李奇曰六藝也索隱漢書作補闕此作藝謂補六藝之闕也整齊百家雜語正義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於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索隱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謂如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索隱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羣王之山河平無險四徼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俟後世聖人君子索隱案並時則年歷差殊則亦略言難以明辨故作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之後亡諸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集解韓詩外傳曰象黃帝已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正義顏云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羣臣尊輔天子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己音紀言扶義倜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百三十篇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靳蒯成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索隱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

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實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叡詞簡是稱實録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

史記卷一百三十考證

太史公自序其在衛者相中山集解徐廣曰名喜也○吕氏春秋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

以傳劒論顯集解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劒論兵書也○序傳作不能傳兵論劒與晉灼所引互異必有一誤

朏聘玄孫印為武信君將集解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劉敞漢書刊誤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項梁亦號為武信君然皆非始皇時

使人儉而善失真○董份曰墨者儉是矣若名家言儉似不可曉蓋此乃檢字因上有儉字寫者遂誤耳解曰檢者法也又曰檢者束也下文苛察繚繞即檢束之意也

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董份曰李陵之禍謂陵降而太史公救之帝怒下

蠶室也

大臣洞疑索隱洞是洞達意共所疑○董份曰洞字恐是恫字蓋傳寫之誤耳今索隱釋為洞達既洞達矣又何疑乎

間不容翲忽○困學紀聞曰出曾子天圓章閭若璩曰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申呂肖矣集解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顧炎武曰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為痟者非是臣照按古時字少或痟削俱書肖字未可定也

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楚莊王都陳○余有丁曰楚莊克陳以申叔之功而復之故曰復國陳

莊有溉○凌稚隆曰以上文長孺推之則下壯字疑當作莊此鄭名也溉字下又疑有闕文

史記卷一百三十考證

補史記序

司馬貞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運燕以代為史官親掌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事採人臣之故實爰自黃帝迄于漢武歷載悠邈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于述其勤至矣然其敘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為功因循者易為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為書表題目莫不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誡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有未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

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邾許春秋次國略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並編録有闕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即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闕何為蓋闕伯陽清虛為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舛今宜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可不善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麤疏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録無書是也然其網絡古今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典實所以揚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褚少孫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謝顓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並採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記非周悉並更申而述之附于衆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改更具條于後至如

徐廣唯略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其裴駰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羣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為集解然則時有冗長至於盤根錯節殘缺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謂通學也今輒按古今仍以裴為本兼自見愚管重為之註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並謂之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既補史舊兼下新意亦何讓焉

補史記序

補史記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補撰幷注

三皇本紀

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為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敘自黃帝以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為首其實三皇已還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歷皆論三皇已來事亦近古之一詮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雖復淺近聊補闕云

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按伏犧風姓出國語其華胥以下出帝王世紀然雷澤名即舜所漁之地在濟陰成紀亦地名按天水有成紀縣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按燕周古史考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也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按事出漢書歷志宓音伏養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稱太皞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大皞是也按位在東方象日之明故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都於陳東封太山立一十一年崩按皇甫謐伏犧葬南郡或曰葬此其後裔當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之胤也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無革造惟作笙簧按禮明堂位及世本皆云女媧作簧故易不載不承五運一曰女媧亦木德王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頻木王也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按其事出淮南子也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氏作按三皇記者不同譙周以燧人為皇而鄭玄依春秋緯以女媧為皇承伏犧皇甫謐亦同今依之為說也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蟜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為姓按國

語炎帝黃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蟜氏之女據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後凡八代五百餘年軒轅氏代之豈炎帝黃帝是昆弟而同母氏乎皇甫謐以為少典有蟜氏諸侯國號然則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黃帝之母又是神農母氏之後代女所以同是有蟜氏之女也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也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為六十四爻初都陳後居曲阜按今淮陽有神農井又左傳魯有大庭氏之庫是也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之有天下是也按鄭玄云厲山神農所起亦曰有烈山皇甫謐曰厲山今隨之厲鄉也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詼為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按神農之事見帝王代紀及古史考然古典亡矣況諶皇二氏皆後凡八代前聞君子考按古書而為此說豈至今鑿空乎此紀亦據以為說其易稱神農氏沒即榆罔榆罔猶襲神農之號也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為諸侯或分四岳當周室甫侯申伯為王賢相齊許列為諸侯霸於中國蓋聖人德澤廣大故其祚胄繁昌久長云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既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弃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濛泊無所施為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蓋天地初立神人首出行化故其年世長久也然言十二頭者非謂一人之身有十二頭蓋古質比之鳥獸頭數故也地皇十一頭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天皇已下皆出河圖及三五歷也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五龍氏兄弟五人並乘龍上下故曰五龍氏也遂人氏按其君鑽遂出火教人熟食在伏犧氏前譙周以為三皇之首也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按皇甫謐以為大庭已下一十五君皆襲庖犧之號事不經見難可依從然按古封太山者首有無懷氏乃在太昊之前豈得如謐所說但載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而韓詩以為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

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首有無懷氏然則無懷之前天皇已後年紀悠邈皇王何昇而告但古書亡矣不可備論豈得謂無帝王耶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循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補紀之也

補史記

史記正義論例謚法解列國分野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上

論史例

古者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太史公兼之故名曰史記并採六家雜說以成一史備論君臣父子夫妻長幼之序天地山川國邑名號殊俗物類之品也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作本紀十二象歲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剛柔十日以記封建世代終始也作書八象一歲八節以記天地日月山川禮樂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輻共一轂以記世祿之家輔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餘也以記王侯將相英賢略立功名於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及閏餘也而太

史公作此五品廢一不可以統理天地勸奬箴誡為後之楷模也

論注例

史記文與古文尚書同者則取孔安國注若與伏生尚書同者則用鄭玄王肅馬融所釋與三傳同者取杜元凱服虔何休賈逵范甯等注與三禮論語孝經同者則取鄭玄馬融王肅之注與韓詩同者則取毛傳鄭箋等釋與周易同者則依王氏之注與諸子諸史雜書及先儒解釋善者而裴駰並引為注又徐中散作音訓校集諸本異同或義理可通者稱一本云又一本云自是別記異文裴氏亦引之為注也

論字例

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説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既字作溉勑字作飭制字作剬此之般流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為好本程邈變篆為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為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一端咸著秘書傳之歷代又字體乖日久其譌敝之字法從蒭（丁履反）今之史本則有從耑（音端）秦本紀云天子賜孝公黼黻之字法從蒭（丁履反）今之史本則有鄒氏之前史本已從耑矣如此之類並即依行不可更改若其黽黾從黽辭從舌覺學從與泰恭從小匱匠從走巢漅從果耕籍從禾席下為帶美下為火哀下為衣極下為點析傍著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離邊作禹此之等類例直是訛字寵（勑勇反）錫為鍚（音陽以支章侈反）代文問分（將先混無若茲之流便成兩失反）

論音例

史文與傳諸書同者劉氏並依舊本為音至如太史公改五帝本紀便章百姓便程東作便程南譌便程西成便在伏物咸依見字讀之太史變尚書文者義理特美或訓意改其古澀何煩如劉氏依尚書舊音斯例蓋多不可具錄著在正義隨文音之君子宜詳其理庶明太

史公之達學也然則先儒音字比方為音至魏秘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今並依孫反音以傳後學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於茲遂生輕重訛謬矣然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鉅異或失在浮清或帶於重濁今之取捨冀除茲弊夫質有精麤謂之好惡並如字聲當體則為名譽音預情乖則曰毀譽音餘自壞乎怪反壞徽上音怪自斷徒緩反自去聲刀斷端管反以刀割令相去也耶也奢反未審之辭也也亦且反助句之語也復音伏又扶富反重也過古卧反越度也解核買反自散也間紀莧反隙也畜許六反養也先蘇前反仙屑然反尤羽求反侯胡溝反治持並音直之反之止而反脂祇祇並音旨怡胎頤詒並音與之反惟維遺唯並以水位反夷寅姨並音以脂反私息脂反綏雖睢菱並音息遺反偲司侗絲並音巨支反屐枝祇肢並音章移反祇歧並音巨支反其期旗綦踦並音渠之反祈頎斿幾畿並音渠希反僖熙嬉嘻並音許其反希晞睎稀並音虛幾反霏妃菲騑並音芳非反飛非扉並音匪肥反尸屍著並音式脂反詩書之反中居人反斤筋舉欣反篇偏並音芳連反穿詳連反里李裏並音良止反至贄並音脂利反志之吏反利泣並音力至反吏力置反寺嗣飼並音辭吏反置致躓鷙並音陟利反器去冀反氣去既反呬去吏反冀穊几利反既居未反覆數救反又數救福反副數救並音府副反若斯清濁實亦難分博學碩材乃有甄異此例極廣不可具言庶後學士幸留意焉

音字例

文或相似音或有異一字單錄乃恐致疑兩字連文檢尋稍易若音上字言上別之所音下字乃復書下有長句在文中須音則題其字

發字例

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恐難辯別故略舉四十二字如字初音者皆為正字不須點發

畜許六反養也又許救反六畜也又他六反聚也又相勸也又從用反侍從也又足用反恣也數色具反歷數術數也又色五反次第也又色角反頻也傳逐戀反書傳也又逐全反相付也又張戀反驛也卒子律反卒終也又蒼忽反急也尊忽反兵人也字體各別不辨故發之也辟君也徵也又匹亦反邪也又式豉反譬也又音避隱也又普歷也施書移反張也與也又羊豉反延也閒紀閑反隙也又式豉反覓反諭

立志及衆曰公志無私也
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功
執應八方曰佚所執行八方應之
既過能改曰恭言自知
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者
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移
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政
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意
愍民惠禮曰文惠而有禮
辟地有德曰襄取之以義
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
甲冑有勞曰襄亟征伐
綏柔士民曰德安民以居安士以事
小心畏忌曰僖思所當忌
剛彊直理曰武剛無欲強不屈懷忠恕正曲直
諮訴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
尊賢讓善曰恭不專己善推於人
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
執禮御賓曰恭迎待賓也
敬賓厚禮曰聖厚於禮
比親之闕曰恭脩德以益之
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
質淵受諫曰聾深故能愛

諫爭不威曰德拒諫不以威
有罰而還曰釐知難而退
威彊敵德曰武與有德者敵
溫柔賢善曰懿性純淑
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往故能定
心能制義曰度制事得宜
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正民能使服
聰明叡哲曰獻有通知之聰

夸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窮極
知質有聖曰獻有所通而無蔽
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定
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
淵源流通曰康性無忌
慈惠愛親曰孝周愛族親
溫柔好樂曰康好豐年勤民事
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違
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
協時肇享曰孝協合孝始
合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
執心克莊曰齊能自嚴
布德執義曰穆故穆穆
資輔就共曰齊資輔佐而共成
中情見貌曰穆性公露
甄心動懼曰頃甄精
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行恭可美
敏以敬慎曰頃疾於所慎故敬
昭德有勞曰昭能勞謹
柔德安衆曰靖成衆使安
聖聞周達曰昭聖聞合
恭己鮮言曰靖恭己正身少言而中
治而無眚曰平無災罪也
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以善自終

執事有制曰平不任意
威德剛武曰圍禦亂患
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
彌年壽考曰胡久也
由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
保民耆艾曰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
耆意大慮曰景耆強也
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

追補前過曰剛勤善以補過
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
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果敢行
大慮克就曰貞能大慮非正而何
猛以彊果曰威強甚於剛
不隱無屈曰貞恒然無私
彊義執正曰威問正言無私
辟土服遠曰桓以武正定

治典不殺曰祁秉常不衰
克敬動民曰桓敬以使之
大慮行節曰孝言成其節
辟土兼國曰桓兼人故啓土
治民克盡曰使克盡無恩惠
能思辯衆曰元別之使各有次
好和不爭曰安生而少斷
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
道德純一曰思道大而德一
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長何以始之
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殺
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行德政
外内思索曰思言求善
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聞善事也
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
兵甲亟作曰莊以數征為嚴

行見中外曰慤表裏
叡圍克服曰莊通邊圍使能服
狀古述今曰譽立言之稱
勝敵志強曰莊不撓故勝
昭功寧民曰商明有功者
死於原野曰莊非嚴何以死難
克殺秉政曰夷秉政不任賢
屢征殺伐曰莊以嚴鑒之

安心好靜曰夷不爽政
武而不遂曰莊武功不成
執義揚善曰德稱人之善
柔質慈民曰惠知其性
慈仁短折曰悼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
夙夜警戒曰敬敬身急成
述義不克曰丁不能成義
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
秉德尊業曰烈
合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
剛克為伐曰翼伐功也
剛德克就曰肅成其敬使為終
思慮深遠曰翼小心翼翼
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
外內貞復曰白正而復始終一
不生其國曰聲生於外家
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不見賢思齊
未家短折曰傷未家未娶
死而志成曰靈志事不忘命
愛民好治曰戴好民治
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為厲
典禮不愆曰戴無過
亂而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損亂

短折不成曰殤有知而夭殤
好祭鬼怪曰靈瀆鬼神不敬致遠
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括改其性
極知鬼神曰靈其智能聰徹
不顯尸國曰隱以間主國
見美堅長曰隱美過其令
殺戮無辜曰厲
官人應實曰知能官人
愎很遂過曰刺去諫曰愎反是曰很
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淫祀言不脩德
不思忘愛曰刺忘其愛己者
年中早夭曰悼年不滿志
蚤孤短折曰哀蚤未知人事
恐懼從處曰悼從處言險阻
恭仁短折曰哀體恭質仁功未施
凶年無穀曰荒不務耕稼
好變動民曰躁數移徙
外內從亂曰荒家不治官不治
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括改其性
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改
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樂怠於政事
怙威肆行曰醜肆意行威
在國遭憂曰隱仍多大喪
壅遏不通曰幽弱損不凌
在國逢蘗曰隱兵寇之事
蚤孤鋪位曰幽鋪位即位而卒
禍亂方作曰隱國無政動長亂
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
使民悲傷曰隱苛政賊害
柔質愛諫曰慧以虛受人
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用察少
名實不爽曰質不爽言相應
德正應和曰莫正其德應其和

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可好可樂
施勤無私曰類無私惟義所在
慈和徧服曰順能使人皆服其慈和
思慮果遠曰明自任多近於專
博文多能曰憲雖多能不至於大道
嗇於賜與曰愛言貪悋
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必不惑
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難
思慮不爽曰厚不差所思而得
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敢行
好內遠禮曰煬朋淫於家不奉禮
克威惠禮曰魏雖威不逆禮
去禮遠衆曰煬不率禮不親長
教誨不倦曰長以道教之
內外賓服曰正言以正服之
肇敏行成曰直始疾行成言不深

彰義掩過曰堅明義以蓋前過
疏遠繼位曰紹非其第過得之
華言無實曰夸恢誕
好廉自克曰節自勝其情欲
逆天虐民曰抗背尊大而逆之
好更改舊曰易變故改常
名與實爽曰繆言名美而實傷
愛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而從之
除殘去虐曰湯
隱哀也景武也施德為文除惡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僖施而不成為宣惠無內德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而濟為景餘皆象也以其所為謚象其事行　和會也勤勞也尊脩也爽傷也肇始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秉順也就會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康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懷思也武

法也布施也敏疾也速也載事彌文以前周書論法周
代君王並取作謚故全寫一篇以傳後學

列國分野

漢書地理志云本秦京師為內史顏師古云京師天子所居畿內也秦并天下改立郡縣而京畿所統時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馮翊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也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埜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

魏地觜觿參之分埜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邑陵濮頴川之舞陽郾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卷去權反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埜今之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

韓地角亢氏之分埜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城父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鄭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皐滎陽潁川之崇高城陽

趙地昴畢之分埜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又得涿郡之高陽莫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鰆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燕地尾箕之分埜召公封於燕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有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樂浪玄菟亦宜屬焉

齊地虛危之分埜東有甾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

魯地奎婁之分埜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

宋地房心之分埜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今之睢陽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埜今之東郡及魏郡之黎陽河內

之野王朝歌

楚地翼軫之分埜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後陳魯屬焉

吳地斗牛之分埜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埜今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

以前是戰國時諸國界域及相侵伐犬牙深入然亦不能委細故略記之用知大略

史記正義論例列國分野

尚書臣張照謹言司馬遷紹春秋作史記後世史家奉為臬祖焉顧其書前後重複互異甚多讀者舉矛刺盾往往而是原其所以蓋有三焉一曰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夫與其過而棄之無寧過而存之一事而傳聞異辭則並舉而互見不敢以己之臆橫斷往古之人遷之慎也一曰遷武帝之臣也則如所稱今上本紀者固宜有錄無書其他文字敘至遷作史記時而止者其文字似未了而義已了後人不知妄為增益於是金谿莫辨所為褚先生者固不足以述遷之緒況又未必皆褚先生為之所以益雜亂而無章也一曰遷之為史祖述春秋顧春秋之義微矣遷豈能彷彿萬一哉其體例實遷草創其為一代之史與後代史家專敘一代者不同且非易代而為之其所筆削即本朝之事也固不得不以微辭見指而後世或懵焉以

為有闕遺而轉增益之或失其指趣而妄加非議有是三者是以讀史記之難異於他史我
皇上稽古右文命臣等攷訂前史而重刊之以嘉惠後學臣等學殖荒落何足仰副
明詔謹就所聞諸師友及見諸傳記者為之考證以附卷後其間都有侍從燕閒得聞
天語講論臣輒剽竊入書以幸士林其注有三曰集解曰索隱曰正義世固皆無全本就世所傳本博考而詳校之蓋比明監本增什之六然猶未全也其於已刊之後復搜得之者則又見於考證中以補其遺顧三注文字益多舛訛雖據所見聞稍加駁正入於考證然不能無罣漏也要之校明監本則不可同年語矣臣昭照謹識

謹案卷一百三十第一頁後一行宜曰火正古文作北字非也刊本火字北字互訛據監本及下文改

第一頁後六行然按班虎之序刊本然下衍一後字脫班字據王本改

第二頁後一行司馬氏系本刊本系訛係今改

第二頁後八行其地後改為李里也刊本李里訛里李據毛本索隱改

第三頁前六行漢書作毋擇並音亦刊本懌誤擇據王鏊本改

第三頁後一行夏陽縣故城東南刊今脫城字今增

第三頁後五行則令郡縣所上圖書刊本郡訛州

圖訛國據毛本索隱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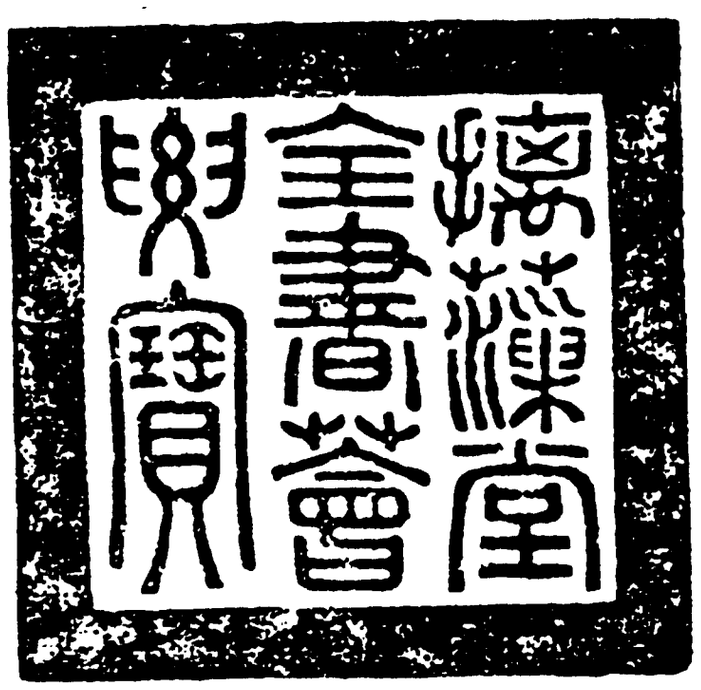
第四頁後一行一作詳刊本詳訛祥今改

第六頁前四行集解一作瑠刊本瑠訛溜今改

第九頁前三行嶧山在鄒縣北刊本嶧訛鄒北訛
各據王鏊本改
第十七頁後七行天下三壇刊本壇訛擅據毛本
改
第十九頁後六行當作秒秒禾芒表也刊本秒訛
杪今改
第十九頁後七行各相悖異刊本各訛名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四行衛頃不寧刊本頃訛傾據索

隱改
第三十七頁後六行傳蘄嗣成列傳刊本脫成字
今增
補史記序別為書表題目莫不案莫不下應有脫
文
補史記第二頁前三行立一十一年案一十上當
有百字
第三頁後二行注亦曰有烈山刊本山訛氏據王
鏊本改
第四頁後三行大庭氏刊本大訛夫又卷須氏刊
本氏訛是今並改
第五頁前七行七曰循飛紀刊本循訛擩據通鑑
前編改
正義論例第一頁後七行以記王侯將相記訛記
今改
第三頁前三行其補徵之字法從蕭刊本蕭訛蕭

今改
第五頁前三行字狩並音疾置反刊本疾訛侯今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陳　熙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

28

吉林人民出版社